目 录

第一章 早 春 …………………………………… (1)

在与抄子相处的过程中，安艺明知自己正逐步陷入一个难以自拔的深渊，却丝毫不加理会，或许年届50的希嘘之感给了安艺一个说服自己的借口。

第二章 春 晓 …………………………………… (33)

抄子就算现在立即离开，最快也要一点多才能回家，那时候她丈夫是醒着还是已经睡着了？她将如何质问迟归的妻子？而抄子又将如何回答丈夫？

第三章 花 冷 …………………………………… (51)

如果在抄子的胸口上留下接吻的印记会有什

么后果？抄子慌张地企图躲开是不希望安艺得逞，还是只要安艺不致太过用力就没有关系？

第四章 绿 荫 ……………………………… (87)

安艺心头涌着一种被遗弃的感觉，她毕竟还是要回家的，无论两人的恋情如何炽烈，她依然无法弃家庭不顾，而把自己遗弃在这张温暖的床上。

第五章 白 夜 ……………………………… (109)

安艺的手从胸口经肩口抵达细致的腰身，不断体会绢绸怡人的触感，最后终于伸向裙摆，握着滑溜溜的衣角，慢慢掀开，刹时，安艺的手停滞不动，不久再度掀开裙摆，企图确认刚才所受的惊讶。

第六章 冷 夏 ……………………………… (141)

明天天一亮抄子就要回东京了，到了家之后她必须装作若无其事地与丈夫交谈和孩子相处，完全投入平和安稳的家庭生活，在别墅里度过的这两天无疑地将成为过往烟云。

第七章 骤 雨 ……………………………… (167)

薄云覆盖之下是抄子白皙的裸体，而此时抄

子双手所放置的位置正是那处阴毛屏息生长的地方，安艺亲眼目睹了它这一个月来的变化，从刚剃过之后的青苍到逐渐发毛，以至于现在几乎恢复原状，肉眼已经看不出任何异状。

第八章 月 牙 ……………………………… (189)

安艺从来没有考虑过抄子生儿育女，对他而言，抄子只是单纯的恋人，绝非教养子女的母亲。

第九章 秋 野 ……………………………… (231)

抄子放下双手后，安艺紧接着合掌祷告，如果安艺拿出勇气，这个孩子必然来到这个世间，尽管决定堕胎并付诸实施的是抄子，但是怂容其出此下策的幕后指使者却是安艺。

第十章 冬 河 ……………………………… (271)

安艺现在对人生已无任何奢求，且希望能够快快乐乐与抄子住在一起，这种念头无非也是抛弃社会的束缚，力求生活单纯化的表现，安艺不清楚抄子是否了解自己近来心态上的转变，但是抄子也有相同的倾向倒是千真万确的。

第十一章 冬 馆 ……………………………… (309)

他的两人各自留在家里的爱恨、愤怒与依恋，都会随

着岁月的流失而褪色，此刻，在冬馆里紧紧相偎的安艺与抄子，终究也会消失在这片土地中。

早春



海面的光影在树丛中闪烁着。

宽广的榻榻米走廊前有一大丛山茶树和枝叶茂密的百日红，与正前方的大海遥遥相望。

安艺隆之专注凝视屋外的景致。这个大门面向大海的日式房间，周遭被树丛包围，身处其中的人得以品味截然不同的四季风情。其中，最令安艺赞赏的，莫过于屋外的早春景色。

东京时值严寒，虽然偶尔还会下雪，春天的脚步却已造访此地。

这次决定来此一游，也无非是想早点呼吸春的气息。当然，与浅见抄子相伴也是目的之一。

当初抄子表示可以出一天远门时，不知道为什么，安艺立刻想到这个位于伊豆山上的旅店。

“那个旅馆相当安静，距离热海不过十分钟的车程。”

对于安艺的说明，抄子轻轻地点点头。

“在中国的传说中有所谓的蓬莱仙岛，位于东方海上，住在那里的人都是长生不老的神仙。”

“这么说，到了那里就回不来了。”

“没错，是回不来了。”

显然地，抄子嘴里说回不来，心里并不那么想。安艺却有点认真，希望传说成为事实。

“以前我就一直想带你来。”

安艺坐在走廊前的向阳处，点了一根烟。

“来到这里我就觉得很安心。”

“安心？”

“你不觉得吗？”

房间位于坡面陡峻的半山腰上，放眼望去尽是樟树与山桃等参天巨木。

“好宁静的海哦！”

抄子凝视海面，身上的浅绿色套装在春阳的照耀下显得极为柔和。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人，抄子的心情总算放松下来。

突然间，左边的树丛中发出一阵尖锐的鸟叫声，随即振翅高飞。鸟的尾巴细而长，想必是伯劳。

“海水的光影居然这么刺眼！”

大海位于山崖下，从树丛中即可看到灿烂的海水。

“太阳就快下山了。”

“四点才刚过。”抄子看着手表说道。

安艺将烟熄掉，凝视着天空。位于树丛最前方的百日红，茂密的枝叶斜指着泛红的天空。天气仍然微寒，空气中的水蒸气相当丰富。

“这里的天空已洋溢着春的气息了。”

“这里和东京截然不同。”

“很多长年旅居国外的人都喜欢在这里盘旋两、三天，他们认为在这里可以找到他们所遗忘多时的日本旧有风貌。”

“我多少可以了解那种心情。”

“我们也这么做好不好？”

抄子斜看安艺一眼，似乎想说逗留一个晚上都很不容易，至于两、三天根本不太可能。

“对不起！”

“你不需要说对不起。”

安艺从一开始就知道抄子是有夫之妇，任性的结果造成今天这种局面。

“你很希望永远待在这里吧?”

“那也不见得……”

安艺目前从事写作，在这个旅馆里可以照常工作。

“这里可以看到海，又让人心情平静。”

“就算心情平静，孤单一个人还是没有办法住下来。”

安艺真的很希望能和抄子在一个看得到海的地方共同生活，却深知不易实现。

房屋的右手边是茂密的山茶花与金木犀，再前面则是一片绿油油的庭园。两人穿上放置在走廊边的拖鞋，走到草皮前面。从这里可以看到位于正下方的澡堂屋顶，右方则有一条通往澡堂的长廊。

“澡堂的水是流动的，从前都由山脊直接注入海中。”

安艺曾经在这个澡堂中洗过几次澡。

“这一带和源氏颇有一段渊源，其中还有一条桥名叫逢初桥，正是被判流徙之刑的赖朝与北条政子当年幽会的地方。”

抄子轻声一笑，安艺于是问道：“好笑吗?”

“我觉得赖朝这个人的形象和幽会扯不上关系……”

“说得没错，但那是赖朝年轻时代的事。”

通往澡堂的长廊前，耸立着一棵只开了一朵花的树。

“那不是绯寒樱吗?”

“开得真好。”

富含水蒸气的天空逐渐黯淡下来。

“那里是伊豆半岛。”

“好近哦！”

抄子将手放在额头上眯着眼睛望去，敞领下的胸部散发着三十五岁女性特有的成熟。

“这么平静的生活真是求之不易。”

两人面前簇拥着一丛八重水仙。

“你带我来这里真是太好了。”

抄子挽起秀发迎风而立，从她脸上找不出一丝背叛丈夫出外旅行的阴影。

欣赏过向晚的海岸回到屋里，安艺马上换穿旅馆的浴衣，外罩短外套。

“我要到下面的澡堂洗个澡。”

距离晚餐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借洗澡来打发最恰当不过。

“这家旅馆最引以自豪的就是那全部以桧木制成的澡盆，泡在浴池里欣赏夕阳西下的海湾也相当惬意。”

“可是，浴池只有一个吧！”

为了充分营造户外浴室的趣味，浴池不分男女，女性的入浴时间是固定的，六点过后就是男性的时间带了。

“我刚才打电话问过澡堂的管理员，他说澡堂里一个人也没有。”

旅馆的客房还不满二十个，每个房间内都备有桧木制成的室内澡盆，因此到公共澡堂洗澡的人并不多。

“一起去嘛！户外的澡堂比较舒服哦！”

安艺曾经和抄子共浴过一次。半个月前，他们在安艺位于原宿的公寓见面时，安艺曾经趁着抄子在冲澡时硬闯进浴室。

"总之去看看嘛！沿路的风景也不错呀！"

抄子总算答应了。更衣之后，她身穿一件白底蓝碎花的浴衣出现在安艺眼前。

"这是你设计的！"

"不好看吗？"

"相当不错，白底碎花非常适合春天的夜晚。"

身为和服设计师的，似乎是为了这次旅行而特地准备这件浴衣的。

"可能会有点冷，还是套件短外衣吧！"

抄子的个子不高，身材却均匀修长。她穿上短外衣，手里拿着毛巾。

安艺又突然想起她是有夫之妇，而自己则是诱拐有夫之妇的罪人。

通往澡堂的路是一段急遽倾斜的阶梯，因为斜坡上长有许多天然的树木，途中随处可见大树的根，增添不少野外情趣。

"那不是橘子吗？"

安艺往抄子所指的方向望去，正是一株橘子树。金黄的果实和日暮的黄昏恰好相映成趣。沿着石梯转个弯走一段路，再越过两座路灯，就到了澡堂的入口。安艺打开木门往里走，果然空无一人，抄子尚犹豫不决，管理员却在此时出现了。

"没关系啦！我想其他客人是不会来了。"

抄子眼看安艺脱掉浴衣，似乎也下定决心，把毛巾摆在蓝子里，开始宽衣解带。

安艺率先进了浴池。澡堂的洗澡水含有钾、钠等盐化

物，颜色透明无味，洗后予人光滑细腻的感觉。

安艺伸长了两腿，斜靠在澡池边。

透过正前方的窗户，窗外的海湾一览无遗。天色完全暗了下来，海面却出奇地明亮。正当安艺忘情于欣赏海景时，抄子打开木板门走了进来。

与浴室相连的更衣堂木门是敞着的，安艺却一直不见抄子出现，回过头来才发现她身穿浴衣蹲在浴室的入口处。

“光线太亮了。”

抄子似乎因室内的光线而有所迟疑。

“没关系啦，进来就好了。”

“我看还是算了。”抄子下定决心站了起来。

“万一有人来了就糟了。”

“别操心，刚才管理员不也说没关系的吗?”

“可是，万一有人来怎么办?”抄子一边说，一边好奇地打量浴室的陈设。

“洗澡水好像含有一点盐的成分，洗起来的感觉却很好，既然来了，何妨在吃饭前痛快地洗个澡。”

“我回房去洗。”

“真可惜……”

安艺虽感遗憾，却也深知抄子断然的个性，决定一件事就很难再更改。

“那我们半夜再一起来好了。”

“我要在你睡了之后一个人来。”

“那时候我一定会醒过来的。”

深夜里，两人泡在热水里一起欣赏海景，感觉应该不坏。

"那我回房了。"

抄子关上浴室的门，迳自离去。看着她消失在玻璃门外的背影，安艺叹了一口气。

抄子谨慎的态度一如往昔，关于这次旅行，不知道她是怎么向她先生解释的。

安艺是在一年半以前和抄子相识的。

当时，日比谷的酒店正举办秋季和服展示会，安艺顺道前往参观。展示会的作品以女性为重点，其中仍有以男性为消费群的厂商。在会场的角落里，安艺发现一件灰绿色的和服以及与之搭配的深绿色腰带，深为其平稳的色泽所吸引，于是停下脚步驻足欣赏，不一会儿女服务员便走了过来。

"您觉得如何?"

安艺喜欢和服，居家与外出吃饭多身穿和服。由于身为作家，穿着上相当自由。

"我可以试一下吗?"

服务员可能是厂商派来的，极为熟练地将布料披挂在安艺的肩上。

"这是你们原厂出品的吗?"

"不是，是由我们公司专属的设计师设计组合而成。"

"色调真美。"

"谢谢！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把设计师找来。"

服务员回过头向里面招手。

"设计师今天刚好来了。"

安艺全神贯注在布料上，不一会儿另一个女人走了过来。服务员们个个身穿藏青色的和服，那个女人却白衣蓝

裙，衣领上系着一条围巾。

“这位客人非常欣赏这块布料的色调。”

服务员解释之后，设计师微微颔首，由于云鬓高耸，细致的五官一览无遗。安艺原以为设计男人和服的大概都是上了年纪的女人，不料她看来只有三十岁左右。

“这是你设计的吗?”

安艺问完之后，设计师立即摇头。

“只有腰带是我设计的。”

“那和服和这腰带是……”

“是我加以组合的。”

设计师与客人直接接触的机会显然不多，她有点紧张，如此反而显得清新可人。

“你很喜欢和服是吗?”在安艺观赏之际，设计师开口问道。

得知安艺是个对和服情有独钟的男人后，设计师似乎比较放心了。

“有时候很喜欢。”

“我们还有一些别的组合。”

设计师从衣柜里拿出一些衣料，无一不是和服与腰带的组合，由里到外应有尽有。

浏览一遍之后，安艺依然最中意最初的那一套，于是在设计师的协助下，在镜前重新试穿。

“颜色稍嫌暗了一点。”

“绝对不会，看起来有点灰是因为加了绿色的缘故。”

乍见之下灰绿色的确有点暗，细看之余却能发现青苔般的光泽。

“腰带是你设计的吗?”

“我觉得这种颜色的腰带最适合。”

萤光灯下，苔绿色的腰带比起沉稳的灰绿色显得更为突出。

“这件我要了。”

看中意就买是安艺的购物习惯，但是这次的决定下的未免太快了。参观展览会原本是想打发时间，根本没打算买东西。设计师似乎也显得很意外，和服和腰带的价格加起来将近六十万日元，只试穿一次就决定购买的客人想必不多。

安艺拿出信用卡，设计师说了声谢谢，随即递上一张名片，上面印有她的名字——浅见抄子。

“如果有我可以为您效劳的地方，请与我联络。”

他们就是这样偶然相识的。或许从看到那件灰绿色的和服那一刻开始，那条深绿色的腰带就已经把他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两人首次单独见面，是在和服完工后的十二月中旬。当然，安艺是系着抄子设计的那条腰带赴约的。

“我想让你看看……”

当初，安艺以和服作为邀约的借口，事实上是对害羞的抄子抱有极大的兴趣。

由于气温骤降，安艺把约会地点定在筑地的一家河豚料理店，并先行前往等候，而抄子则在约定的六点正准时出现。

抄子似乎第一次和男人约在料理店见面，神情相当紧张，话匣子打开后才渐渐恢复自然的神态。

当时，安艺便得知抄子是个三十五岁的已婚妇女，并且有个四岁大的小孩。

展览会场的女服务员曾表示抄子是他们公司的专属设计师，实则不然，抄子的工作性质相当自由，不定时地为发表展览会的厂商设计新装，包括饰品、和服的附件都在其设计的范围之内。

“你满有名气的嘛！”

面对安艺略带调侃的口气，抄子立即慌张地加以否认。

“只不过从事和服设计工作的人很随和，工作性质也和西服设计师大异其趣。”

像抄子这种独立作业又没有固定合作厂商的和服设计师，的确并不多。

对于抄子能够安于这份保守而发展空间又相当有限的工作，安艺抱持着高度的好感。

抄子从小喜欢和服，自都内某大学美术学系毕业后，在某图案公司找到第一份差事，后来跳槽到一家大型的和服工厂，正式开启了设计和服的生涯。

在和服工厂上班时抄子结了婚，对象比抄子年长一岁，任职于某医疗器材公司。面对“你先生是个怎样的人?”之类的问题，抄子总是三缄其口，安艺遂也不多加追问。

最初，抄子并不知道安艺是何许人，看过名片后表示似乎在哪儿见过安艺的名字，后来在归途中才忽然记起安艺是名作家，并曾经阅读过他以女性为主题的散文。

“对不起！”

安艺非但丝毫不以为忤，甚至对抄子坦率的个性更加倾心。抄子则似乎还没有对安艺卸下心防。

“你把女人写得那么恐怖，是不是对女人有什么成见?”或许是有点紧张的缘故，抄子的问题显得有些唐突。

“我不觉得我写得恐怖。”

“可是你总是以冷静理智的角度来批判女性。”

“那只限于我写作的时候，平常我是很迷糊的。”

安艺想说恋爱能使人盲目，却担心过于深入的谈话将令抄子惶惑不安。

后来，在抄子的带领下，安艺再度参观服装展示会，并共进晚餐。

从外表来看，抄子非但不像个身兼三职的已婚职业妇女，其小巧玲珑的身材、明快敏捷的作风，都使其显得极为年轻。当话题扯到工作上时，抄子频频说出“这怎么可以?”、“好奇怪哦!”之类的话，言下之意似乎对业界保守作风以及设计师无法确立超然的地位颇多不满。

当安艺表示社会上有很多事无法依照常理来运作时，抄子面红耳赤地说道：

“可是我说的也没有错啊!”

在抄子的观念里，仿佛只有黑白与正邪之分，根本没有所谓的中间色调。

凝视着嫉恶如仇的抄子，安艺上自觉地联想到她的家庭。

年长她一岁的丈夫应该也是个正直的青年，他们的家庭想必幸福和谐吧!”

抄子逐渐俘虏了安艺的心，他真想揭开她那以严肃认真为武装的神秘面纱，一窥面纱下的真正面目。

在相识一年后，安艺与抄子发展出进一步的关系。当

时，安艺偶尔投宿在旅馆里写稿，那天他喝了一点酒，而抄子本身也有某种程度的心理准备。

当安艺提出进房参观的邀请时，抄子嘴里表示恐会耽误对方的工作进度，却依然战战兢兢地跟了进去。

那次之后，他们每天互通电话，一周约会见面一次。

安艺的工作自由，抄子也没有固定的合作厂商，时间上极容易配合。更何况这两、三年来安艺回家的次数锐减，多半的时间都一个人住在原宿的公寓里。不回家倒不是对妻子有什么不满，不过是岁月累积后所造成的自然现象。

对于安艺的态度，想必妻子也有满腹牢骚，两人没有正式离婚，只是早已习惯了这种聚少离多的婚姻生活。换言之，他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暧昧不清的灰色世界，而非抄子认定的黑白分明的世界。

安艺雇了一名中年女佣每天来公寓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她回家后就只剩安艺一个人。安艺的生活作息日夜颠倒，因此抄子通常在夜晚造访。

主管观条件的配合方便了两人的秘密交往。尽管如此，安艺对抄子所付出的感情，从最初的高度好感以至于后来的疯狂痴迷，却是他自己所始料未及的。

当然，在此之前安艺也曾不安于室，和其他女人交往，其中不乏美貌出众、职业高尚的佳人。然而，抄子所借以吸引安艺的却不是这种外在的条件问题。

在与抄子相处的过程中，安艺明知自己正逐步陷入难以自拔的深渊，却丝毫不加理会，或许年届五十的唏嘘之感给了安艺一个说服自己的借口。

安艺走出浴槽，用过清水后开始擦拭身体。纯净的水

质令安艺的肌肤在浴后显得滑嫩无比。

走出澡堂，夜风迎面吹来，感觉虽然清爽自在，却又稍感微寒。

安艺沿着路灯拾阶而上，由于梯面陡峻，安艺又洗过澡，气喘之余遂在中途停下脚步。旅馆业者在设计之初似乎也顾虑到这点，沿途设有若干竹椅供人休息，安艺为证明自己仍然年轻，竟一股作气走全程。

“我回来了。”

进屋后安艺大声说道，却不见抄子的踪影，最后才在卧室里发现她，不料她正在打电话。安艺慌张地关上门，走回起居室，点上一根烟。

“洗过澡觉得怎么样?”

抄子挂断电话再度出现时，安艺正在喝茶。

“我泡了好一会儿。”

安艺对电话的事耿耿于怀，抄子却装得若无其事。

“回来的那段路很吃力吧?”

“我差点喘不过气呢!”

“我也前后休息了两次，上了年纪的人一定吃不消。”

“听说最近旅馆老板将在阶梯旁加装电梯。”

“那样就轻松多了。”

“可是这样一来不就风味尽失了吗?”

自然景观与经济效益似乎经常背道而驰。

“室内的澡盆怎么样?”

“小是小了点，木头倒很香，感觉很好。”

抄子的耳朵与颈项略微泛红，安艺努力压抑住一亲芳泽的冲动，凝视着海面。

"天完全黑了。"

眺望海景的当儿，女服务生把晚餐端了进来。洗过澡又爬了那么一段上坡路，安艺早已饥肠辘辘。女服务生轻轻一鞠躬，在餐桌上摆设餐纸，纸上用毛笔写着"早春"两个字。

"这两个字是这里的老板娘亲手写的。"

"来到这里可学了不少东西。"抄子用手指压着餐纸的两端说道。

"前一阵子写的是'大风'。"

"没有身历其境的确无法构思出美好的事物。"

餐纸的书法似乎激发了抄子设计和服的新灵感。

"真漂亮，看过之后心旷神怡。"

抄子不断赞赏，似乎舍不得把筷子摆上去。

"来……"

安艺举起酒杯一饮而尽。他本来想说"为我们第一次单独旅行而干"，却又怕因此令抄子想到她家里的事。

"干杯。"抄子也不多话，目光却极为温柔。

安艺随后又叫了一瓶烧酒。相识之初抄子很少喝酒，最近酒量却有点进展，微醺之后也比较饶话。

这一年来，抄子真正改变的是她喝酒时的态度。从前，喝醉后她仍然正襟危坐，大谈她那是非黑白的高调，现在则在倾听对方谈话之余，偶尔还会说上几句笑话。

对于自己制造了抄子蜕变的契机，安艺颇为自满。

炸豆腐饭团之后是拼盘。盘里色彩缤纷，文蛤的白、人参的红以及菜叶的绿，拼凑成极悦目的图案。

"连料理都是经过设计的。"

"日本料理可以养眼。"

"手工之精细是西餐所望尘莫及的。"

安艺打算再斟点酒时，老板娘出现了。

"可以打扰一下吗？"老板娘打过招呼后，拉开纸门走了进来。

抄子的神情显得有些紧张，事到如今安艺也不打算对老板娘隐瞒他和抄子的关系。

老板娘向安艺打了声招呼，随后对抄工轻轻点点头。

"好久不见，一切还好吧！"

"还不是老样子，我又来这里洗涤心灵了。"

安艺说完之后，转而向老板娘介绍抄子："她是浅见小姐，我答应过她一定要带她来这里一次。"

"谢谢，不知道这些菜合不合你们的口味，请慢用！"

安艺突如其来的介绍令抄子略感不安。

"从前就听说过这里，今天来了，发现果然名不虚传！"

"你去过下面的澡堂吗？"

"去了，但是没有下去洗。"

"回来是不是很吃力？"

老板娘轻松地与抄子交谈，抄子的心情也因此放松下来，她挪开碗盘，指着餐纸说道：

"我刚才看到这个。"

"真不好意思，实在是难登大雅之作。"

老板娘身穿黄色和服和同色系腰带，秀发往后梳拢，露出宽广的额头，显得极为娇媚。

"待会儿有空的话请到下面的西式旅馆参观。"

海边有一座漂亮摩登的西式旅馆，前身是日本最古老

的西式图书馆，由纪州德川侯所建，老板娘得知其年久失修，出高价购入，改装成旅馆。

几杯黄汤下肚之后，老板娘的脸染上一层红晕，于是站起身来向二人告辞。

“请慢用。”

老板娘进来和离开的时候都表现得相当自然。

女服务生端进一盘青菜，看着走廊的方向，问道：“要不要把窗帘拉上?”

夜已深沉，窗外一片漆黑，却依稀可借着室内的照明看见摇晃的树叶。

“请不要完全拉上。”

尽管黑暗笼罩四周，全部拉上窗帘却未免扫兴。

室内再度剩下他们两人，安艺为抄子倒酒。

“我感觉有点醉。”

他们共开了三瓶酒，半数以上是安艺喝的。

“可能是洗过澡的关系吧!”

抄子在浴衣衣领下若隐若现的胸部隐隐泛红。

“今天晚上喝多少都无所谓。”

从前，两人见面时无论喝得再醉，抄子都必须回家，今天却减少了这层顾忌。

“喝得这么痛快今天还是第一次。”

凝视眼前满脸通红的抄子，安艺回想起两人交往的过程。最初，十点不到抄子就急急忙忙地赶回家，后来延迟至十二点，最近还有两点才回家的纪录。

而今天两人将共度一个夜晚。安艺不知道抄子是因为愈陷愈深才逐渐变得大胆，还是变得大胆之后才愈陷愈深，

总之，她的表现必定需要相当的勇气。

“你大概要为秋天的作品开始作准备了吧！”

安艺故意回避有关家庭的问题。目前，抄子最不满意的大概就是和服业界以男性为重心的现象，女性设计师的作品再出色，依然难以被知名的大厂商接纳。

“以女人观点设计而成的和服绝对无法畅销的老观念，至今依然根深蒂固。”

发牢骚时，抄子又恢复相识之初那种愤世嫉俗的神情。

“这种观念使得我们女性设计师在拜访厂商时无法立即深入主题，必须先天南地北的闲扯一番，直到要告辞时才言归正传。”

“所以说人际关系还是相当重要的。”

“可是代价未免也太大了。”

抄子的话虽然没错，安艺却也相当了解那些大厂商的心态，当他们在面对年龄与自己女儿相差无几的女人时，或多或少都有点抗拒感吧！

“以后你是不是可以稍微改改你的个性？”

“目前我做不到。”

“毕竟女性的和服设计师十分罕见，你们所受的待遇应该不至于太差。”

“那又有什么用？有时还得喝酒应酬，真是痛苦死了。”

“我也要应酬啊！”

安艺这么说，抄子的脸色才恢复平静。

“再来两瓶酒。”

安艺向女服务生交代，抄子不禁瞪大双眼。

“你还要喝啊？”

“夜还长的很呢！”

吃完饭后，两人回到有暖炉的房间，从这里看不到大海，感觉上完全与外界隔离。

以前来的时候安艺曾在这里写稿，今夜却毫无情绪。

“再喝点洋酒吧！”

喝酒喝到某种程度，安艺经常换喝威士忌。以味道而论，清酒是第一流的，过量却会造成宿醉现象。抄子从迷你吧台里拿出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加上冰块倒入杯中。

“我有点醉了……”

“我现在站起来也有点晕。”

“来这里坐着不要动就好了。”

“要不要我把酒用水对淡一点。”

“不要，和平常差不多就可以了。”

从前安艺顾虑抄子必须回家，总是避免喝醉，今天就算喝醉了在可以蒙头就睡，睡醒之后再求欢也不迟。这就是两人一起过夜的好处。

“心里真平静……”

安艺一边说着，一边把手摆在抄子的膝盖上，后者静静地握着那双手。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

“前年秋天你是不是也来过这里？”抄子的眼神有些调侃的意味。“那时候你和谁一起来的？”

“当然是我一个人来的罗！”抄子唐突的问题使安艺有些不知所措。

“少来，跟我说实话，我才不相信你会一个人来这里

呢！”

自从经常出入安艺的公寓后，抄子对他的一切几乎了若指掌，他也不打算对抄子有任何隐瞒，只是对过去的孟浪颇多内疚。

喝醉后找碴儿是抄子的毛病，所谓找碴儿倒不是无理取闹，多半只是抓住安艺的小辫子取笑一番罢了。

“喂，老实说嘛！”

抄子瞪着安艺，神情却是戏谑的，因为她深信安艺现在最爱的女人是自己。

“我和其他女人来过的地方，难道我还会再带你来吗？你去问问老板娘就知道了。”

“那个老板娘的口风好像很紧耶！”

“我真的那么没信用啊？”

“是啊！”

直到几年前为止，安艺的确自甘堕落过好长一段时间，他自己也不明白当时为什么如此浪荡。那段时期的作为令安艺自责至今。当时他深信纸醉金迷的生活是文艺创作者的原动力，因此成天游荡，无所事事，不是喝酒就是玩女人。事实证明那段生活对写作的确产生了正面影响，但副作用却也相当大，四十几岁罹患胃溃疡就是代价之一。总之，对于过去的生活方式，安艺找不出一丝足以自豪的地方。

相识多次才得知安艺的过去事迹，令抄子震撼不已，似乎为自己所遇非人而深感后悔。

当她发现安艺的罗曼史多得不计其数时，不久便也丧失发掘、追问的力气。

"问题是那是认识我以前的事。"

最近，抄子变得相当宽宏大量，从前只要谈到安艺过去的那些女人，她就立刻面露不悦之色，现在通常一笑置之。或许她也知道追根究底并没有好处，倒不如睁一眼闭一眼。事实上，安艺本身也最怕别人提起他的过去。

"认识你之后我收敛多了，从来不看其他女人一眼。"

"你有收敛吗?"

安艺并不认为"收敛"一辞言过其实。对于一个曾经醉生梦死的浪子来说，今天他对抄子所投注的一片深情是他自己也难以置信的。

"这么说，你大概就快写不出文章了。"

"那是自圆其说的借口。"

安艺自知做不到和抄子断绝往来，但是如果任意令自己陷溺于安逸的环境中，日渐狭隘萎缩的视野与好奇心势将影响创作能力。

"一旦我无法写作，你会供养我吗?"

"当然，如果你不在乎的话，一切就包在我身上。"

安艺忖度抄子在戏谑的口吻下真正的心情。

"真的到了那么一天，我看你大概会迫不及待地把我甩掉吧!"

"你觉得我是那种女人吗?"

抄子最令安艺钟情的地方就是这种斩钉截铁的个性，明知别人只是揶揄她，却依然一派认真。

"那么我就安心了。"

这一阵子以来，安艺经常有股冲动，很想放弃自己所有的一切，狠狠地发一次疯，但绝非过去那种玩世不恭，

而是全心全意地投入，其投入的对象时而是人、风景、旅店，有时甚至是食物。

安艺深知这绝不是欺惘，为了追求真正美好的事物，他宁愿选择没始而终。为了达到目的，即使舍弃工作、财富都在所不惜。安艺之所以产生这种想法，大概和他迈入五十大关，约略瞧见人生尽头不无关联。

抄子站起来走进浴室，安艺这才发现已经十点多了。

“喝得差不多了……”安艺对回到座位上的抄子说道，一边数着桌上的酒瓶。

以一瓶酒加一瓶水来计算分量的话，他们已经喝了八瓶。

“下面的西式旅馆我看是去不成了。”

“我有点累了。”

仗恃着抄子今天可以留宿，安艺在不知不觉中多喝了几杯。

“我们休息了吧！”

对于安艺这种夜猫子来说，这么早就寝算是特例，但是只要能和抄子在一起，他就心满意足了。

“明天我们早点起来，一起去下面的澡堂洗澡好吗?”

“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把我叫起来。”

安艺打开卧房的纸门，发现榻榻米上已经铺了两床被，方形座灯则摆在枕头边。

“我先睡了。”

安艺躺进被窝闭上双眼，抄子也跟着进房，然后关上座灯。

“好安静哦……”

抄子坐在棉被上聆听海涛。

“过来……”安艺掀开自己的棉被向抄子招手。

抄子刚开始好像有点迷惑，过一会儿才缓缓爬入安艺的被窝。

“可以听到海浪的声音耶！”

安艺没有回答，悄悄抚摸抄子的手指。

“你不是要睡了吗?”

今天晚上安艺的情绪比往常亢奋，而抄子似乎也一样，或许这个可以预期的缠绵夜晚振奋了彼此的心情。

在亢奋情绪的驱使下，安艺紧紧搂住抄子。抄子的身体像风一般地柔软，轻轻依偎在安艺的怀抱里。安艺一动也不动地维持着拥抱的姿势，好一会儿才大梦初醒般动手解开抄子浴衣的腰带。

立即，那具女性美妙的身体呈现在安艺的眼前。

“多么美妙的身体啊！”安艺在心里默默地赞叹着，由于喝了太多酒的缘故，安艺的手有些颤抖，但他还是用一双颤抖的手按在了抄子那对柔软的乳房上，然后用两只手的拇指轻轻地捏揉那两粒暗红色的乳头。

抄子嘤咛地呻吟了一声，在安艺的力度加大之后，抄子的脸上那种情欲奔放的红晕开始绽放，身体微微地扭动着，那双手也不自觉地在安艺的身上抚摸，当安艺推开手，用滚烫的嘴唇一口叼住抄子的乳头时，抄子的手迫不及待地抓住了安艺的阴茎，在那上面反复地爱抚着，娇吟的喘声也越来越大。

安艺却没有立即进入抄子的身体，他仍然在迷醉般地把玩着抄子的身体，当他用口叼住抄子的乳头时，他腾出

了一只手，先在抄子光滑的腹部揉抚着，抄子的腹部柔软得有些烫热，那些妊娠纹虽不那么好看，但附在抄子的肚皮上，却依然动人，安艺的手故在那上面，反复的揉抚之后，他的手缓缓地下移，开始轻轻地拉扯抄子的阴毛，抄子的阴毛油光发亮，在灯光的辉映下，动人地颤动着，安艺开始用力吮吸抄子的乳头，抄子开始大声呻吟，当安艺的手准确地按在抄子的阴蒂上时，抄子终于大声地“哦——”了起来。

安艺的情绪终于亢奋到了极点，他抬起身，抄子迫不及待地拉着他的阴茎，将它牵引到自己的身体深处……

安艺刚醒过来时还以为抄子不在身边，因为他已习惯当天见面当天分手的交往模式。

“喂……”

安艺正打算开口叫唤抄子，才发现她躺在身边。

安艺总算安下心来，静静地凝视熟睡中的抄子。才清晨四点，距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

“能够住一个晚上真好……”

一觉醒来发现抄子就躺在身边的感觉相当温暖，和过去那种被丢下的失落感相比，有如天壤之别。

“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在一起……”安艺隆之在自言自语中又沉沉睡去。

再度醒来时天色已经大亮，安艺慌张地爬起来，发现抄子这次真的不在身边，她的棉被已经叠好了。安艺担心她是否已经先回东京了，纸门前突然传来有人走动的声音。

“你起来了呀?”

跑了一会儿，抄子才打开纸门露出脸蛋。

“你醒了?”

抄子穿着她带来的浴衣，外面加了一件外套。

“几点了?”

“七点了。”

“我们约好了一起去洗澡。”

“我已经去洗过了。”

抄子的脸蛋红通通的，看起来的确像刚洗过澡。

“我不是要你把我叫起来的吗?”

“我看你睡得好香哦!”

“再去一次。”

“不要，人家刚回来，而且现在也有别的客人在洗。”

安艺十分懊悔自己的贪睡，这时抄子拉开走廊与房间之间的拉窗。

“你还不起来呀? 看看早晨的海面好耀眼哦!”

安艺伸长脖子，听到一阵鸟啼声。在鸟啼声的催促下，他爬出被窝，套上浴衣走到走廊上。

“你看，是不是很耀眼?”

抄子说的没错，那片弥漫着春天气息的海面上，的确泛着无数发光的小颗粒。

“太阳真美。”抄子指着左边的海岸。

“太阳刚升上来的时候，把海水都染红了。”

“我应该早点起床的。”

“我叫过你，可是你睡得好熟，所以……”

“我四点钟醒来过一次，后来又睡着了。

安艺不晓得他是借由窗缝透进的光线确定当时的时间。

“那时候你睡得很熟。

“你怎么会在那时候醒来?”

“我以为你回家了，后来看到你躺在身边就安心了。”

在今天以前，安艺经常幻想能和抄子在晨曦中相互需索，而现在终于实现了。

“好久没有这么痛快过了。”

抄子缓缓点点头。

“昨天晚上醒过来，看到你躺在身边的感觉真好。”

“我也一样。”

“当时我才发觉我们真的在一起过夜了。”

“过夜和不过夜在感觉上差好多哦!”

“再待一天吧……”话到唇边，安艺硬是吞了回去。

安艺的情况等于没有家累，抄子却有丈夫和孩子在家里等着，他自知不应该提出这种要求。

“你还能再来吗?”

“你下次可以再找我啊!”

“真的没问题吗?”

“嗯……”

抄子说完之后把脸埋在安艺的怀抱里。

再度起床时，太阳已经从海上移向左前方茂密的树丛中。安艺出去拿报纸又回到寝室，发现抄子正在换衣服。

“啊——”抄子回过头用浴衣遮在胸前当场蹲下。

“转过去!”

安艺却直挺挺地站在原地。抄子的肌肤本来就相当细致，最近更加圆润，从胸围至腰际的部位更是柔弱无骨。

“快点嘛……”

在她的催促下，安艺进入浴室，在那里洗完脸之后回到起居室看报纸，不一会儿抄子就出来了。

“你有点不一样了哦！”

“那里不一样？”

“变得更漂亮了。”

“讨厌！”

抄子笑了一下，此时女服务生又敲敲门端着早餐走了进来。

“我要吃了哦！”

吃饭前合掌祷告是抄子自小养成的习惯。

“心情真好。”

走廊上的落地窗只打开了一片，微风不断地吹进来。

“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安艺慢慢喝着味噌汤。

“我一直希望能和你一起吃早餐。”

从前，两人的约会见面都是在餐厅里吃饭，因此今天这顿家居式的早餐，使安艺产生一种两人同居已久的错觉。

“要不要再添一碗？”

看着为自己盛饭的抄子，安艺联想到她的母亲。虽然未曾谋面，但是抄子严谨刚毅的个性大概得自她的遗传吧！据抄子说，她母亲今年五十七岁，比安艺年长五岁，自从三年前她父亲病逝以来就一个人住在根津的老家，当抄子忙不过来的时候，才偶尔住到邻近抄子的家里，帮她照顾孩子。

“有了小孩之后如果还要上班，有时候身边非要有个人帮忙才行。”

抄子曾经这么说过，想必这次也是母亲帮她照顾孩子，

她才能逍遥自在地出外旅行。然而，对于抄子的外宿，她母亲到底抱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吃过饭之后，安艺再度来到走廊上，抄子也紧跟着走出来。

“风还是好冷哦！”

待在房里时安艺误以为春天的脚步已走进这个精致的庭园，出来后才发现春天又缩回遥远的海的延续岸。

“可以看到大岛耶！”

“有风的时候天空比较清澈，能见度也高。”

太阳虽然温暖明亮，风中却残存冬天的酷寒。

“那是不是金木犀？”

抄子指着耸立于山茶花前面的那棵树。树叶细长，树干酷似犀牛皮，乍看之下的确很像金木犀。

“应该是‘交让木’才对。”

这座庭园虽小，却位于面对海湾的温暖地带，适合各种植物生长。

“交让木又名亲子草，树龄愈老枝叶就愈往下生长，极富傅承的意味，由于形状讨好，过新年时常被人用来作为装饰，借以祈求子孙昌荣。”

“原来如此。”抄子摘下一片交让木的叶子摆在手掌上。

“古时候的人真厉害，从一片树叶就可以产生那么多联想。”

安艺从来没有过类似子孙昌荣的愿望。他并不认为目前自己这份写作的工作有亲子相传的必要，而小孩们也势必缺乏承继的意愿。

“回房去吧！”

抄子只穿了一件衬衫，她的头发被风吹乱了。

回到房里略作休息后，两人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安艺倒没有什么特别的急事，抄子却必须在中午以前赶回公司。

准备好了之后，抄子再度回到长廊眺望大海。

“好舍不得走哦!”

安艺也颇有同感，但毕竟在这里待了一夜，似乎也该心满意足了。

旅馆派人通知车子已经在外等候，两人走出屋外，在女服务生的带领下经过长廊来到大厅。这时老板娘已经在玄关等候了。

“谢谢惠顾，不知道您还满意我们的服务吗?”

“我们享受了日本最早的春天。”安艺答道，抄子也笑着点点头。

“有空请务必再来。”

“一定”。

安艺回顾了一下，然后坐进车里。

“麻烦你们到热海车站。”

安艺吩咐计程车司机，又向送别的老板娘和服务生点头致意，这一天一夜的旅程终于接近了尾声。

在通往东京的新干线上，两人沉默无语。安艺靠在座位上抽烟，抄子的眼光则投向窗外，看样子两人都多少有些疲倦，事实上他们正陷于满足之后的虚脱状态。一个钟头之后，他们又必须互道珍重了。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时间过得好快啊!”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过了新横滨之后还有二十分

钟就到东京站了。想起分离在即，安艺口中念念有词。

“就快到了——”

“谢谢你。”抄子认真地向安艺道谢。“真的好开心哦！”

只要抄子高兴，一切都是值得的。

“你待会儿要直接去公司吗？”

“我和厂商约好了，你呢？”

“我可能到书局逛逛。”

“你不用写稿吗？”

“明天再写也来得及。”

最近安艺的工作量锐减，他只对极少数的事情提得起兴致。

“你不回家吗？”

“回去也好，可是……”

抄子又若有所思地看着窗外。电车已驶过多摩河进入东京市区。

“傍晚的时候我还有一点时间……”

“几点？”

“五点钟以后。”

“时间太短了一点。”

抄子轻轻点点头。

“要不要再碰面？”

如果相聚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实在有些意犹未尽，况且一再挽留已经彻夜未归的抄子也未免太可悲了。

“我会直接回家，如果方便的话就打电话给我。”

“好。”

“反正我们很快又能见面了。”

安艺微笑说道，抄子也跟着笑了开来，表情似乎踏实多了。

于是，两人默默地走出月台，夹杂在人群中来到收票口，随后分道扬镳。安艺直接来到八重洲口，坐上计程车扬长而去，抄子则换乘山手线的电车往秋叶原的方向前进。

道别后想像抄子的家庭情况，是安艺一年半来的习惯。

抄子处理完公司的事回到家里至少已经六、七点了，那个时候她丈夫也该回到家了吧！她母亲是否还在替她照顾孩子？在她那两房两厅甚或更大一点的家里，她和她丈夫都谈些什么？她又对她的孩子说些什么呢？安艺当然没有和抄子的丈夫见过面，年长抄子一岁的他想必正处于壮年，“他温柔体贴，却没有安全感。”安艺只听抄子谈论过他一次，那或许是职业妇女对年龄相近的男性共通的看法。

总而言之，一旦回到家中，抄子就必须扮演妻子与母亲的双重角色，她的演技不论成功与否，安艺都难以想像。

春 晓



在春天的黎明即将来临前醒来，然后又迷迷糊糊沉沉睡去，是一件令人心情愉快的事，那种半睡半醒的酩酊感给人极深刻的感觉。

安艺自春晓中醒来却顿悟自己只是世间的过客，除了自己之外，包围他的空间宇宙都宛如泡沫、朝露一般虚无缥缈。人生不过南柯一梦转眼成空，人们却依然庸庸碌碌钻营计较。怅然之余，抄子的影像宛如泛白的天空，愈发清晰。尽管天色尚未完全放明，安艺却慢慢从床上坐起来。

床前有一面窗户，安艺打开窗帘即可看到原宿的街景。

他的房间位于公寓的十楼，正下方有一条路，周末时年轻人把这里挤得水泄不通，此刻却有如死寂一般看不到半条人影，好久才有一辆车子驶过。

昨晚持续下着的雨可能是在半夜里停的，路面仍然湿漉漉的。突然间有一团黑漆漆的东西在街灯下飞掠而过，消失在大厦间的巷弄里。那些黑漆漆的东西是乌鸦。在全国首都的角落里可发现乌鸦，有点匪夷所思，它们多半栖息于邻近神社的林地里，白天街上人车嘈杂时，它们销声匿迹，夜半人静时则外出活动。

这一带餐馆林立，以塑胶袋包装的剩饭剩菜大量地堆置在路旁，它们根本不愁吃喝。由深夜开始至天亮以前，出外觅食的乌鸦们占据了大半条街道。

安艺专注凝视乌鸦的夜间活动，忽然间发现东方的天空已逐渐转白，大厦丛林的轮廓也愈来愈清晰。天空的云层很薄，今天的天气想必十分晴朗。

安艺漫不经心地向外看，脑海里却又浮现抄子的身影。她还在睡吗？还是和自己一样傻呼呼地打量着逐渐放亮的

天空？明知抄子不会这么早起，安艺的手却忍不住伸向床边的电话。

“打打看……”

这是他第一次在清晨打电话给抄子。

安艺和抄子曾约定当他打电话给她时，必须让电话先响三声，然后断重拨。这是抄子的提议。

“这样我就知道是你，我一定会接。”

安艺不清楚抄子家中的情况，但至今未失过手。

安艺多半在早上十点钟左右打电话给抄子，那时候她丈夫已经出外上班，她正准备送孩子上幼稚园，时间上最为恰当。可是周末或半夜时就很难以电话联络，就算她丈夫不在家，她母亲可能也来了，也许她孩子就在身边。

现在是清晨六点，抄子的丈夫和小孩当然都还在家，抄子本人也应该还没起床。

安艺又放下拿在手上的电话。

事实上，安艺根本没有贸然拨电话给抄子的必要，再过四个小时抄子的家就剩下抄子一个人，届时再打也不迟，再说，这么大清早打电话给人家的老婆也未免太嚣张了。然而，安艺却按捺不住自己急切的心情。

安艺犹豫了一下，终于下定决心拿起电话，当铃声响到第三声，正打算挂断的时候，抄子的声音却传了过来。

“喂……”安艺赶紧把话筒凑近了耳朵。

“我本来不想打的……可是醒来之后突然很想听听你的声音，所以……”

“我也……起来了。”

抄子的声音低沉却十分清晰，感觉上好像就在安艺的

身边。

"现在说话方便吗?"

"嗯……"

抄子的音量很小，难道她丈夫就在旁边? 安艺故意试探她。

"我很惊讶……以为你还没有起床呢!"

"十分钟前我就醒了。"

"我也是，我一直在想念你。"

"真的吗? 好高兴哦!"

安艺紧握着话筒。抄子的言词如此大胆，难道不担心被她丈夫听到?

"我并没有什么事，只想跟你说这些话……"

安艺正想挂断电话，抄子却在那端问道："你会一直待在家里吗?"

"会，十点以前打电话给我。"

"好。"

"再见!"

"再见!"

放下电话，安艺轻轻叹了一口气。抄子真是大胆。虽然只是在电话里简短地说了几句话，可是，只要略加注意即可发现绝非公事上的对话。

抄子真的那么笃定自己的丈夫绝对不会起疑吗? 还是她早有心理准备，即使被发现也毫不在乎? 安艺反复思索近来抄子的行为所透露的讯息。

一个月前他们首度到伊豆山旅行，回来之后两人的感情神速进展，这一阵子每天都互通电话。安艺不敢想像这

样下去会有什么结果，抄子却变得愈来愈大胆了，他一方面为此感到满足，另一方面也为事情的发展忧虑不已。

安艺在十点多接到抄子的电话。这次抄子的音调轻快奔放，和黎明时的唯诺大异其趣。

“早上真不好意思，醒来后我突然很想你，所以……”

安艺为早上的电话作解释，抄子说道：

“我很高兴。”

“我以后会小心。”

“没关系啦！”

真的没关系吗？安艺实在半信半疑，抄子却蛮不在乎的样子。

“今天打算怎么样？”

两人在电话中确定彼此当天的作息。

抄子到公司开完会之后，预定下午去参观代代木的一场服装展览会，晚上参加一家纤维工厂举行的酒会。安艺打算中午写稿，傍晚和某杂志编辑一起吃饭。

“酒会大概在九点结束吧！”

“我可以早点离开，你呢？”

安艺和杂志编辑吃过饭之后通常都会一起去喝酒，不过如果能和抄子见面，他宁可放弃喝酒的机会早点回家。

“吃过饭之后我就回家。”

“可以吗？”

“没什么不可以的，九点钟不会太晚吗？”

安艺不愿意抄子过于晚归，他们今晚九点见面，抄子最快也要到十二点才回得到家。

“我没关系的。”

"那就这样吧!"

安艺曾给抄子一把公寓的钥匙，时间有点出入并不成问题。

"我会在公司待到三点钟左右，有什么变化的话请打电话给我。"

"知道了，我也会在公寓里待到傍晚。"

近来他们都尽可能让彼此知道自己所在的地方，以便随时联络，就算没什么急事，也可借此稳定彼此的情绪。

安艺雇用一名叫林井久子的单身女人每天来公寓里帮忙。那名女佣今年四十岁，除了打扫和购物之外，偶尔还会应安艺的要求弄些简单的食物。一般人都将这类帮手称为女佣，但是她还兼任秘书的工作，为安艺安排时间表、接听电话以及招待访客。

她是两年前安艺的朋友介绍给安艺的，工作相当勤快积极，安艺能够一个人离家住在公寓里，全赖她的功劳。最初，抄子曾怀疑安艺和久子的关系，安艺却始终不曾对久子有任何企图，久子离过婚，似乎对男人存有成见，当然两人之间也仅止于工作上的交往。

由于天天见面，两人在感觉上自然极为熟稔，而秘书工作更让久子有机会洞悉安艺的私生活。例如安艺现在在追谁，和谁交往密切，凡此种种都躲不过她那双眼睛。

久子得知安艺和抄子的关系是半年前的事。在此之前，久子曾接过几次抄子打来的电话，知道抄子的名字，而抄子来到安艺的公寓里也被她看过一次，敏感的久子便猜出大概是怎么一回事。此后，久子在接听抄子的电话时口气都极为冷淡，尽管没有任何恶意，但总是怪怪的。

当天，久子照例早上十点就到公寓，当时安艺刚起床，身穿睡衣，正在看报纸。

“今天天气很暖和，多摩河畔的樱花已经开了。”

久子住在多摩河的上游，她把路上的风景向安艺陈述一遍。

“要不要喝茶?”

“给我泡杯咖啡好了。”

安艺的一天就从喝久子所泡的咖啡开始。

安艺由于晚起，通常都省略早餐，午餐要等到一、两点钟才吃。他喜欢吃面食，经常叫外卖，心血来潮时还会要求久子做几道小菜下酒，然后神情愉快地看看电视，接下来才正式工作。

安艺的工作量不多，除了每月固定为一本月刊写专栏，其余的则是零星的散文和访问稿，每月共计不超过一百张稿纸。尽管如此，由于其准备功夫周详，下笔又慢，还是经常被催稿。

六点钟工作告一段落，安艺就开始会晤来访的编辑或客人，有时候一起出去吃饭，安艺的晚餐几乎都和杂志编辑或好朋友约好在外面吃，偶尔也会带久子出去一起吃，最近却将大多数的机会保留给抄子。

安艺真正的家是在成城，除非突然有事，他通常星期六回去，星期天早上再回到原宿，他的家人也都已经习惯了。但自从和抄子相识以来，周末返家也都能免则免了。

那天安艺也是在六点钟结束工作，然后与来访的杂志编辑一起出去吃饭。如无特殊理由，安艺的晚餐多半以日本料理为主，尽管偶尔也吃吃牛排之类的西餐，但是除了

盐和酱油之外他不太添加其他调味品，至于油腻的中国菜他则敬而远之。

在海边长大的他，从小就特别喜欢海鲜。那天晚上，安艺选择的餐馆是一家位于市谷一条巷弄里的小料理店，是一栋两层楼的木造小屋，一楼设有小圆桌，可容纳七、八个人，二楼则是个别的客室，外表陈旧不起眼，手艺却是一流的。

安艺和杂志编辑选择在圆桌的小角落里坐下，然后向熟稔的大师傅问道：

“今天的生鱼片怎么样?”

“缟参不错，你看这条!”

大师傅特地从冰箱拿出缟参给安艺看。缟参重约一公斤半，鱼肉结实，腹部泛着金黄的色泽，看起来相当新鲜。

“先来一份这个和炸花鲫鱼。”

他们先喝了一杯啤酒，然后又点了烧酒。傍晚时分天气转凉，喝烧酒可以暖身。吃到八点多的时候安艺站起身来。

“我们再去银座……”

安艺拒绝编辑的邀约，挥挥手向他告别。

“今天我要乖乖回家。”

其实今天安艺的酒兴相当高，但碍于和抄子有约在先，所以不敢造次，回到公寓时还不到九点。

安艺原以为自己打开大门时，抄子会立刻出现迎上来，没想到她却还没有到。

安艺在寂静无声的屋内打开了灯，发现书桌上摆着久子的留言，上面写着安艺外出时的来电记录，最后一行字

是“太太打电话来，请您立即与家里联络。”

妻子很少亲自打电话给安艺，难道会有什么急事？

冲过澡，换上睡袍后，安艺才打电话回家。

“我刚刚吃完饭回来。”

安艺才一说完，妻子立刻接口：“我父亲病危了。”

岳父已经七十八岁，前年曾因肾脏病住院治疗。年轻时任职船舶公司跑遍世界各地的他，个性练达开明，安艺也跟他一起喝过几次酒。自从和妻子日渐疏远之后，安艺和岳父见面的机会因而锐减，他们最后一次碰面是去年秋天的事。

“我打算搭明天一大早的飞机回家看看。”

妻子的娘家在福冈。

“我大概回去住个两、三天，但是万一爸爸有个三长两短，我可能会多住些日子。”

这几年来岳父经常生病住院，妻子似乎早有心理准备了。

“文彦和千津都在家。”

两个孩子中，长子文彦两年前已经开始工作，老二千津还是学生，安艺的不回家对他们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知道了，有什么变化的话再通知我。”

为了掩饰自己的心虚，安艺又继续说道：“代我向你妈妈问好。”

挂断电话后，已经九点半了。

抄子到底为什么还不来？岳父处于病危状态，安艺却等着和别的女人私会，他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可是，伤心又能对岳父的病情有丝毫的帮助吗？安艺

忙着为自己开脱，打开电视躺在沙发上，这时，门铃响了。

“你这么早就回来了啊?”抄子像小猫一样自门缝中溜进来。

“你喝了酒?”

“一点点，你呢?”

抄子今天穿着一件米色套装，左领上别了一枚别针。

“我怕耽误时间不敢多喝。”

“你想说这都是为了我，对不对?”

抄子自己走到厨房弄水喝，然后坐到沙发上。

“我刚才有打电话上来，因为忘了带钥匙，所以从楼下的公共电话打上来，结果你正在通话中。”

安艺的房内装有无线遥控装置，可控制公寓大门的出入。

“你刚才在和女人说话?”

“胡说……”

安艺不想提妻子来电的事，紧紧盯着抄子的胸部，微敞的衬衫衣领下耸立着两团山峰。

“我哪里不对劲吗?”

“没有……”

安艺从酒柜取出威士忌，倒入杯中。

“你要不要喝一点?”

抄子喝了一口，随即按住胸口大叫：“好烈哦……”

“这是你迟到的处罚。”

“我也想早点来，可是工厂的部长说什么也不让我走。”

“他有没有说话占你便宜?”

“那倒没有，可是这一阵子他经常找我说话。”

"你很受欢迎，不错嘛!"

"不是啦！我以前不是都一本正经的嘛！现在可能比较容易和别人亲近。"

抄子最近明显的转变的确很容易让男人产生错觉。

"这都是你的功劳。"

安艺苦笑一下，轻轻吻着抄子。抄子的唇际依然残留着柳橙的香味。可能是有点醉的关系，今天晚上的抄子显得相当积极，即使灯火通明，依然闭上双眼毫不在意。

"到里面去。"

安艺看看隔壁的寝室，伸手关掉墙壁上的电灯开关。

先接吻再关灯，次序上似乎有些颠倒，安艺却认为如此一来抄子比较容易顺从。安艺正想走入寝室时，抄子喃喃说道："我洗个澡。"

上床以前抄子一定得先洗澡，于是安艺在寝室内点上微弱的灯光，躺在床上等待。

安艺在公寓里特地为抄子准备了一件睡衣，为避免帮佣的久子怀疑，他舍弃了设计过于华丽的剪裁，挑选式样极为简单的纯白睡衣摆在浴室的衣篮里。

抄子冲过澡穿上那件睡衣回到寝室。

"喂，太亮了啦!"

抄子总是挑剔灯光的亮度。

"弄暗一点好不好?"

等安艺把灯光调到只能约略看到彼此的表情时，抄子才爬进被窝，静静地依偎在安艺怀里。

抄子刚洗过澡，有点冷冰冰的身体，反而令安艺深信其体内正燃烧着炽热的激情。

女人的喜悦与满足使得男性在发泄肉体欲望的过程中更加亢奋激动，因为他们确知自己的行为深深影响了她们。

安艺对抄子身体各个部位已经了若指掌。他们猜得出当自己触摸到她什么部位她将有些什么样的反应，而抄子的这些反应也深深刺激了安艺。这就是物理学上的共鸣。

这种物理学上的共鸣刺激了两人的情欲，但安艺没有想到，这回抄子竟然那么狂恣，在安艺的阴茎刚刚挺立的时候，她就一翻身坐在了安艺的两胯间，用自己的身体将安艺的阴茎套住了，然后不停地上下抽动。

那一刻，安艺感到妙极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惑刺激着他的魂魄，他一边与抄子配合着那种狂热的抽动，一边不停地抚摸着抄子的乳房，然后呼叫着："太好了……太舒服了……"

肉体的快乐不久即抵达终点，两人在喘息声中筋疲力竭，紧接着来临的是前一刻的奔放激情所难以想像的寂静。燃烧之后另有一种安逸的快感。那一瞬间，男性内心涌起一种一切即将到达终点的感觉，而自己也逐渐坠入一个虚无的世界。

抄子将头轻轻枕在安艺的手臂上，身体也缓缓靠拢过来，安艺顺势弯起手腕，像保护小鸟一般搂住她。在彼此相互传递肌肤的温度之际，抄子细声说道：

"我……"她有些迟疑，但随即又继续说道："这件事我只和你一个人做……"

过了一会儿，安艺才发现这句话另有含意。

"你是指这里。"

"我不在其他地方做。"

不久，安艺才看清抄子所说的其他地方指的是她家。

“可是……”

“是真的。”

安艺的公寓面对的是一条车水马龙的热闹街道，十点过后的现在，室内却极为安静，偶尔才听得到断断续续的警笛声。在寂静中安艺反复思索抄子刚才说的话。

“只和你一个人做……”这句话难道意味着抄子和她丈夫之间目前没有性生活？安艺自然颇感欣慰，却又不断反问自己这种事可能吗？抄子的丈夫如果求欢，她能够一再拒绝吗？拒绝的理由又是什么？

安艺突然感到有点呼吸困难，抄子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令他觉得自己是始作俑者。

安艺把身体轻轻往后退，偷看了手臂中的抄子一眼。她的头发披散在额前，一副满足之后的慵懒模样。

事实上，安艺并不是没有考虑过抄子和她丈夫之间的性生活问题。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夫妻当然免不了发生肌肤之亲，为了控制自己往这方面胡思乱想，他总是在潜意识里淡化抄子丈夫存在的事实。

两人见面的时候，安艺全心全意投注在抄子一个人身上，其他的事完全不加理会，抄子也尽量配合安艺摆脱家庭的阴影。尽管安艺无法掌握抄子回家后的行踪，但是他深信抄子一定会尽量拒绝丈夫在性方面的要求，这份自信保持了安艺内心的平衡。

然而一旦抄子亲口表示她和丈夫之间完全没有性生活，情况却一下子改变了。

从前安艺将这件事视为禁忌，刻意把它摒弃在一个暧

昧不明的世界之外，如今却又活生生地梗在眼前。安艺再度想起抄子的丈夫。一个三十六岁的壮年男子却一再被自己的妻子拒绝，他是如何自处的呢？恼羞成怒地辱骂妻子，还是愤而在外寻找性伴侣？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安艺的口气是迟疑的。

“好久了……”

“……”

“和你在一起之后。”

他们在一年前首度发生关系，难道那次之后抄子和丈夫一直过着有名无实的夫妻生活？

“也许你不相信，可是我真的没办法。”

抄子轻轻摇摇头。

“我和你做过之后……”

安艺很明白抄子的心情。抄子的个性耿直，一旦和其他男人发生亲密关系，势必无法再和丈夫亲近。

“但是……”安艺欲言又止。

“我不会对你说谎的。”

安艺点点头。他知道抄子不是那种随便说谎的女人，今天的告白需要相当大的勇气。

“谢谢……”现在安艺能说的只有这句话。

安艺再度拥紧抄子，企图将她对自己的一片赤诚烙印在胸前。强烈的拥抱之后，安艺的心情才稍微轻松了一点。

“下次去京都玩吧？”

“什么时候？”抄子的语调突然间变得十分轻快。

“四月初，花季来临的时候。”

“你要带我一起去吗？”

“当然，只要你方便。”

瞬间，抄子的丈夫出现在安艺的脑海里，安艺立刻将他撇在一边。

“我一直想到吉野看看，是不是可以在那里住一个晚上？”

“没问题。”

“真的有办法？”

“事先让我知道就有办法。”

安艺没想到抄子居然答应得这么爽快。京都比上次去的伊豆山远得多，很难当天往返。

“真的没问题吗？”

看到安艺半信半疑的样子，抄子再度说道：

“以后有机会的话，请多带我到处走走。”

安艺当然没有异议，但却对抄子的大胆有些意外。

“我也一直想到吉野玩。”

“要去那里的话一定要一大早就出门。”

“我这次会向公司请假。”

远方传来一阵警笛声，安艺发现夜已深了。

安艺从床上坐起来，看看床头柜上的液晶显示式时钟，已经十二点二十分了。

“起来吧……”

安艺小心翼翼地说道，抄子却依然趴在床上默不作声。

安艺此举完全是为抄子着想，而抄子竟装作没听见，根本不打算起来。

安艺要把身体转向抄子，轻抚她披在肩上的秀发，不一会儿抄子问道：

“现在几点了?”

“刚过十二点。”

安艺含糊地回答，抄子把头轻轻按在床上。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时间过得好快哦!”

这也是安艺的感受。

“你好好休息吧!”

抄子一副怅然若失的模样，似乎比安艺更在乎时光的飞驰。

“我先起来了。”

于是，抄子抓起散落在床边的内衣走出寝室。

寝室剩下安艺一人，他又想起抄子的家。

抄子就算现在立刻离开，最快也要一点多才能到家，那时候她丈夫是醒着还是已经睡着了?他将如何质问迟归的妻子，而抄子又将如何回答他?

安艺顿时感到心情格外沉重，抄子却在浴室里洗澡。

安艺站起来穿上睡衣，走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下，抄子正好从浴室里走出来。

她重新化了妆又梳过头发，身上穿着那件乳白色的套装，丝毫找不出刚才在床上那种迷人慵懒的韵味。

“我可以喝你的啤酒吗?”

抄子走到厨房，从冰箱取出一瓶啤酒，为自己倒入杯中。

“好好喝哦!”

抄子扬起脖子喝着啤酒。安艺又看看电视机旁的时钟，已经十二点四十分了。

“我帮你叫车吧!”

“不用了，我自己在下面拦车。”

安艺依然拿起电话叫车。

“你一定会带我去旅行吧?”

“当然，这两三天内我会决定日期。”

“真高兴。”

抄子把杯里的啤酒喝光，然后把杯子拿到水槽内洗干净。

“这样明天久子来了就不会发现。”

“就算被她发现也没什么关系。”

抄子点点头，然后又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们的关系迟早会被大家知道。”

对于这点安艺早有心理准备，却不知道抄子又能忍受到什么程度。

“你害怕吗?”

“不。”抄子缓缓地摇摇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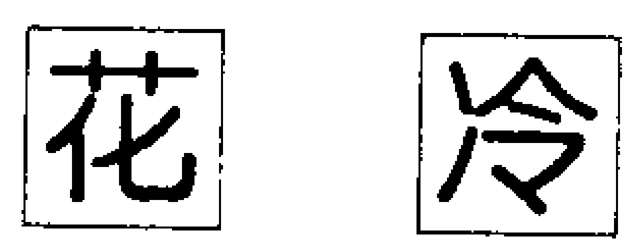
“车子在公寓下面等了。”安艺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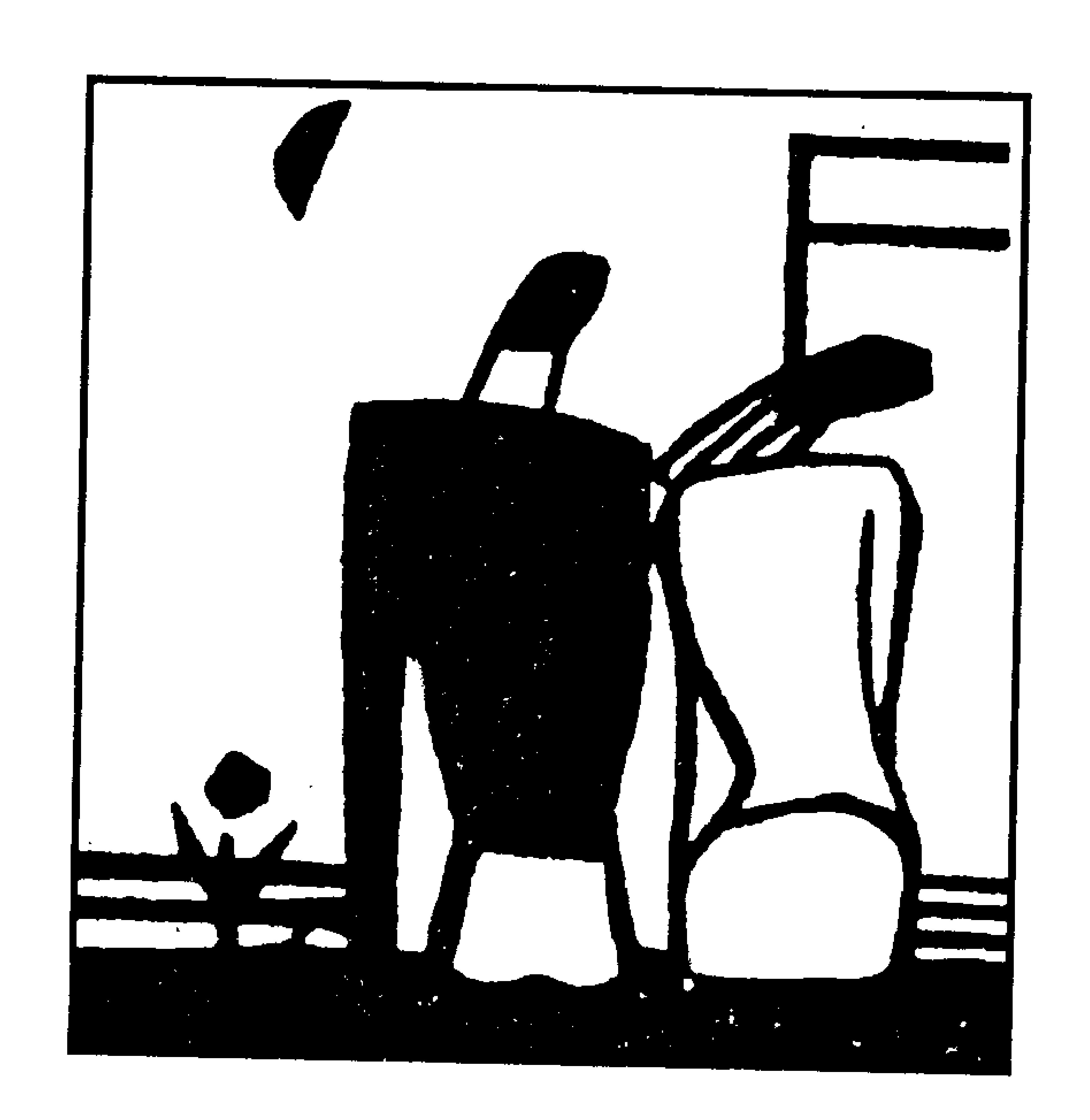
“谢谢!”抄子点点头，然后向大门走去。

穿上鞋，拿起手提袋，抄子又回过头来。

“晚安!”

安艺点点头，大门就在此时合上，抄子扬起的高跟鞋脚步声也随之远去。当脚步声消失后安艺把门锁上。这时候才想起病危的岳父。这种情形下安艺却和抄子幽会，他虽然为自己的不敬感到内疚，却更对他与抄子之间日益成熟的恋情，陶醉不已。


花 冷



站在新干线八重洲口“银铃号”的候车处，安艺有些懊悔。

他们将搭乘早上八点四十五分出发的“光号”，所以安艺和抄子约好了提早十五分钟见面，来到车站才发现到处都是人潮。为了在中午一点以前赶到吉野，所以决定搭乘早班的新干线，却忽略了此时正是上班族的上班尖峰时间。

安艺站在所约定的角落旁的公共电话亭边，看着熙来攘往的人潮，十分担心抄子已混杂在人群之中。当初应该先把票拿给她，两人约在月台内面才对，事到如今已经来不及了。

安艺站在原地点上第二根烟。

候车处原是为乘客们相约见面一同搭车而设计，站在那里等人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问题是其他人等候的对象不是同事就是家人，一大早就等着和女朋友碰面的大概只有安艺一个人。安艺神情紧张地抽完第二根烟，看看手表已经八点半了。安艺在候车处绕了一大圈，依然没有看到抄子。

是不是时间太早出不了家门，还是孩子突然感冒了？安艺脑海里出现各种猜想，正打算走到公共电话那头时，却看见抄子从北口方向走过来。他情不自禁挥起手来向她示意。

“还好，终于赶上了。”

“对不起，我错过了一班电车。”

抄子身穿一件米色套装，手上提着小型的旅行袋。

“车票已经买好了，我们走吧！”

两人连袂走进剪票口，却被逆向而来的上班族人潮推

挤得难以前进。安艺走上楼梯，为自己和那些勤奋的上班族逆向而行感到有些罪恶。

坐定之后安艺叹了一口气。早班的新干线竟出奇地拥挤，乘客几乎清一色是男性，看样子都是上班族。此外也有一对老夫妇，却不像安艺和抄子一样畏畏缩缩偷偷摸摸的，所幸乍看之下车内好像没有熟人。

列车发动后，安艺才好不容易放下心来。接着，安艺点起一根烟。

“接下来只要一直坐着，京都就到了。”

“还好我赶上了。”

今天早上抄子应该是在八点钟以前出门的。她丈夫已经先去上班了吗？孩子也事先托给她母亲照顾了吗？总而言之，一个家庭主妇那么早出门一定不太容易。”

“别人都在工作的时候自己却跑去赏樱花……”

“可是别人休息的时候你也经常在工作啊！”

抄子这么说好像也没错。安艺同意她的说法，心安理得地看着窗外。

清晨的阳光照耀在大厦林立的街道上，都会中的人们就要开始一天的工作了。

“天气真好。”

“嚎（编注：日本地名）附近的樱花已经谢了。”

“没关系，京都的樱花总是谢得比较慢。”

“吉野的情况不知道怎么样？”

“中千本一带几乎全开了。”

安艺每年都会安排赏樱花之旅，对各地的情况颇为了解。

“今年好像比较早谢。”

“樱花真是善变，每年都为欣赏她而到处奔波。”

“你应该乐此不疲才对。”

“一茶（编注：小林一茶，1763～1827，日本江户末斯的诗人）的诗歌里有这样的句子——美虽美矣，却也烦人得很。”

“樱花会烦人？”

“还不如都不要开花反而落得清静。”

东京的樱花虽已开始凋谢，新干线沿线却有很多盛开的樱芬，晴朗的天空下，东海道一带放眼望去几乎是一片花海。安艺一边赏花，一边带抄子到列车附设的餐厅吃早餐。他点了一瓶啤酒、火腿还有沙拉。

“中午以前会抵达京都，然后再从京都直接去吉野。”

如果在京都搭乘特快车的话，两点以前应该到得了吉野。

“中千本附近有一家视野良好的餐厅，从那里往下看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樱花。我在那里订了午餐。”

“我们在京都过夜吗？”

“我订了高台寺附近的一家小旅社，风景相当美。”

为了有效利用短短的一天，安艺已经排妥了一切行程。

“明天几点以前赶回去比较妥当？”

“时间上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特地来一趟，最好赏过京都的樱花之后再回去。”

“那，回到东京大概已经快天黑了吧！”

“这样你方便吗？”

抄子点点头，好像突然想到什么。

“我可以顺道到京都的一家店去看看吗？”

这次旅行抄子可能是以工作作借口。

“五月份我要发表新作品。”抄子又恢复职业妇女的神情。

“都是浴衣，上次你带我去的地方给了我很多灵感。”

“伊豆的山和海？”

“当时，海面的光影在树丛中闪闪发亮，我就想试着把那种感觉设计出来。”

“满有意思的。”

“我也为你设计了一件，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是情人装呢！”

“要一起穿着逛街吗？”

“你不愿意吗？”

“没有的事。”

抄子特地谈自己设计衣服，安艺自然十分高兴，但却提不起勇气和抄子同时穿在身上走在一起。

列车在十一点半抵达京都。安艺打算从这里搭乘地铁的特快车，途经柜原神宫前往吉野。十分钟之后刚好来了一班特快车。

虽然不是星期假日，班车却几乎客满。由于时值花季，安艺原以为大概都是前往吉野赏花的旅客，但是其中仍不乏上班族以及家居打扮的妇孺。

安艺对奈良为中心的大和路一直颇有好感。自远古大和王朝诞生，历经飞鸟、奈良时代，以至吉野朝，这一带保留了极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冯与京都媲美。

一般人对京都较为熟悉，事实上大和一带的神社，如

东大寺、法隆寺等，要比京都那些小寺庙庄严宏伟得多。总而言之，大和是日本的发源地。但是，现实中的大和路已经被宅地开发滚潮所吞噬，不复往日古都的风采。事实上，除了大和之外，可能京都以及其他历史悠久的都市也遭受了相同的命运。

柜原神宫在大和路南端，神宫右侧是亩傍山。

“这座山的形状很美，古时候的人把它看成雌性的山，亩傍山对面的天香久山和耳成山则是雄性的山，两座雄性的山还为亩傍山争风吃醋呢!”安艺为抄子加以说明。

“古时候也有三角恋爱啊!”抄子喃喃地说。

“男女之间的烦恼古今皆然。”

现在，如果把抄子譬喻成亩傍山的话，她丈夫和安艺就是天香久山和耳成山。

安艺又突然想起抄子的丈夫，此时车子已经抵达僵原神宫车站，他们在那里换乘电车，过了吉野口逐渐进入山区之后，人烟就逐渐稀少了。

电车在山谷中急驰，行至大和上市视野大开，吉野河尽入眼帘。过了上市之后，附近一带路面陡峻，樱花可见。

“谢得好像稍微早了点。”抄子不胜惋惜地说。

“山樱的花瓣很小，开花前先长树叶，因此盛开的样子和染井吉野（译注：樱花的品种名）有点不同。”

“花色纯白，楚楚可怜的样子。”

乍看之下山樱的确并无特别迷人之处，但是她的持却别有风情。

“染井吉野是浓妆艳抹的女人，山樱则是纯朴无华的美女。”

“染井吉野真可怜。”

“染井吉野是明治时代的东京花匠染井所培育而成，后来才推广到全国各地，多少带点人工气息。”

“染井吉野开花时花朵抢尽风头的样了，的确有点匠气。”

“染井吉野开花开得过火，令人产生窒息感，山樱却能使人放松心情。”

谈话中电车抵达吉野，走出车站，一座遍植樱花的山峰耸立在眼前。

很多人利用索道上山，安艺却叫了一辆计程车前往中千本附近的那家餐馆。

下千本到中千本一带的樱花几乎已完全盛开，或许不是星期假日的缘故，赏花的人潮较少。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明天可能会下雨，后天又是周末，赏花客很多，有时候连车子都上不了山。”计程车司机主动为安艺他们说明。

从吉野车站到中千本附近的那家餐馆，大约有十分钟车程。

已经两点多了，用餐的客人都已离去，只有他们两人在靠近山谷内侧的房间里吃午饭。菜色是简单的怀石料理，颇富吉野特有的风味。安艺照例先喝一瓶啤酒，然后再点一份烧酒。

房间位于二楼，正下方就是深谷，因此有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屋内的窗户完全敞开，隔着山谷可望见对面樱花遍开的层层山峦。

“好美哦！”抄子倚在窗边，情不自禁地说道。

曾经造访吉野的俳句诗人贞室在赞赏之余都只能以“满山遍野尽是樱花”一句话来形容当时的心情，难怪像抄子这种对和歌完全没有素养的普通人面对美景唯有望花兴叹了。

“不晓得总共有多少株樱花树?”

“至少也有好几万株吧!”

“这等美景正好让我们碰上了。”

自山谷吹来的微风轻拂抄子的秀发。

“山樱适合远观。”

“单独欣赏时质朴无华，聚集成一大片的话却奕奕生辉。”

“尽管如此，山樱却一本彬彬有礼的君子之风。”

染井吉野的确过于俗艳，山樱盛开时却与大自然溶合一体，静静依偎在群山的怀抱中。

“真感谢你带我来这里。”

赏花饮酒之际，安艺感到有些醉意。他不知道是白天喝酒酒精较易发作，还是为满山遍野的樱花而陶醉。定睛一看，抄子的眼际也染上了一层红晕。

“樱花看起来有点红。”安艺把目光投向山峰说道。

“我也觉得。”抄子也点头表示同意。

“事实上并不是红色的。”

十年前安艺来到吉野时也有同样的经验。当时他也有点醉意，所见的山樱居然呈现淡红的色泽。餐馆的人告诉他，那是树叶本身在远观下偏向红色，因此造成喝醉后产生错觉。

“不能再喝了。”

如果再喝下去，大自然的景观将在酒精下失真。

吃过饭后，安艺托餐馆的人帮忙叫车。餐馆的人表示车子要五、六分钟后才来，于是安艺站在窗边，任由峡谷吹进的微风吹拂。

“那些樱花盛开的气势真是有点挥霍。”

“我们好像事先约定好了一起绽放。”

“可是她们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而且各司其职互不干扰。”

每一株樱花所营造出来的感觉的确极为调和。

“在这里住一个晚上，明天一早再到山里浏览一番，或许另有一番意境。”

安艺自言自语着，抄子没有作声。

“你知不知道本居宣长这个人?”

“听说过——”

“他是江衣时代的国画大师，曾作诗歌咏过山樱的纯朴。”

安艺一边为抄子介绍古代的诗人，一边想起自己与抄子在年龄上的确存在极大的差距。

搭乘计程车离开餐馆时已经三点半了。天空的云层厚厚地遮住阳光，但看来还不至于下雨。

以汽车游山最好是先爬上里千本，再从那里一路往下走顺路赏花。计程车沿着这个路线绕过迂回的山道前往里千本。吉野之所以名闻全国，乃在于从山顶上可俯瞰峡谷中一望无际的樱花。里千本的樱花虽然离花季还有一段时间，中千本至下千本一带的樱花现在却已完全绽放了。

刚才在餐馆里只能看到山谷的一面，如今车行至此，被群山环抱的山谷全景便一览无遗了。

"这是我第一次同时看到那么多花。"

正如抄子所说，安艺也好久不曾这么痛快地赏过花了。

"与其说山中有樱，倒不如说樱中有山……"

安艺喃喃说道，抄子靠过来挽着他的手。

"看起来有点恐怖呢！"

樱花有一种令人发狂的妖冶特质，她们将开花视为神圣任务，专心致志的程度令人望而生畏。

"很多人一边欣赏樱花，一边结束生命。"

被足利尊氏追杀的南朝后醒醐天皇就是在此结束悲剧生涯的人之一。

"看这这么美丽的樱花，应该死而无憾了。"

安艺对抄子的说法颇为赞同。

"人类在欣赏美丽事物时，可能都会有寻死的念头吧！"

突然间，安艺真想和身旁的抄子一同在花丛中死去。

随着车子由上千本行至下千本，樱花的数量也渐渐增多，车身宛如飞入花毯之中。

花团锦族终究令人感到疲倦，他们中途到如意轮寺略作休息。这座寺庙开基于平安时代，吉野朝时更名为勒愿寺，后醒醐天皇的陵墓就在寺庙的后院。后醒醐天皇为保持南朝的正统于不坠，曾在此号召地方豪族一同对抗足利尊氏，起而响应的武士中，有一对父子名叫楠正成与楠正行，他们奋勇作战，结果却因为寡不敌众，正成战死殉国，正行也以弱冠之龄于四条辍大战中结束年轻的生命。

最后一役出兵之前，正行以弓箭在大门上刻下辞世的

诗歌，那扇门被保存至今。诗中洋溢着年轻武士即将出兵作战的风发意气，却也潜藏了对世间无限留恋的哀伤语调。

在此之前，后醍醐天皇在这里结束了其悲剧性人生，而护驾的护良亲王也因战败被俘。此外，在此事件的一百多年前，义经在兄长赖朝的追赶下也逃来此地，与爱妾静御前诀别。

浏览如意轮寺之际，安艺顺便对抄子诉说这些历史故事。

“群山与樱花当年大概都亲眼目睹了一切。”

“怪不得吉野虽然有那么多花，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萧瑟感。”

转眼间夕阳已经西下，山顶上的樱花颜色鲜艳，而峡谷中的樱花颜色纯白，反而更加耀眼。

“回去吧！”

安艺回头看看抄子，突然觉得有点冷。

下山之后抵达吉野时已经五点了。

来时车站前在午后阳光下绽放的山樱，如今在日暮的天空中孤单地伫立着。

“有点冷了。”安艺把目光投向山峦的彼方。

“好寂寞的山哦！”

正如抄子所说，夜色已经笼罩了开满樱花的峡谷了。

“来这里赏花还好，如果要长住的话可能就受不了了。”

因故被迫隐居吉野的人必须忍受得了山居的孤独，而吉野艳冠群芳的樱花隐藏了这些人们的无奈与悲哀。

搭上回程的电车，安艺感到有些疲倦。今天早上七点

钟起床，从东京取道京都来至吉野，吃过饭之后遍赏山樱，现在又要前往京都。虽然有效地利用了一天的时间，行程却过于紧凑。

“累了？”…

安艺问道，抄子默默地把身体靠过来。

“有一点……可是我好开心哦！”

电车逃也似地从黄昏的山峦中驶出平地，不久抵达柜原，在那里改搭直接开往京都的特快车。安艺隔着抄子的脸看着窗外。黄昏的天空下，一座被老极树环绕的白色仓库前也开着几株樱花，紧接着是一大片耕地，其间一座灌溉用的池塘隐隐泛着水光。

“还是大和好……”

安艺全神贯注于车窗外夕阳西下的景观，仿佛回到大和时代的安逸岁月。

接着，他小睡了片刻。醒来时宝塔在暮色苍茫中依稀可见，电车已经进入京都市区。

“你醒了？”抄子在身旁微笑问道。

京都的云层很厚，由于低气压的关系显得有点闷热。安艺在车站前拦了一辆计程车前往东山的高台寺。

“先到旅馆去把行李放下，然后再出去吃晚饭。”

“旅馆里没得吃吗？”

“旅馆很小，如果想在房里吃的话就必须叫外卖。”

“这么小啊！”

“最多只有四个房间吧！”

安艺一直想在花季时带抄子去那家旅馆。

京都市区也有好几家豪华饭店，但是和抄子独处时，

安艺宁可选择隐密性较高的旅馆。

计程车开上高台寺方向的坡道，在祇园南门前右转，然后再爬坡，途中有几家被石阶与树丛环绕的料理店和旅馆，正以为前面已是尽头的时候，却在花丛中发现灯光。

从那尽头通往旅馆的羊肠小径是安艺极为钟情的，记得有一次喝醉了酒，因不忍与盛开的樱花道别，于是在夜风中躺下休息。

“下车。”

离旅馆还有一小段距离，安艺下了车，呼吸入夜后的空气。

“全部都是樱花耶!”抄子手提行李打量四周。

小径前的台地上遍植樱花，两人往旅馆的方向走去。

“这里是圆山公园上面的一部分吗?”抄子说的没错，遥远的山脚下正是圆山公园。这里的地势比京都的街道高出甚多。

“我不知道这种地方还会有旅馆。”

“来投宿的都是一些熟客。”

除了来投宿的人以外，很少人会爬到这里。

“花好像快谢了。”

安艺与抄子并肩掠过花瓣，打开旅馆的大门。大门内有一株山茶树，踏过石径到玄关。乍看之下只像是一般人家，玄关的设计却相当大方，地板也擦得雪亮。

“欢迎，好不容易又见面了。”

出迎的老板娘是典型的京都女人，皮肤白晰、体态丰盈，个性却相当爽朗。

“我一直担心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才来。”

安艺在花季时投宿在这里已有好几次。今年的樱花比往年谢得早，老板娘因此有些担心他们赶不及。

“把你们安排在二楼那个看得到樱花的房间好吗？”

二楼共有四个房间，靠外侧的两个房间看得到樱花，里侧的房间面对的是一个小庭院。上次安艺下榻的是里侧的房间，这次老板娘特地将他安排在外侧。

安艺在老板娘的引导下走上二楼的房间坐下。

“今天一早离开东京，去吉野绕了一圈，所以有点累。”

“吉野的樱花怎么样？”

“上千本那一带好像还不到时候，中千本到下千本就几乎完全盛开了。”

“京都的樱花也比去年提早了四、五天，这几天都开始谢了。”

安艺站在窗边向外看，不时有樱花花瓣飘荡在户外照明下的空中。

“我看你们一定还没有吃饭吧！”

“我们待会儿到和久传先生那儿吃。”

旅馆的老板娘只雇用几名女服务生，因此不附带餐饮服务，虽然多少有些不便，环境却得以保持安宁。

休息片刻之后，安艺与抄子连袂走出旅馆。

由于云层丰厚，入夜后气候仍然颇为温暖。安艺身穿开襟衬衫外罩薄夹克，抄子则在套装内穿着T恤，衣着简单却丝毫不觉寒冷。

“他们都在赏花耶！”

圆山公园的喧闹声越过层层的樱花树传进耳朵。

“回家的时候顺道去看看。”

嘈杂的人群势将折损花朵的美丽。

走下陡峻的坡道左转就是通往祇园神社的路，很多人爬上面对道路的石阶前来参拜。

走过那些以石块建造的旅馆和住宅，在第一个巷口转弯，接下来就是一条仅容单车通过的小路，寂静的路边有一盏以毛玻璃作成的小灯，灯上写着“和久传”三个字。

“到了。”

安艺和抄子并肩走上石阶。

进入以杉木做成的大门，随即映入眼帘的是闪闪发亮的黑色地砖，以及宽广的玄关，而玄关旁的竹儿上放着一个插有樱花的大酒缸。

“好有趣的酒缸哦！”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安艺想起老板娘也曾经问过这个问题。

这酒缸原是宇治地方的茶壶，上面贴了包装纸，人们视为吉祥之物，因而摆在门口，其中一部分已经剥落，更散发古朴的气息。

“欢迎光临。”

两人在欣赏酒缸的当儿，女服务生从里面跑出来。

脱鞋处有两双女用草鞋与一双红色木屐并排着，把玄关衬托得相当热闹，大概是艺妓与舞妓参加了已开宴的酒席。

“今天替你们安排在二楼的房间用餐。”

女服务生带领两人上楼走进里面靠左手边的房间。

“热不热？”

服务生恭谨地和他们寒暄，然后看看窗子。

“有点热，可以把窗子打开一点吗?”

打开半边窗户之后，晚风果然透过窗帘吹了进来。

“这里是茶室吗?”

女服务生离去后抄子打量着四周。

“以前是，现在不是。”

不久，女服务生端着樱花茶走进来，淡淡的咸味中浮着樱花花瓣。

“这正是春宵花月夜。”

安艺在微风吹拂下啜饮花茶。

“和你在一起好恐怖哦!”

“好恐怖?”

“感觉离现实生活好远，分不清到底是梦还是真。”

安艺缓缓地摇摇头，现在根本不需要搞清楚究竟是梦是真，所有的一切说它是真实它就是真实，说它是梦那就是梦。

“不要想了。”

有些事现在安艺已经看开了，抄子却仍然想不通。

女服务生再度出现，料理正式上桌。女服务生先将酒从青竹筒中倒出，由于是刚从酒桶中取出的生酒，依然保留竹桶的香味。

“这样子比较顺口。”

安艺一饮而尽，抄子笑着点点头。抄子的酒量其实不算小，对威士忌虽然有点难以招架，清酒倒是绝对难不倒她。从前她只在安艺劝酒时才喝，最近却颇能享受喝酒的乐趣。

“肚子饿，这样可以先暖暖胃。”

第一道菜炸香鱼上桌时，老板娘出现了。

“欢迎光临，好久没来了吧！”

老板娘以责备的口气说道，又对抄子打招呼。

“感谢您特地远道而来。”

老板娘身穿绿色和服，配深灰色腰带，腰带多处缝有樱花花瓣。

“你还是这么会穿衣服。”

“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夸奖了。”

“这不是夸奖，你看，连腰带都这么讲究。”

“樱花也开始谢了，我看这条腰带也只能穿今天晚上为止罗！”

老板娘浓眉大眼、身材苗条，穿上苔绿色的和服非常出色。

“这位小姐是位和服设计师。”

安艺为抄子做介绍，老板娘点点头。

“那我在您面前谈和服真是班门弄斧了，您常来京都吗?”

“嗯，偶尔来拜访这里的织染业者。”

“那你是专家罗！我该好好地向你讨教才是。”

听着两人的对话，安艺突然想起当初抄子设计的那件浅绿色和服，说来那件和服促成了他们两人的相识，而如今老板娘竟穿着颜色相近的和服出现在眼前，大概唯有巧合可以解释吧！

客套了一阵子老板娘便告退了，屋内一下子又恢复原来的宁静。

“老板娘很漂亮。”

第一次和老板娘见面，抄子好像有点紧张，这会儿总算松了一口气。

"我差她差得太远了。"

"这种事怎么比嘛!"

抄子才三十五岁，虽然职业是和服设计师，却用不着每天都穿和服，因此自然无法拿她和老板娘做比较。

"我向那个老板娘打听过，有件衣服以后我一定要你穿给我看。"

两人独处时抄子似乎较为宽心，眼光中泛着一股撒娇的神态。

"你知道丹后绉绸吧！向老板娘买的话只要三万元，你用它来作长衬衣。

"给谁穿?"

"当然是你穿。"

抄子吃惊地望着安艺。

"最近只要是好一点的丝质内衣开价都在四、五万元左右，而现在一件绢绸的衬衣却只要三万元，不但值得，穿起来也别有风情。"

"可是……"

"只要在睡觉的时候穿就好了。"

听说目前一些艺妓与自己的心上人初结连理时都身穿绫子做的衬衣。

"你很适合。"

"……"

"绢质的衬衣自肩上缓缓滑落的感觉令人心旷神怡。"

安艺笑着说道，抄子却斜瞪了他一眼。

“你脑子里想的都是这种事。”

抄子说话的口气并不是真的发怒，她可能已在不知不觉中被安艺淫靡的个性感染。

安艺一边从竹筒中倒酒出来，一边说道：“这里的料理和装饰都配合季节而改变，但是有一点是固定的，那就是东西的数量都是奇数的。”

“你是指樱花吗?”

“是不是三朵?”

“玄关处酒缸里的樱花，以及茶水里面的樱花花瓣……”抄子歪着头想。

“还有老板娘腰带上的樱花。”

“我刚才都没有注意到。”

“他们认为奇数比较吉利，所以才这么做。”

安艺握住酒杯，抄子立即为他倒酒。

“我们在设计和服时也常为该用奇数还是偶数而伤脑筋。”

“可是一般人不是都讲究左右对称吗？而且我们看到的也以偶数居多。”

“采取偶数的设计我们比较放心，可是有时候又觉得索然无味。”

“奇数的确比较有挑战性，可是连欧洲的建筑在室内与庭园设计下也大都采用左右对称的方式。”

“大概日本的文化是一种奇数的文化吧!”

“奇数虽然有危险性，却更具美感。”

“日本人比较偏爱危险的事物。

“话也不能这么说，可能是他们认为这样比较有变化

吧!”

窗外的竹林摇摇晃晃地发出唏唏嗦嗦的声音。

“有点醉了。”

“我也醉了。”

抄子以两手抚摸面颊，他们两人都空着肚子喝过量的酒。女服务生又陆续端来螃蟹与海扇，他们却吃不下了。

“吉野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黑夜中的吉野似乎已经离安艺太遥远了。

“山和树大概都已经沉沉入睡了吧!”

抄子没有回答，眼光投注在空中的某一定点，仿佛若有所思。安艺看着抄子的脸庞，突然想起她家里的事。几秒钟后安艺捻熄手上的香烟。

“我们走吧!”

安艺的一句话又让抄子回到现实。看看表已经九点多了。

“料理很好吃。”安艺对女服务生说了一句然后站起来。

下了楼走到玄关的时候，老板娘赶了上来。

“要回去了吗? 恕我们招待不周。”

“哪里的话，我们好久没有这么痛快地品尝京都料理的风味了。

“你没有叫车啊? 住的还是原来那家旅馆吧!”

“吃过饭之后最好运动运动，我们散步回去。”

“多谢二位的光临。”

插在酒缸上的樱花在玄关处绽放着，正好和老板娘腰带上的花瓣并排在一起。

“谢谢你美味的料理。”

“请保重，谢谢。”

老板娘清澈的声音在温暖的春夜下听来别具风情。

可能是起风的缘故，云层变淡，月亮隐约可见。

“我们去看一下樱花吧！”

从祇园南门前的坡道往上走，马上就可以回到旅馆，安艺却走向神社后面的公园。走着走着，抄子自然靠近安艺的身边。离开旅馆时公园里尽是喧闹的赏花游客，如今人数明显锐减，灯光下的阴暗处却明显扩大，尽管如此，人群唱歌喧闹的声音仍时而传来。

安艺避开了那些人群，走下眼前的坡道，盛开的垂枝樱花在黑暗中搔首弄姿的景致立即映入眼帘。

“真是太美了……”

“只有这种樱花在夜间反而更出色。”

安艺没有对抄子说他始终认为盛开的垂枝樱花带有一种妖冶与淫荡的气息。

“回去吧！”

当安艺踏开脚步，抄子的影子也随之移动。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朵的垂枝樱花。”

“没有灯光真的比较美。”

“可是如果没有灯光的话不就看不到了？”

“有月光啊！”

“月光的光线够吗？”抄子若有所思地看着天空。

“在朦胧月色下的樱花是最美的。”

两人手挽着手往山坡路方向前进。

“如果真需要照明的话我觉得灯笼最恰当。”

“你是说用火点的灯笼吗？”

"让火与樱花一起燃烧。"

安艺一边说，一边想像黑暗中抄子逐渐发红的容颜。

赏完夜樱回到旅馆时正好十点。

"回来啦！"

老板娘通常在十二点以前都会等候未归的客人。

"我们在公园散了一下步才回来的。"

"是不是起风了？"

"很幸运月亮出来了，我们看到了樱花。"

他们回到二楼的房间，发现棉被已经铺好。由于仍然有点醉，安艺只冲了澡，然后躺着看电视，这时抄子才从澡堂回来。

"是不是还有别人住在这里？"

"大概有吧！就算全部客满也不过四个房间。"

走廊对面也有客房，周遭却一片死寂。

"睡觉吧！"安艺对着洗完澡坐在梳妆台前的抄子说道。

"你先睡好了。"

于是安艺走进寝室扭开床头的座灯，正打算闭上眼睛时，抄子拉开纸门走了进来。

"过来……"安艺说道，抄子却悄悄地关上灯，钻进她自己的被窝。

安艺看着天花板，心想这是他和抄子第二次旅行，距离上次的伊豆山之旅已经两个半月了，今天总算又能和她共度良宵。

"好静哦！"抄子喃喃自语着。

"是风。"

窗帘咯咯嗒嗒地晃动着，此时晚风正缓缓吹过京都的街头吧！

“樱花都谢了……”

安艺感觉有点焦虑，一只手悄悄地伸出被窝。

这种干净的小旅馆处处洋溢着家居的亲切感，即使晚归也随时有茶水和报纸，给人一种回到家的感觉。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隐密性也因而较不够。客房与客房之间只有一扇纸门相隔，一旦投宿的男女想亲热就必须蹑手蹑脚悄悄进行。因此，从爱抚开始他们就尽量自我节制，至少安艺知道自己的动作不得过于激烈。然而当热情达于沸点时，理智就不再发生作用，他们遂在犹豫中尽情地互相燃烧拥抱。

事实上，在这方面安艺比抄子懂得自我控制。高潮来临前抄子拼命闭上眼睛和嘴巴，不停地左右晃着头，但是当达到顶点时她仍然情不自禁地发出呻吟。

回过神后，夜的寂静笼罩了四周。结合之前虽然也是一片寂静，燃烧过后的静谧感却更为深刻。

安艺重新打量四周，将滑出被窝的枕头摆回原处，整理凌乱的被单然后紧紧拥住抄子。

安艺在倦息中抚摸抄子隆起的胸部，突然把嘴唇凑了上去。

抄子慌张地想捂住胸口，安艺却依然用力地吸吮着。

“我要用力……”安艺喃喃自语，脑海里正计划一件不怀好意的事。

如果在抄子的胸口上留下接吻的印记会有什么后果？抄子慌张地企图躲开是不希望安艺得逞，还是只要安艺不

致太过用力就没有关系？到目前为止，安艺从来没有提出这方面的要求。

“可以吗?”安艺把嘴唇贴在抄子的胸口上问道。

安艺深知抄子不会答应，不过他想知道她的反应。

“可以……”

安艺有点怀疑自己的耳朵，这简直有点不可思议。

“没关系，你亲好了。”

抄子这么说反而使安艺有点犹豫，他缓缓抬起头来，发现抄子依然静静地闭着眼睛，似乎有意奉献一切。

抄子本人都已经同意了，安艺似乎没有再次确定的必要，于是将嘴唇缓缓地往下压。

不知道抄子在想什么，她只是一动也不动，安艺的胆子因此逐渐放大，先是力道由弱转强，最后竟然轻轻地用牙齿咬起来。

抄子突然发出低吟。安艺依旧强有力地吸吮，再度用牙齿用力咬，企图留下痕迹，最后才慢慢将嘴唇移开。抄子的肌肤白晰敏感，轻轻搔痒便引起红斑，胸口经过强力的吸吮当然会留下印记。

安艺本想加以确定，室内的光线却过于昏暗，无奈之余只得在黑暗中屏息，而抄子则以双手覆盖胸部，将身体藏匿在棉被里。

寂静再度笼罩四周，安艺紧紧拥住抄子。他真想对抄子说声谢谢，这件事足以证明抄子对自己的爱。安艺一方面为抄子的献身而感激不已，另一方面却又想到了她的家庭。

抄子带着这个印记回家将如何自处呢?

相识之初安艺单方面对抄子抱有好感，抄子则在交往的过程中才慢慢付出感情，这半年来表现得更为积极。眼看着抄子对自己的感情与日剧增，安艺在欣慰之余也有一丝丝忧虑。再这样下去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事实上在工作与感情上，安艺都是一个率性的人，行事完全依照自己的喜恶，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但是他却在抄子胸口上留下吻痕后，突然感到十分惶恐，这样做真的不会怎么样吗？…

反观抄子的态度竟处之泰然。照理说目前该苦恼的应该是抄子才对，但是她并没有哭丧着脸说些“糟了”、“该怎么办”之类的话，一副既不打算逃避也不想隐瞒的样子。

安艺重新体认了抄子外柔内刚的个性，同时内心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就算因此而造成事端也无所谓，在抄子刚毅表现的影响下安艺的胆子也渐渐大了起来。

黎明时安艺做了一个梦。他和抄子迷失在吉野山上，周遭一片漆黑，盛开的花朵却在前方为他们导出一条生路。除了他们之外漆黑的山上没有其他人，他们手牵着手，却又没有手与手紧握的感觉，只是当安艺奔跑时抄子也跟着奔跑。

昏暗中依稀可见抄子身穿白色绢质的长衬衣，风时而吹起她的裙摆。

樱花虽为他们辟开一条生路，路面却崎岖难行，不时被石块和突出的树根绊倒。尽管经常长时间的奔驰却总是无法抵达平地，抄子终于说她太累走不动了。安艺不断鼓励她，细看之下她赤着的脚已经破皮，开始渗出血水，安

艺只好背着她走，她却表示想在这里结束生活。

“我情愿死在樱花树下……”

看着抄子苍白的脸庞，安艺觉得死神已经走向她。安艺安慰她现在赶快逃还来得及，只要再越过一座山就可抵达安全地带，她却摇摇头不肯动。

“我已经不行了。”

抄子的胸口是敞开的，上面留有安艺吸吮过的印记。

你也逃不掉的……”

抄子的话令安艺焦虑万分，他不愿死在这里，两脚却不听使唤难以动弹，绝望之际一阵钟声自远处传来。

低沉的钟声持续不断，把安艺导入一个全然未知的世界。

“怎么了?”

安艺的肩膀被用力摇着，睁开眼发现抄子坐在身旁。

“你做恶梦了?”

安艺点点头，发现梦里的钟声竟是现实的钟声。每次投宿在这家旅馆，安艺总是期待听到钟声，然后在平静中沉沉入睡。

“你还好吧!”

“我做了一个梦。”

安艺极力想摆脱恶梦的阴影，把目光投向窗外。天色几乎全亮了，小鸟在枝头吱吱叫着。

“我被钟声吵醒的，醒来时发现你好像很痛苦的样子……”

安艺点点头，有种劫后余生的茫然。

“你做了什么恶梦?”

“我和你一起去吉野。”

“那不是昨天的事吗?”

“我梦到……”安艺欲言双目，深怕再度陷入那段凄美的恐怖之中。

钟声再度响起，深深震撼安艺的心底深处。他伸手将抄子一把搂住，仿佛是第一次接触这么温暖的人体。安艺放心地闭上眼睛，抄子说道：“我第一次在早上听到钟声。”

安艺点点头，忽然想起昨晚在她胸口留下印记的事。

安艺静静寺躺着，一阵新的钟声又从右手边的窗户传来，这次的声音更低、更幽远。

“这大概是另一家寺庙的钟声吧?”

旅馆附近有好几座寺庙，除了最近的知恩院，远处高台寺和长寺的钟声也听得到，钟声每每在早晨此起彼落地自山麓传来。

“这个地方真是不可思议。”

安艺觉得抄子所用的形容词不甚恰当，在山上听到钟声应该是极其自然的事，而抄子竟然觉得不可思议。在交错的钟声中安艺突然很想看看抄子的胸口。

“让我看看。”安艺指着抄子的胸部说道。

“我想看一下昨天晚上亲过的地方。”

钟声再度传来时，抄子总算答应了。

抄子敞开浴衣的前襟，露出白晰丰盈的乳房，乳头四周有一块形成齿状的印记。

情欲立即在安艺的心底激动，他望着抄子的眼睛，抄子竟然露出了羞涩，这更加深深地刺激了安艺。他将滚烫的嘴唇贴近风吹得有上尽冰凉的乳头，然后张开嘴，轻轻

地噙街它，并开始了吸吮。

“快上来吧。”抄子急促地叫道。

安艺使听活地到了抄子的身上，当他刚刚进入抄子的身体时，抄子使并始了急促的扭动，当安艺深入时，抄子使发出快林漓的呻吟，而当安艺近出时，抄子生怕他跑掉似，用手用力按住安艺的臀部……

高潮在那一瞬间近到了顶点。

之后两人又半睡半醒了两个多小时，再度醒来时已经八点多了。旅馆里似乎有其他旅客投宿，走廊上有人走动的声音。

“还不起来啊？樱花好漂亮哦！”

抄子穿好衣服伫立于窗口，好像在等安艺起床。

安艺在被窝里伸了个懒腰爬起来，窗外的樱花已经开始谢了。

“昨天晚上风还不小呢！”

茅草屋顶和石板上尽是散落的花瓣。

“今天大概是最后一天了。”

安艺为樱花的瞬间凋谢感到不忍，却又觉得完全凋谢反而落得清静。

“棉被就这么摆着不太好吧？”

“待会儿他们会来收拾的。”

女服务生在十分钟后出现，忙于叠被开窗等打扫工作，当安艺喝着女服务生重新泡过的茶时，老板娘又来了。

“早安，睡得还好吧？”

“旅馆的空气好，所以我们睡得很沉。”

安艺回答着，却想再看看抄子胸口的事。

"今天要到那儿玩?"

"绕着山赏赏樱花，然后搭下午的干线回去。"

"花虽然已经开始谢了，可是我想今天还不至于完全凋谢。"

老板娘重新为他们沏茶，随后就告退了。

"鸭川上游有垂枝樱花的行道树，那里大概还是盛开的，人也不会那么多。"

"樱花凋谢时的景色也一样很美啊!"

"樱花凋谢的情景虽美，却一下子就结束了。"

风又吹来了，花瓣自窗外的树枝上一齐飘散。

"如果谢得慢一点就好了……"抄子对花朵的凋零感到有些心疼。

"风又来了。"

安艺并不特别觉得有什么风，花瓣却失去了停留在枝头的气力，其中有三片宛如蝴蝶般自窗外飘进来。"真会飘。"

乘风而来的樱花花瓣柔软细致，花蕊则呈现粉红色泽。

两人吃过早餐在十点钟离开旅馆，直接搭车来到下鸭的植物园，从那里一直到鸭川的河堤边种满了垂枝樱花的行道树。市内的染井吉野已经开始凋谢，这里的垂枝樱花依然盛开。

"为什么那么漂亮的地方来的人却那么少?"

"因为大家都往有名的寺庙和神社跑。"

这里的樱花至少有四、五十株，在一个地方同时种了那么多的垂枝樱花行道树算是相当少的。

"那是海鸥吗?"抄子指着在河边戏水的鸟。

“那是赤味鸥，也叫做川千鸟。先斗町的灯笼就是依照这种鸟的形状而设计的。”

“这里的一切包括山川、河流、樱花都澄澈无比。”

来这里之后才了解山清水明的意境。”

“形状好像小糕点哦！”抄子拿着一朵垂枝樱花。

“垂枝樱花虽然美丽却过于人工化。”

“和山樱比起来是有点俗艳。”

“我再带你到一个地方看樱花。”

安艺坐上等候在桥头的车子，吩咐司机开往松崎。

“下鸭尽头的住宅区那里的樱花很美。”

“你知道的地方真不少。”

车子驶过住宅区，在通往疏水的桥头前停了下来，安艺交代司机稍做等待后便下了车。

“这里的樱花也是染井吉野，可是来赏花的人却不多。”

二人并肩走在石桥上，不满二十公尺宽的疏水两旁所遍植的樱花竟同时散落，花瓣飘在抄子的发梢与肩膀上，令身材娇小的她宛如置身一片花海之中。

“真是太美了……”抄子轻叹了一口气。

安艺从前也看过各式各样的花，却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花瓣同时散落的情景。

“飞雪般的落花……”

这个形容词似乎不尽完全恰当。

河川两岸落花遍地，狭窄的水面上也尽是落花。

“你看，这简直就是花瓣做成的木筏嘛！”

置身花海的抄子仿佛回到童稚的少女时代，一边过桥一边唱着“樱花、樱花”这首童谣。

返回车上时抄子抖落发梢与肩膀上的花瓣，口里直嚷着“可惜”。可能的话，安艺也想带着这身花瓣回家。

“特地来这里，我们沿山看过樱花之后再回去好了。”

已经过了中午，为了争取时间，只好坐在车上观赏沿路风景。

“好久没有看过这么美的樱花，而且连它们凋谢也……”抄子斜靠在椅背上，眼睛有点湿润。

“开八分满和盛开的樱花各有各的特色，但却都比不上凋谢的时候。”

“看了樱花凋谢的景色之后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那种凋谢的方式好像是发了狂一般。”

安艺点点头，想起昨夜的事。这一阵子以来，安艺和自己的行为好像也都慢慢失去控制了。

车子沿着山道而下，来到南禅寺附近的细川别邸与野村别邸，道路上满布了赏花的游客，不少人拿着照相机摄取樱花的美态。

“要不要在这里下车?”

安艺谢绝了计程车司机的好意，吩咐他直接开往新干线的八条口。

“如果有心看樱花的话，还有不少地方可以去，可是所有的樱花都开始凋谢了。”

樱花凋谢时虽然美丽，看多了却有点腻，虽然最初为其凄美景象所深深吸引，不久却感觉虚无缥缈，最后变得意气消沉。

“这么多花看得都有点厌倦了。”

安艺想起了“盛开的花是一种奢侈，凋谢时更极尽奢

侈之能事”的句子，他现在的疲倦大概是这种极尽奢侈之能事后，心情上的疲倦吧！

坐上二点多驶往东京的新干线，安艺想起上次的经验。一个半月前他们从伊豆山打道回东京时，也是抄子坐在靠窗的位子，安艺则坐在她身旁。

发时与现在的情景乍看之下是一样的，事实上却截然不同。从伊豆山回来时安艺一直为抄子烦恼，结束了一天一夜的旅行回到家之后她该如何向她丈夫解释？万一让她丈夫知道事实她又该如何自处？抄子当时的心情也忐忑不安，不断打量四周，深恐被人发现。

现在，抄子却悠然自得地看着窗外，安艺则在一旁抽烟，上次的胆怯与不安完全消失了。一度连袂旅行的事实使他们的胆子变大了。

尽管如此，安艺的不安并未完全消除。他现在所担心的是抄子胸口上的那个印记。

安艺没有忘记出来旅行之前抄子对他的表白。

“这件事我只和你一个人做……”

安艺听了虽然很高兴，当时却有些怀疑，如果她丈夫来个霸王硬上弓，她何来拒绝的能力？直到今天安艺才大致信了抄子的话，有了那道印记，抄子大概就不太方便接受她丈夫的要求了。

安艺不知不觉睡着了，一觉醒来列车已到了静冈，而抄子把头枕在安艺的肩膀上睡得很沉。这趟赏花之旅真的够累人的。

再过不到一个小时列车将抵达东京，眼看着这次二人

之旅就要接近尾声了。

抄子醒了过来，马上打量四周，当她发现自己的头枕在安艺的肩头上时，立刻慌张地坐直身体，把头发拨弄整齐。

“你睡得好熟。”

“对不起!”

抄子有点不好意思，事实上她并不需要道歉。

“你待会儿直接回家?”

“我要先去一下公司。”

“你还有工作?”

“可以在家做，可是资料摆在公司里……”

“……过一阵子我想出来租房子。”隔了一会儿，抄子才接着说道。

“租房子?”

“我希望工作时能安静一点……”

抄子经常把工作带回家中，设计和组合并不是非要在公司里才能进行。

“在家里做不来?”

“也不是，可是家里太小……”

安艺想像着抄子的家。他们夫妻都还年轻，住的公寓想必不太宽敞，丈夫和孩子都在的时候的确可能影响到工作。

“我想找个地方一个人清静清静……”

安艺了解抄子的心情。她在公司里必须和同事碰面，在家里又得和家人朝夕相处，难怪她希望给自己留点喘息的空间。再说，独处是把工作做好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

“你可以来我的公寓。”安艺说道。

“我只会打扰你。”抄子轻轻地笑了笑。

“不会啦。”

“我们在一起的话，两个人一定都没办法做事。”

安艺眺望着日暮的海岸，抄子在旁喃喃自语。

“真想一个人自由自在的。”

安艺始终把抄子视为一个纯粹的女人，事实上她是人妻、也是人母。安艺明知如此，却努力视而不见，抄子也一样，尽量不让安艺看到她为人妻母的一面。

此刻，安艺从她的脸上看到了疲倦，一个身兼三职的女人的疲倦。

相识之初抄子的脸上找不到这两个字，至少在与安艺交往密切之前，她应该是一个极称职的贤妻良母。从这点来看，抄子的疲倦是她爱安艺而造成严重心理负担的证据。

“你有没有中意的房子?”

“我现在才想开始找。”

“你打算在那里工作?”

“我只是想找一个能够独处的地方。”

具有多重角色的抄子希望寻求一个能够让她恢复疲劳的场所。

在公司里她被赋予设计主任的重任，回到家则必须扮演妻子与母亲，而在外面她又与另一个男人陷入热恋。在这些多重角色相互矛盾与冲突中，抄子真的是疲累到了极点，极需彻底休息。

安艺悄悄窥视抄子的胸部。敞领衬衫下隐约可见白色的胸衣，昨夜吻上的印记就在胸衣的笼罩之下。

待会儿她将带着这个印记回家。或许她之所以希望能够找一个让她独处的房子，只是想逃避背叛家庭所造成的自责与压力。

“我陪你一起找房子好了。”安艺说道，他再次感到自己已愈陷愈深。

“你希望租哪一带的房子?”

“介于我家和公司之间的房子比较恰当。”

抄子的公司在日本桥，住家则在驹迈。

“山手线里侧那一带满方便的。”

“可是那里的租金太贵了。”

“你只是要租一个房间的房子嘛！可能的话我来负责租金。”

“谢谢!”抄子轻轻低下头，突然间又改变主意。“让我再考虑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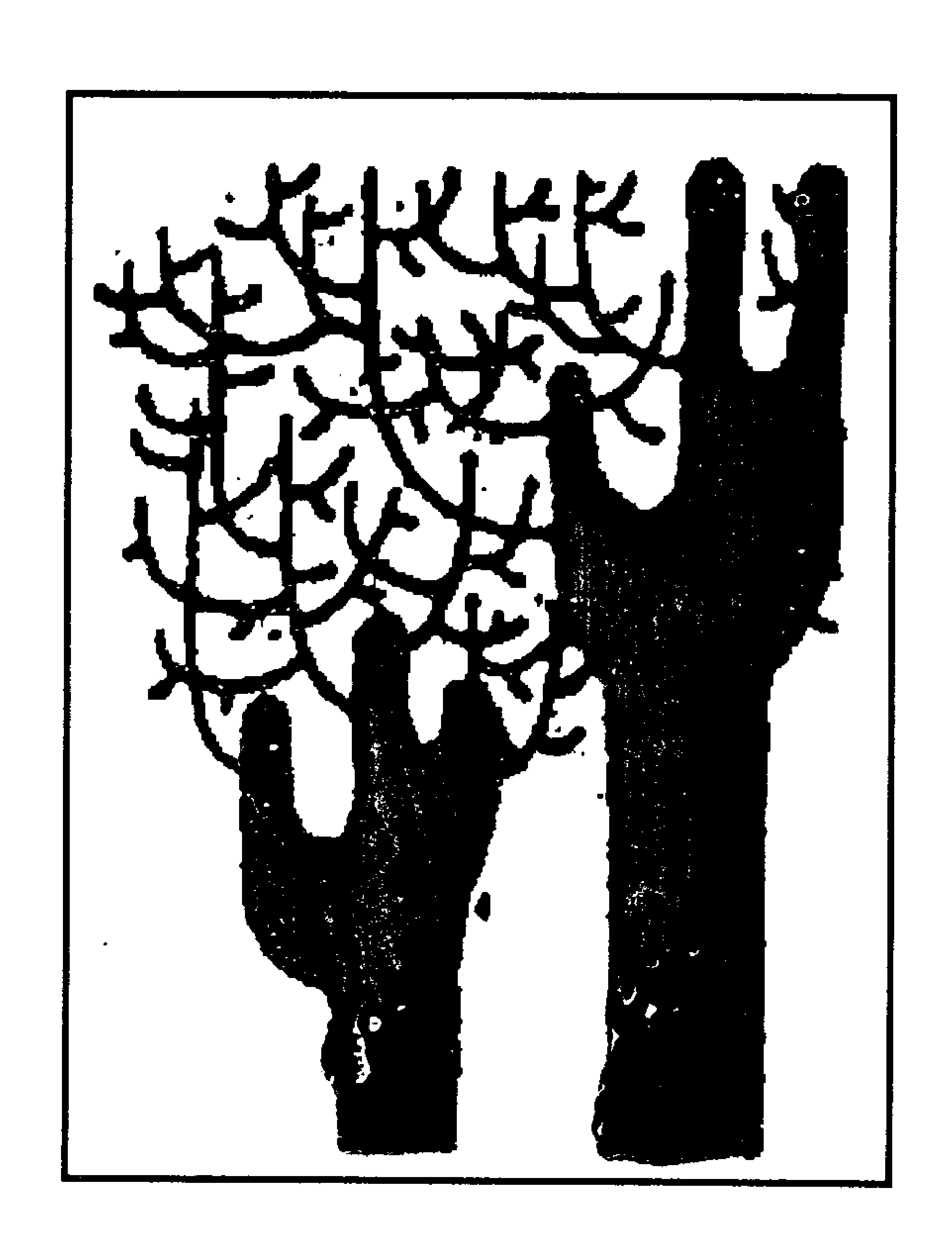
列车已接近新横滨，四周住户的密度逐渐增加，再过十几分钟东京就到了。

安艺打住各种念头，悄悄地握住抄子的手，抄子也马上回握他的手。

安艺感受抄子温柔的手掌，轻轻说道：“好快啊……”

就像从前的任何一次，他们两人的相会仿佛只为了品尝离别的苦涩。

绿 荫



都市里看不到太阳落入地平线彼端的景象，也看不到把海水染红的夕阳余晖，所能看到的只是白天的电灯转变成夜晚的霓虹灯。大自然多采多姿的变化是难以在都市中发现的。

黄昏时分，安艺坐在银座某大厦高处的一家咖啡厅里，隔着大玻璃窗向外眺望街景。六点多了，结束一天辛勤工作的上班族们纷纷踏上归途，那些刚从工作场所解放出来的年轻上班族，个个神采奕奕精神抖擞。

咖啡厅位于酒廊与餐饮业密集的西银座，因此也可以发现不少现在才正要赶去上班的女侍应生混杂其中。安艺很喜欢银座的黄昏，可以欣赏众生百态在眼前交错而过。

眺望之际，安艺发现有人朝自己走来，原来是他的朋友野末兵吾。野末是安艺从事写作前在报社工作的同事，现在已经是该报社的高级主管。学生时代他善于写诗并参与学生运动，锋头很健，如今成为报社内位居要津的生意人，不复当年的风采。他喝醉后声音变得其大无比，论及天下大事，经常破口大骂与其不同见解的人“笨蛋”。尽管嘴里不饶人，个性却相当害羞，甚至相当浪漫，与其高大的身材极不相称。

当年三十出头的安艺立志写作时只有野末一人支持，此后两人一直保持联络，至今交往已三十多年，几乎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

今晚和野末见面是安艺今天早上主动邀约的。

起床后安艺照例在吃过午餐后开始伏案写作，却始终无法集中精神，脑子里尽是抄子的影子，突然间他很想见见野末，于是试着拨电话，野末也刚好晚上有空，所以两

人就约在银座碰面。

安艺特地把野末约出来倒不是真正有什么事，只是两人将近一个月不见，打算一起痛饮一番。安艺是在想念抄子的当儿突然兴起和野末见面的念头，或许潜意识里他是希望和野末谈谈他和抄子之间的事。

抄子的事安艺只告诉过野末，去年年底他们三个人曾在一起吃过饭，饭后野末仅仅表示“看起来人还不错……”

那次之后安艺和野末之间就没有再谈过抄子的事。

野末的个性从不强人所难，别人不愿谈的事他绝不追根究底，安艺自然也就提不起主动的心情。可是今晚不知道为什么，安艺有种一吐为快的冲动。

野末比约定的六点半晚了十分钟才到。

“让你久等了，对不起。”

“哪里，看看黄昏的银座满有趣的。”

如果野末没来，可能安艺还在兴致勃勃地眺望街景呢！

“我们走吧！”

在收银处结过帐走到街上，四周已经暗了下来。

“去哪里？还没吃饭吧！”

“还是日本料理？”

商量的结果他们选择一家面对巷弄的小料理店，他们曾经一起去过那里。

料理店的柜台可供十人坐，里侧刚好还在两个空位。坐定后大师傅立即前来攀谈。

“好久不见了。”

“是啊。”

一星期前安艺和抄子来过这里。

“我是指好久没有看到你和野末先生一起来了。”大师傅对安艺使了个眼色，嗤嗤地笑道。

“把酒温一下。”

天气已经暖和起来，安艺却仍不喜欢喝冷酒。

“今天的鲷鱼和鲽鱼都很新鲜。”

安艺想了想，除了鲽鱼生鱼片之外，又点了烤文蛤和炖花鲫鱼，野末则点了同样的生鱼片和泥鳅鱼锅。

“大师傅说好久不见，那我们就为好久不见来干一杯。”

野末找了一个不成理由的理由做为干杯的借口，接着又突然问道：

“今天就你一个人?”

“当然，怎么了?”

“没什么，我以为你们一定两个人来。”

抄子今晚将在公司加班到九点多，待会儿安艺要打电话给她。

“味道真好。”

第一杯酒照例是暖胃的。

安艺和野末在年轻的时候都嗜酒如命，尤其是二十几岁那一阵子，经常从傍晚畅饮到第二天早晨，那时候喝酒是仗着年轻有本钱，只知道拼命牛饮，酒的味道好坏与否似乎是次要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逐渐了解正确的品酒方法应该将酒含在嘴里，然后慢慢喝下去。这种方式增加了酒精停留在口中的时间，因此比较容易醉，但是他们两人现在都是以这种方式喝酒。

喝酒之际他们的话题从政治、社会以至经济，无所不谈，尤其是野末任职于报社，内幕消息相当灵通。

这些话题告一段落之后便是同事们的消息，与安艺同期进入报社的同事中，包括野末在内只有少数几人仍在报社工作。酒酣耳热之际，上述话题全部结束，野末若无其事地问道："你那一位怎么样了?"

野末总是以"那一位"来称呼抄子。

"还不是一样。"

"那就是很好罗!"

安艺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重新为野末和自己倒酒。

"前一阵子一起去了趟吉野。"

"花季的时候去的?"

"好久没有看过那么美的樱花。"

"真会享受……"

野末的口吻略带揶揄的味道，安艺轻轻地摇摇头。

"也不是真正去享受的。"

"可是对你来说却是个难得的机会。"

"为什么?"

"从前你再喜欢一个女人都不会动真情，可是你这次不一样。"

所谓旁观者清，也许真被野末讲对了。提到过去安艺便满怀歉疚，尽管野末并不是全盘了解，那些浪荡的事迹却是事实。和过去那些风流韵事相比，这一次安艺对抄子的态度的确认真多了。

"她的确是个好女人。"野末将酒杯接着安艺倒出的酒，说道："我知道你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就爱上她了。"

安艺不知如何回答，默默地为自己倒酒。

"你喜欢的女人都不怎么漂亮。"

“喂……”

“可是好像很聪明，又很好色。”

安艺很担心被旁边的人听到，野末却依然大发高论。

“大概那方面的工夫不错哦？”

这是野末典型的双关语，一针见血。

“我想这是你的最后一次。”

“也不见得……”

“可是我觉得。”野末似乎看透了一切。“那你打算怎么办？”

关于这件事安艺倒想听听野末的意见。

“我想了很久……”

“你难道打算和她住在一起？”

安艺沉默无语，于是野末叹了一口气。

“我看你陷得很深。”

“可是她结过婚，又有孩子。”

结过婚倒还无所谓，孩子却是个沉重的包袱。

“无论如何，你总不能只叫她一个人逃出来吧！”

安艺曾经考虑过和抄子住在一起，他也知道那不过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可是这几个月以来这个念头却急速地膨胀，经过了伊豆山和京都两次旅行，他觉得梦想似乎有实现的契机。

“那么你家的事又该如何摆平？”野末手持酒杯突然向道。

“你太太知道她的事吗？”

“她不太清楚实际状况，可是大概知道我在外面有人。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吗？”

“也不能说没问题，只是我们现在形同分居，所以……”

安艺一个人住在公寓里是认识抄子之前的事。

“她的小孩现在几岁?”

野末的问题过于唐突，安艺不知该如何回答。

“她说四岁。”

“还小嘛!”

“她一直在工作，所以生孩子生得比较迟。”

“你不是很讨厌孩子吗?”

“也不是讨厌啦！只是对这个年龄的孩子比较特别一点。”

“可是你希望最好不要住在一起，对不对?”

“这倒是……”

抄子说要租房子的时候曾表示想找一个能够独处的地方，言下之意并不准备把孩子带出来。

“我想让她自由一点。”安艺说道。

“这不像是你说的话。”野末忍不住笑了。

“哪里不像?”

“从前的花花公子已经改头换面了!”

新叫的烧酒送上桌后，安艺打算再为野末倒酒，野末地却用手制止。

“不要客气，想喝的时候我自己会倒。”

听野末这么说，安艺只好为自己倒酒，这时野末又开口说道：

“你选来选去偏偏选到一个这么麻烦的对象。”

安艺默默地吃着花鲫鱼。

“难道不是吗？对方不但结了婚，甚至还有孩子。”

野末说的没错，但是事到如今再讲这些只是徒增困扰。

“你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打算玩玩，是不是？”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安艺也无法否认自己当时的确抱着这种心态。

“结果却在不知不觉中认起真来。”

野末接着又以叮咛的口吻说道：“如果你们交往能够把尺度拿捏好就好了。”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就算是你也很难做到。”

“就算难我也会努力去做，因为我们可是上班族。”

野末以前也和一个女人交往过，不过，五、六年前就分手了。

“你做的是自由业，所以无所谓，我们上班族如果做出这种事情来，搞不好会被炒鱿鱼呢！”

“你也未免太小心了吧！”

“这不是我太小心，公司这个组织就是这样的嘛！”

野末的神情有些落寞，安艺赶快改变话题。

“再去喝一杯吧！”

“我无所谓，她那边呢？”

“我九点打电话给她。”

安艺看看手表，才八点半。两人走出科理店，来到新桥附近某家位于大厦五楼的酒廊。

最近，来往于银座高级酒廊的客人很多都是素养欠佳的暴发户，这家酒廊的客人素质却不错，女服务生也不做华丽庸俗的打扮，气氛相当宁谧。正因为此，酒廊内经常高朋满座，晚一点可还会找不到位子。

安艺他们在九点以前到，左手边靠内侧的位子还是空的。两人坐在那里正打算开始喝酒时，妈妈桑出现了。她和以前一样蓄着短发，身穿灰色丝质套装以及白色衬衫。

安艺觉得这位妈妈桑很顺眼，虽然长年在这种场所打转，却一点也不像在银座讨生活的女人。

“今天两人在一起是不是有什么节目？”

妈妈桑问道，野末有点迫不及待地点点头。

“我是被这家伙叫出来的，听他说了一大堆。”

“喂……”

安艺加以制止，野末却依然继续说：“我们这位花花公子这回总算认真了。”

“我知道了，你是指那位和服设计师？”

妈妈桑语毕，野末立即回过头吃惊地看着安艺。

“什么？你带她来这里？”

去年年底某天，安艺参加几个熟识的杂志编辑所举办的忘年会，之后他曾带抄子来过这里。

“她很漂亮，所以我到现在还记得。”

安艺只好保持沉默，捻熄香烟喝酒，一副听而不闻的样子。

妈妈桑离开后，安艺马上站起来走到入口附近的公共电话旁，打电话给抄子。已经超过约定的九点钟，抄子依然马上拿起电话。

“我现在在银座，要不要碰面？”

“我今天提早结束工作，一直在等你的电话，你在哪里？”

安艺说出酒廊的名字，抄子马上就想起来了。

“妈妈桑很漂亮的那家酒廊啊?”

“妈妈桑也说你很漂亮。”

“我连妈妈桑的脚丫子都比不上呢!”抄子说道，接着又问:“你不是一个人吧!”

“我和野末在一起，待会儿你想做什么?”

“做什么?”

“你有时间吗?”

“我没事，没关系。”

想不到抄子回答得相当干脆。

“这么说，你要过来?”

“可是，这样对野末先生会不会不好意思?”

“他的事你不要放在心上。想不想来银座?”

“我去的话真的没关系吗?”

“我们刚到，就在这里等你。”

安艺把酒廊的电话号码告诉抄子，然后回到座位上，正在和女孩子讲话的野末马上抬起头来。

“怎么了? 她回家了?”

“没有……”

安艺坐直身体，喝了一口酒才说道:“我把她叫来这里应该没关系吧!”

“当然没关系，如果嫌我碍事的话我可以先回家。”

“你干嘛这么说嘛! 她刚做完事，还有一点时间。”

“那还是叫她来比较好，她一来我就不会那么受欢迎了。”野末兴致勃勃地胡说八道。

三十分钟后，抄子出现在酒廊里，她很久没有在晚上来银座，于是途中迷了一小段路。

在女服务生的带领下她在安艺身边坐下，然后马上和野末打招呼。

“在你们酒兴正好的时候打扰你们，真是对不起！”

“哪里，两个男人一起喝酒才没意思呢！你变得更漂亮了，不，应该说气色好多了。”

稍早前野末还在劝安艺应该把尺寸拿捏好，一旦和抄子面对面，口气却又好得很。

女服务生问抄子想喝什么，抄子点了清酒。

“这里的小姐还是这么漂亮。”

“漂亮有什么用，还不是只能跟她们说说话而已。”

野末叹了一口气，抄子笑着点点头。

“可是这样不是很快乐吗？”

“才不呢！这里是安艺的休息室，我不过是侍候他的人。”

“你们男人不是都一样吗？”

聆听他们两人的对话，安艺觉得抄子成熟了。以前只要安艺和女服务生说话的态度稍微亲热一点，她的脸色马上就沉下来，而现在却能和她们打成一片，亲切交谈。

“来，我们再干杯。”酒送上来时野末举起酒杯。

野末虽然嘴下不留情，却也见好就收，而安艺倒是有点担心时间，十点多的时候他悄悄问抄子。

“不会太晚吗？”

“没关系。”抄子看了一下手表，摇摇头。

抄子本人说没关系，安艺就不再担心，而且野末的兴致也满高的。喝着喝着，野末突然提议：

“我们再到另一家，这次我请客。”

安艺偷看了抄子一眼，野末立刻用手制止。

“没关系，没关系啦！你也一起去嘛！你回家的话这个男人就会坐立不安。”

抄子本想拒绝，最后只是笑一笑，什么话也没说。

“那我们走吧！”野末站起身来。

“离这里很近，马上就到了。”

一下电梯后，野末走在前面带路。

“真的可以吗？”安艺一边走一边问抄子。

“我现在走不是对野末先生很难交代吗？”

“不要管他，你先回去没关系。”

“你不回去吗？”

“留他一个人不行。”

“那么我还要跟你在一起。”

野末带他们来到一家酒吧，和刚才那家酒廊在同一条街上，位于某大厦的二楼。一进门就听一嘈杂的歌声，安艺马上知道这里附有卡拉 OK。

这里比刚才的酒廊大众化，年轻的客人也因而较多。

“我看你好像不太喜欢这里，稍微忍耐一下吧！”

野末明知安艺视卡拉 OK 为畏途，现在却硬是把他带来这种地方，可见他自己非常想唱歌。

重新叫过酒后，野末迫不及待地上台演唱。可能是年龄的关系，他唱的以老歌居多，但是嗓音却相当不错。一曲终了，在座的年轻女孩个个鼓掌叫好，于是野末又兴致勃勃地唱了另外一首歌，最后才有些腼腆地回到座位上。

“你唱得真好，歌声真是太棒了。”

抄子的赞赏令野末乐不可支，转而不断耸恿抄子上台。

刚认识不久时，安艺曾听过抄子唱歌，她在钢琴酒吧内唱过一首“送你一株勿忘我”。歌声并不算好，但是青涩的嗓音中有股抄子特有的风味。

如今抄子成熟了不少，她选择的歌曲“我人在冬天”就略带沧桑感。

紧接着在野末的劝说下，抄子和他合唱了一首“银座恋爱物语”。他们两人不时四目相对，野末甚至用手搂住抄子的肩膀。抄子虽然不好意思地把脸别过去，表情却相当开心。看着他们两人唱歌作乐，安艺遂拜托妈妈桑帮忙叫车。可能是不会唱歌的缘故，安艺感到有些坐立不安。

他们两人接连唱了好几首歌，等到麦克风好不容易转交到其他客人手中时，服务生走来通知安艺车子来了。安艺点点头，喝了一口酒，然后对野末说道：

“我们先失陪了。”

“什么？要回去了？”野末似乎有点吃惊。

“已经很晚了，她不回去不行了。”

“那么我也走好了。”

“车子来了，我们就先走好了，你再待一会儿吧！”

留下满脸遗憾的野末，安艺与抄子一同走出酒吧。

十一点多，银座的街上充斥着等待客人的计程车，安艺好不容易从中找出自己叫的车。

“要不要去原宿？”

“好！”抄子考虑了一下，看着灯火通明的街道点点头。

安艺吩咐司机开往原宿，然后把背斜靠在椅子上。

“那个男人唱起歌来就没完没了，如果再待下去可能会搞得很晚。”

“可是我很开心。”

抄子好像有点醉，她把脸贴在窗户边，想借风把脸吹凉。

“很晚了。”

如果先去原宿再回驹迈，抄子最快也要十二点多才能到家。这么晚回家真的没关系吗？安艺十分担心，抄子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黑暗中安艺再度窥视抄子的脸庞。

“你和野末唱歌的时候默契相当好。”安艺相当惊讶自己竟然感到有点嫉妒。“看起来好像一对情侣。”

“我怎么会变成野末先生的爱人？”

“我是说乍看之下很像。”

“你想的事真奇怪。”抄子轻轻地笑了笑。

“以后跟他唱歌不要那么亲热。”

安艺责备抄子，同时感到自己慢慢地兴奋了起来。

计程车在十点半抵达原宿的公寓。穿过寂静的公寓大厅，搭乘电梯来到十楼，打开房间掩上门把门锁上，安艺立刻一把抱住抄子，把她引进寝室，他们都知道时间紧迫，因此马上就开始脱衣服。两人的模样仿佛是失去理性的动物。

迫不及待地脱掉衣服后，两人便在黑暗中紧紧拥抱在一起。

“感觉怎么样？”在进入抄子的身体后，安艺问。

“很好。只是你再往前一些就更好了。”抄子说，安艺立即明白抄子说的往前一点就是阴道深处与子宫相连的地方。安艺便用尽全力往抄子的那个部往撞去。

抄子欢快的呻吟明显地加大了，而加大了的那种有些淫荡的呻吟更激发了安艺的欲望。安艺突然从抄子的身上松脱了开来，并一把将抄子从被窝里拖了出来。

“你要干什么？”她急促地问道，目光中是完全的不解。

安艺没有说话，而是将抄子拉到床沿，自己跳下床去，然后他突然掀起了抄子的两腿，立即抄子的阴部一览无余地呈现在安艺的眼前，借着昏暗的灯光，安艺看到抄子的阴道口水汪汪的，安艺禁不住情欲大发，他的屁股一沉，便将自己的阴茎用力送入了抄子的阴道中。他站在床沿用力地冲撞着，由于抬高了抄子的臀部，抄子感至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欢快，她大声地呻吟着，狂乱地叫着：“用力，多用一点力，算我求你了……”

通常在办完事之后他们都会小睡片刻，可是今天时间已经晚了，抄子必须回家。

安艺本来想问抄子“怎么办”，却欲言又止。什么时候回家应该由抄子决定，自己不需要担心。安艺这么告诉自己，后来竟不知不觉睡着了。

醒来时安艺身上仍然盖着棉被，抄子却已不在身边。

“喂，喂……”

安艺试着呼唤却没有回音，看样子抄子在他熟睡之际回家了。

安艺慌张地爬起来穿上睡衣，走到隔壁的房间。客厅的灯是亮着的，沙发椅和桌上的东西也已经收拾整齐，与客厅相连的厨房也没有使用过的迹象。安艺又跑到门口，玄关处只剩下安艺一个人的鞋整齐排列着，应该是抄子把它放好的。

安艺重新回到寝室看看时钟，午夜两点了，难怪抄子先走了。

安艺心头涌着一种被遗弃的感觉。她毕竟还是要回家的，无论两人的恋情如何炽烈，她依然无法弃家庭于不顾。安艺在抄子留下的余温中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突然间床头的电话响了起来。

聆听夜半的电话铃声，安艺还以为是家里的人打来的。

是不是家中发生了什么事？还是家里有人生病？半个月前病重的岳父去世的消息传来时，他幸好在家而能马上获得通知，但是多半的时间安艺却不在家，因此他经常提心吊胆深怕接到家人打来的电话。

“喂……”安艺从床上伸手拿起听筒。

他故意装出刚睡醒的声音，谁知听筒那端传来的竟是抄子的声音。

“你醒了？”

“你在哪里？”安艺重新握住听筒并把身体坐直。

“在家啊！很抱歉没有跟你说一声就跑回来了。”

抄子的声音在深夜里显得有些含混不清。

“我出来后才想到门没锁……”

这么说，安艺待会儿必须到门口看看。

“没关系啦！”

“那就好，我以为你已经睡了。”

“现在就你一个人？”

“是啊！我在另一个房间打的。”抄子隔了一会儿又说道：“我可能会离开这个家。”

“怎么了？”

“没什么，只是……”

抄子又隔了一会儿，这回把声音压得更低。“我改天再好好告诉你。”

“……”

“你要睡了吧?”

“你呢?”

“我不睡不行啊!”

抄子又说了一句“晚安”，随后就挂断电话。

安艺放下听筒慢慢躺回床上，直挺挺地看着天花板，反复思索抄子所说的话。

深夜两点多打电话来已是大胆，明知丈夫就在隔壁房间，她却进一步表示“我可能会离开这个家”。她这种大胆的表现与其深夜一点多匆匆忙忙赶回家的行为是多么矛盾啊！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抄子呢？安艺又想起抄子的最后的一句话。

“我不睡不行啊!”

听到这句话的那一瞬间，安艺心头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苦涩。看起来电话后她就回到丈夫的身边躺下睡觉，或是孩子睡在他们中间，再不然就是和孩子睡在另一个房里。

无论如何，抄子都必须尽早休息，明天再赶到公司上班。“我不睡不行啊!”这句话，无异是柔弱的抄子自内心发出的悲鸣。

安艺心乱如麻辗转难眠，最后决定打电话给野末。

刚刚把他一个人留在酒吧，现在应该回家了，可是他很久没有这么痛快唱歌、喝酒，也许已经睡了。安艺没有抱太大的希望，铃声响起时野末却立刻拿起电话。

“是我，你还没睡啊?”安艺惊讶地问道。

我后来又跟妈妈桑到另一家喝，半小时前才回到家。”

“很累了吧?”

“太痛快了。你呢?她回家了吗?”

“当然回家了……”

“我看你陷得满深的，我和她一起唱歌时你那种表情就说明了一切。”

野末的观察力的确相当敏锐。

“我看你是离不开她的，她好像也很认真……”

野末这句话令安艺想一吐为快。

“她刚刚打电话来说可能会离家出走。”

“这么晚打电话给你?”

“好像是在家打的。”

野末干咳了一声。

“离开家之后想搬到你那儿?”

“她倒没有这么说，可能她家发生了什么事。”

“说的也是，她是人家的老婆又拖了个孩子，却喝酒喝到这么晚才回家，如果我是她丈夫，绝不会善罢干休的。”

安艺闭上双眼，仿佛挨骂的是自己。

“你打算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难道不打算就此罢手吗?”

野末问得如此直接，令安艺无言以对。

也许现在正是分手的最好时机，可是安艺却不想这么做，他已经陷入难以自拔的地步。

“我做不到……”

野末的忠告反而使安艺的心情更加笃定。

"我知道这样做不对，可是我是认真的。"

"既然如此，我就无话可说了。"

"……"

"可是你要想想看你是不是太自不量力了。"

"自不量力?"

"你和她在一起的条件太坏了，照现在的情况来看将来你们很难在一起，可是你一点也不怕难，好像还乐此不疲的样子。"

安艺没有回答，只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男女在一起，阻力如果愈大，他们的感情就愈炽热。"

"我不想离开她。"

"你这么喜欢她的话我也没办法，可是我想你很清楚，再这样下去会造成什么后果。"

安艺点点头，他的确能预测这样下去会有什么结果。

表面上看起来，只要抄子离开家庭，安艺也和妻子彻底划清界线，他们两人就能手携手迈向新生活。事实上未来面对他们的将是重重的难关。

撇开安艺这方面的问题暂且不谈，抄子为了离开家庭势必得和丈夫摊牌，届时可能安艺需要与其面对面解决问题。一旦她丈夫答应放手，孩子又该怎么办？再说，安艺的问题也并不简单。他和妻子虽然形同分居，他妻子也不见得会爽快地同意离婚。

他们双方的难题都有待克服，安艺实在没有信心彼此能够安然地超越障碍。

"喂……"

野末的声音从听筒那端传了过来。安艺却一直沉默不说话，他好像有点不耐烦了。

“你去休息好了！”

安艺手持听筒低下头来。

“总之你还是慎重考虑一下比较好。”

急于提出结论的确会把事情搞得更为复杂。

“不要太冲动。”

“我知道，这么晚打电话给你，真不好意思。”

“我挂了哦！”

安艺放下电话后感觉轻松许多，长久以来积压在心中的秘密终于找到宣泄的机会。问题是野末不但无法接受安艺的选择，甚至还有些惊讶。然而事到如今不论野末怎么说，安艺都不打算听从他的意见。

安艺多么希望能够排除传统道德礼教的束缚，忠于自己的意愿活下去。然而现实生活中却有那么多难题横梗在眼前。

安艺和抄子持续交往将造成情势的恶化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可能导致两人同时身受重创的悲惨结局。即使两人得以幸运地排除万难相守在一起，此举却无可避免地将伤害周遭的许多人。

安艺愈想愈觉得恐怖，仿佛自己即将坠入十八层地狱的深渊。他知道自己罪有应得，但因此受到波及的抄子却是无辜的。如果没有认识安艺，她应该还是一个贤淑的妻子与母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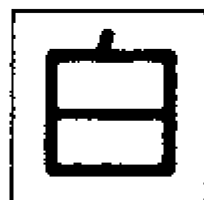
如今，即使抄子想回头可能也为时已晚了。她不但在外与其他男人交往，甚至打算放弃丈夫以至于整个家庭。

贤淑的抄子为什么会做出如此大胆的选择？无疑的，是因为爱。其中包括心灵与肉体的密切结合。他们就像偷尝禁果并食髓知味的亚当与夏娃。

“大概是吧……”安艺在黑暗中喃喃自语。

野末之所以在恳谈后仍无法了解安艺的心情，就是因为他不曾偷吃禁果。

偷尝禁果的人一旦食髓知味，势将如中了毒瘾一般难以拒绝诱惑。安艺与抄子两人现在正迷失在美味的诱惑中拼命挣扎。


白

夜

为了逃出梅雨期连绵不断的阴郁与潮湿，安艺才决定在六月中旬前往北海道。

今年不知道为什么从五月底开始雨下得特别多，安艺本来想再过两天就会放晴谁知道不知不觉中梅雨季节又来了。因此直到六月中旬，感觉上好像已经下了一个月的梅雨。

安艺本来就知道北海道没有梅雨季，在看过电视台气象报告的天气图后更加确定这一点。东京一旦进入梅雨季，北海道上空经常有高气压出现，安艺看到这个说明，突然间真想立刻插翅飞到北海道。到了那里就可以看到令人心旷神怡的晴朗天空了。

安艺立刻把这件事告诉抄子。

特地大老远搭飞机去北海道，安艺希望最好能停留两、三个晚上，如果只逗留一个晚上的话实在有点意犹未尽。

"我在离札幌约一个小时车程的地方有幢别墅，如果能和你在那里住几天该多好。"

别墅位于海附近的一座山岗上，四周是石狩河流域开发的农耕地，站在山岗上越过平原可见看到札幌的街景。

"说是别墅，事实上只是间小屋。"

从前安艺都是在七、八月盛暑之际去渡假，这次还是第一次六月去。

"在那里不会有任何人来打扰我们。"

安艺想像他和抄子两人在小屋内过着清静的日子。

"如果你可以去就把时间安排一下。"

安艺的工作时间不受限制，只要有稿纸和文具用品就能够立即动手，抄子却是个上班族，而且又有家庭。

"你再让我考虑一下。"

抄子在两天之后告诉安艺，如果行程安排在六月中旬的那周，她就可以成行。

"是不是三天两夜？四天三夜可能太勉强了吧？"

"可是，我想四天三夜比较恰当吧？"抄子反问安艺。

"当然，四天三夜在时间上比较充裕。"

"那就这么决定了。"

"没关系吗？"

"你不要担心啦！"

安艺。当初约抄子时本以为不太可能，就算抄子答应顶多也只能停留一个晚上，出乎意料地抄子不但爽快接受，而且还叫安艺不要担心。

事情就是这么奇妙，当抄子畏首畏尾时安艺的态度就十分强硬，一旦抄子的行为大胆一点，安艺又变得相当软弱。他们之间就是依照这种模式交往到今天，可是这次安艺真的惊讶极了。安艺决定不再想抄子家里的事，抄子既然说没关系大概就没关系吧！如果事迹不幸败露，那也是将来的事。

六月中旬的那个星期四，安艺在成田机场等抄子。他们预定搭乘下午四点的班机前往北海道，在那里住三个晚上，星期日傍晚再搭飞机回东京。

当然，抄子把她的时间表也安排好了。可是，直到在机场等候的时候，安艺仍然半信半疑。

抄子准时出现，为了应付四天的旅行，她肩膀上背了一个大袋子。

"没关系吧！"安艺问道。

"我不是来了吗?"抄子笑着回答。

抄子很难得地身穿牛仔裤，还把衬衫的袖子卷起来。

当天东京仍然从早上就阴雨不断，抵达千岁时天气却晴朗无比，虽然气温只有十六度，微风拂面令人神清气爽。仅仅一个半小时的飞行就把安艺他们送到截然不同的世界。

每次安艺来北海道总认为这里不是日本。气候风土自不待言，植物、建筑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都大异其趣，感觉上比较像德国、荷兰等欧洲国家。总而言之，这里离东京很远，来到这里等于摆脱东京的阴雨，心情也轻松多了。

"先租车吧!"

两人一同走向设于机场的租用汽车营业处。

安艺取得驾照已有三十多年历史，对开车他相当有自信，只是这十年来他开车的次数锐减，一方面是因为经常喝酒、熬夜工作容易导致车祸，而且东京的车子太多，令他厌烦。

但是，别墅在山上，四周都是高尔夫球场，离车站又相当远，外出或购物若没有车就非常不方便。安艺租了一辆自动排档的小轿车，他让抄子坐在副驾驶座上。

"没问题吧?"

"一切包在我身上。"安艺在看过地图之后发动引擎。"顺利的话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虽然已经六点多了，阳光仍旧非常明亮，只有前方的山头染上一点红晕。

"好大的天空啊!"

正如抄子所说，抬起头便是一望无际的晴空。

“喂，别墅里大概什么都没有吧！”车子发动后抄子突然想到：“要不要去买点吃的？”

安艺本来打算在途中找个地方吃晚饭，被抄子这么一说，在小屋里自己作饭吃似乎也满有意思的。

才过了四、五分钟，车子就快开到街道的尽头，如果要买菜的话在这附近先买好比较妥当。安艺在十字路口前的超级市场门口停下车来。

“我想多买一点放着比较好。”

“那里也有商店，我们先把今天和明天的买好就可以了。”

每次到超级市场，安艺总是有些忐忑不安，好像自己走错了地方，尤其今天又是和抄子在一起，他很担心别人把他们看成不协调的一对，谁知道年轻的店员们对他们根本没兴趣。

“米和味噌都没有吧？”抄子双手提着菜篮打量四周。

“最后一次来是去年八月的事，冰箱里大概就只剩下啤酒了。”

“到了之后再煮饭很麻烦，我看今晚我们吃饭团好不好？”

抄子在陈列便当的角落停下脚步。

“要买多少比较恰当？”抄子一边说一边将火腿、香肠放下篮里。

“你喜欢吃什么？”

“毛豆和豆腐都可以。”

“酱油和其他调味料还有没有？”

“应该还有，酱油还是再买一瓶好了。”

安艺挑了毛豆，抄子则把豆腐放入篮中。

“酒呢?”

“威士忌还有，但还是清酒好。”

“由你选。”

“啤酒半打，清酒就这些好了。”安艺提着啤酒罐头和清酒走到收银台。

“这些应该够了吧!”正在检查篮子的抄子宛如一个快乐的家庭主妇。

他们买足食物，再度发动汽车往前走。汽车从千岁驶向江别，横渡石狩河之后再开往当别。道路宽广依旧，车子的流量却很小，道路两旁的麦田一望无际。夕阳西下，晚风拂面，麦田也如同海浪翻腾。

“看到这种景色真不敢相信同在日本的东京竟然正下着梅雨。”

“因为这里不是外国。”

“屋子的形状和屋顶都完全不同。”

“你以前也来过北海道吧!”

“来过两次，不过都只到札幌和函馆，我还是第一次像这样坐车浏览乡下的风光。”

“你吃吗?”抄子剥了一片刚才买的口香糖给安艺。

安艺点点头，抄子马上将口香糖塞进安艺的嘴里。

附近的人家很少，偶尔有车擦身而过，不需要担心被人发现。

“天色就快全暗了。”

离开机场时位于平原前方的山峦如今消失在后头，取而代之的是森林尽头被染红的天空。天色没有完全暗下来，

因此安艺并未打开车灯。

“到底是昼长夜短。”

傍晚七点，却离真正天黑还有一段时间。

“别墅里锅、碗什么都有吧！”

“当然，而且还有澡盆、三温暖浴，足以应付日常生活。”

“可是已经一年没用了，不会很脏吗？”

“我事先托管理员打扫过了，没问题。”

交谈之际，安艺还以为自己正和抄子一起朝回家的方向前进。来到这里，东京就像是遥远的异国。太阳在北方仿佛不会下山。

“都已经七点半了，天色还是亮的。”

“因为北海道的位置在北方，大概还要再过二、三十分钟。”

“路边没有路灯耶！”抄子突然说道，好像发现什么大事似的。

“有车灯就够了，我们在都市里看了太多有灯光的地方。”

安艺配合道路将车身向左做大转弯，进入江别市区，再往前开两、三分钟就看到石狩河了。石狩河是从东到西横贯北海道的大河，发源于大雪山，全长两百五十公里，在注入石狩湾之前河面变得很宽。

“好恐怖哦！”

四周没有照明，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只有河面闪闪发光。

过桥之后抄子总算安下心来，把手放在安艺的膝盖上。

道路两旁又是一大片旱田，但现在已看不清田里的农作物。将近八点了，平原终于夜幕低垂了。

“月亮出来了。”

安艺朝抄子所指的方向望去，但见下弦月高挂天际。

“虽然时值六月上旬，夜风依然寒冷，但气象报告说明天仍然是晴天。

不久他们又过了一座桥，桥下的河水可能是灌溉用的，桥身很短。过了桥抄子立刻问道：“这是什么？”

安艺朝旁边一看，道路旁有一排五、主公尺高的篱笆，好像是白铁皮板围起来的。

“那是防强风和暴风雪用的栅栏。如果没有栅栏，寒冬一到就会造成积雪，严重时车子都可能被吹跑呢！”

“风这么强啊！”

“因为靠近海的关系，隆冬里经常下着暴风雪，甚至有人被活埋在雪堆里呢！”

安艺都是在夏天来这里，不曾体验过这等强风的滋味，他倒是听管理员提起过这里冬季的严寒。

“身处夏天实在难以想像那样的季节。”

“还要很久吗？”抄子专注地看着窗外。

“再过十分钟就到了。”安艺指着彼方黑暗中的山岗。

“你看到右前方有灯光吧！就是那里。”

不久，车子驶离当别与石狩之间的国道，经过乡村小径爬上山岗，随后就到了别墅区的入口。宽广的中央道两旁并排着几家别墅，经过小公园再往前走一点就是别墅事务管理处，安艺在那里和管理员打了招呼并向他要了钥匙。

安艺的别墅位于山岗的顶端，被森林环绕的别墅区一

带在那里一览无遗。

现在才六月，几乎还没有人来这里避暑，其中点着灯火的五、六户人家都是这里的居民。安艺把车子停入别墅旁边的停车场，开始搬行李，然后带抄子在室内参观。

室内已经打扫得很干净，暖气也开了。大门旁是一条宽敞的走廊，走廊尽头是餐厅与厨房，右边是十个榻榻米大小的起居室和日式房间，左边是浴室和蒸气浴室。

大门正前方是楼梯，上了楼之后右边是三个房间，第一间是安艺的书房，其次是小卧房，最里面的是主卧房。全部都是瑞典建材，木质清香怡人。

“虽然不是很大，可是很舒适。”

“满好的，这样就够了。”抄子在屋中踱步打量。

“到这儿来。”

安艺把抄子叫来身边，并拉开书房窗户上的窗帘，这时抄子不禁叹了一口气。

“这么多灯火……”

倚在书房的窗户旁，札幌的街灯历历可见，由于空气清新，尽管相距将近五十公里，伸出手仿佛就可以捞取到灯光。

“我们来到这么遥远的地方。”

“来到这里我们就可以不管任何人了。”

好不容易来到这个属于两个人的世界，安艺觉得轻松无比，他一把抱紧身边的抄子。

在抄子的精心调制下，从超级市场买回来的东西居然变成一顿颇为丰盛的晚餐。

“我们先干杯。”

安艺把啤酒倒入杯中，然后和抄子的杯子轻轻地相互碰撞一下。

“手艺不错嘛!”

“我只是把它们煮熟摆好而已。”

“但是你配得很好。”

安艺佩服抄子在作菜时漂亮的手法。

“你煮的菜比一般料理店好吃太多了。”

“如果你真喜欢的话，我随时都可以煮。”

一杯啤酒之后安艺就换喝清酒，心情顿感舒畅无比，尽管驾驶令人疲累，抄子坐在身旁却让他心满意足。

“这条鲑鱼虽然是北海道出产的，但是却好贵哦!”

“这条鱼叫做‘不合时节’。”

鲑鱼在超级市场里非常罕见，而这条是安艺自己挑的。

“大致上鲑鱼盛产于秋天，所以这个时候捕获的鲑鱼就叫做不合时节，鲑鱼本来肥美好吃，而现在捞获的鲑鱼竟忘了季节，所以也有人称它们为笨鲑鱼。”

“好过分的名字哦!”

“名字虽然粗俗了一点，却很容易懂。”

安艺将鲑鱼沾上酱油。

“我看过一篇散文，里面浇到这一阵子的海鲜味道平淡，没有办法配饭吃。”

“鲑鱼不是很咸吗?”

“鲑鱼真正的味道应该是甜淡的，只不过从前都是把鲑鱼用盐腌过之后才运到东京，所以很多人都以为鲑鱼本身很咸。”

安艺与抄子喝酒闲谈之后兴致变得相当高，抄子站起

来走向厨房，一边问道：

“你家人也常来这里吧！”

“孩子们倒是常常来……”安艺放下举了一半的酒杯，回过头来。

“你太太都不来吗?”

“最近没有来过。”

安艺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这时抄子拿着葡萄在他身旁坐下。

“可是你一个人在这里大概没办法住下去吧?”

“也不见得，附近的茶馆可以买到三明治，想吃日本料理的话走到高尔夫球场俱乐部就行了。”

“可是房子需要打扫，而且突然想喝咖啡什么的，常常往外跑不是很麻烦吗?”

一个大男人住在别墅里的确诸多不便，刚开始妻子和女儿还偶尔来为他做饭。

“其他人呢?”

“没有其他人来了。”安艺摇摇头。

“有点奇怪，不过我相信你。”安艺微微笑了笑。

“有什么好奇怪的?”

“你不是喜欢过好多人吗?”

“也不能说一个都没有，可是现在都分手了。”

“为什么分手?”抄子尖锐地追问，看样子可能有点醉了。

“为什么？彼此合不来，而且最后也厌倦了……”

“对方都同意?”

“不管对方同不同意我都不再和她们面，就这样慢慢疏

远了。”

“我们不知道哪一天也会变成这样。”抄子把眼光投向远方，叹了一口气。

“怎么会……？”安艺直视着抄子。

“绝对不会。”

“可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实在很脆弱。”

抄子对于安艺过去那些风流韵史似乎仍耿耿于怀。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那不一样。”安艺拼命地解释。

“可能你不相信，我只有这次是认真的，野末也知道。”

“反正我不希望我们是因为你避不见面而分手的。”

“我绝对不会这么做。”

“我相信你就是了。”

面对抄子诘问的眼神，安艺断然地表示：“我绝不会先离开你。”

两人谈着谈着不觉已经十点了，那些意外的话题把晚饭的时间拉长了。

“我稍微整理一下。”

抄子把一部分餐具收进厨房，安艺继续喝酒，但已感到相当疲累，后来跑到沙发上躺着看电视，不久就睡着了。

醒来时电视照常开着，浴室的方向不时有声音传来，抄子可能正在洗澡。

安艺点上一根烟，拉开窗帘向外看。中央的小广场上伫立着一盏路灯，路灯下树丛的枝叶不停迎风摆荡。刚来到别墅区时所看到的几家灯火如今都已熄灭，只剩下门前的一盏小灯，而大平原尽头的札幌也渐渐陷入一片漆黑中。安艺重新体认自己已置身北海道。

东京阴郁、炽热又嘈杂，而这里放眼望去尽是满天辉煌的星斗与寂静安详的平原。

远眺之际，抄子从浴室走出来，安艺听到她的脚步声马上回头，但见她身穿乳白色家居服，不断用两手拨弄头发。

“我先洗澡了，你要不要现在洗?”

“这个……”安艺醉了，有点懒得洗澡。“我不洗了。”

安艺走离窗户，喝了一口杯里的啤酒。

“你要不要喝?”

“给我一点点。”

安艺把自己的杯子递过去，抄子接着慢慢喝起来。看着抄子正在吞咽的侧面，安艺的欲望抬头了。

“我们睡吧。”

寝室在二楼，安艺往二楼的方向对抄子使了个眼色，抄子点点头。

“我整理一下，马上就上去。”

餐桌上还摆着用过的杯子和烟灰缸。

安艺先上楼走进寝室。正对着房门的墙壁上有一个大衣柜，衣柜左侧的窗边摆着一张双人床。安艺掀开床罩，看了窗外一眼，刚才在楼下看到的札幌街景如今尽在眼下。他把视线重新挪回室内，随后关上床头柜上的灯。

安艺在微暗中脱掉睡衣躺在床上。

入夜之后天气转凉，安艺却丝毫不觉得冷，毛毯和羽毛制的薄被足以御寒。

室内弥漫着一股青草的气息，这里夜晚的空气之所以如此清新，都有赖于四周遍植的花树。不久，房门被打开，

抄子走了进来。微弱的灯光令安艺看不清她的表情，只见她穿着一件白衣，在胸口高耸的部位系着一条腰带，衣襟略微敞着。抄子似乎有点在意那部分的裸露，因此两手护住胸口走近安艺。

“这个，你还记得吗?”

抄子这么一问，安艺马上就想起来了。

在京都那个可以听到钟声的旅馆里，安艺曾表示希望抄子穿白绢的长衬衣，因为绢质的衣料触感很好。抄子记得安艺的话话，特地把衬衣带来。

“做的?”

“哪里不对劲吗?”

“没有啊！是我拜托你做的。”

有时候男人也希望耳朵和眼睛能获得某种程度的满足，不单是做爱这个行为，女人在做爱时的声音与姿态都能蛊惑他们，令他们陶醉不已。

很多人都认为男女在做爱时红色或粉红色能达到刺激的效果，事实上也有些妓女身穿红色衬衣或浴衣，希望借以勾起男人的欲望，国外的娼妓也多偏好这种色系的内衣，有时甚至连黑色内裤都纷纷出笼。

红色与黑色的确相当煽情，这方面的事安艺知之甚详。但是他想看看抄子穿上白色衬衣的模样，而且还必须是触感柔滑的素色绢布做成的。白色看似平淡无奇，然而在清新单纯之外，反而更能把女性的美丽与冶艳发挥到极限。

如果是从前，抄子一定把这个要求视为荒谬的笑话，现在她却了解这虽然是安艺偶发的奇想，但是奇想背后潜藏着一份认真。安艺很感激抄子的善体人意，把他在两个

月前不经意说的话铭记在心。他迫不及待地将拥抱者与被拥抱者导进一个优雅的世界。

安艺用力一抱，两人之间的绢布仿佛发出一声哀鸣。

“这件衬衣好可怜哦!”

衬衣已从抄子的肩口滑落，胸前的乳沟若隐若现。

“好美……”

抄子发觉安艺在偷看，慌忙地撇过脸。

“谁帮你做的?”

“我和裁缝店里的人说想用绢绸做衬衣的时候，被人家笑死了，他们还以为我在开玩笑呢!”

“很合身。”

“你是指衬衣。”

安艺以庄严无比的心情解开衬衣的腰带。

“好光滑，感觉好舒服哦!”

“我也是……”

沉浸在浪漫中的女人是最美的。譬如宝石，不同的包装即展现不同的价值，路旁的石头经过美丽的包装，其价值可能数倍于从前。从某种角度来看，女人的身体与宝石无异，原本平淡无奇的姿色经过包装之后却熠熠生辉。

安艺专心地脱着抄子的衣服。包裹抄子的外衣虽然不尽奢华，却十分优雅；不够气派，却极具惑力。

衣襟、腰带相继被解开，抄子没有丝毫的挣扎，她顺从得如同认命的古代女子，而她这种认命的安静却给予安艺更大的想像空间。一男一女正在寝室这个舞台上合演一出戏码，男人是大老爷，女的演婢女，两人默默无语地屏息在淫荡的气氛中。

安艺的手从胸口经肩口抵达细致的腰身，不断体会绢绸怡人的触感，最后终于伸向裙摆。握着滑溜的衣角，慢慢掀开。刹时，安艺的手停滞不动，不久再度掀开裙摆，企图确认刚才所受的惊讶。

绢质的衬衣下居然什么也没穿，柔软衣料所覆盖的是白晰的肌肤与朦胧的阴毛。

微暗中安艺吞了一下口水。

包裹女体的优雅布料与衣料下的大胆展露，两者的不协调给予安艺新的刺激。突然间，安艺觉得抄子变成一个茧，她的身体在白色透明的茧中燃烧。

安艺却还不想把衬衣从抄子身上挪开。前襟已经全开，胸口至膝盖部分完全裸露，衬衣却依然披在肩膀上。安艺希望多享受打开包装的乐趣，可是他的冷静也没有持续太久。

刚开始他从容地主导丛局，享受解开衬衣的乐趣，等他回过神时却已深陷于抄子的身体中。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安艺的主动求欢最后竟变成安艺掉入抄子诱人的陷阱中。

这种情形大概已经延续半年了。表面上看似安艺主动，抄子被动，其实是安艺在抄子的主动下屈服。

今天晚上的情况也如出一辙。

最初安艺爱怜地凝望着被绢绸包裹得宛如蚕茧的抄子，不知不觉中他竟沦为绢绸下女体的俘虏。就这样，在分不清是女体还是绢绸的柔滑中，安艺逐渐往下陷，忘我的时刻终于降临在两人身上。

先是男人主动，不知不觉中女人又拿到主控权，男人

发现后再争回优势，在彼此需索的过程中，两人撕下所有的面具，回复单纯的男与女的关系。

做爱之后之所以感到轻松，可能就是因为摆脱这方面的各种伪装。

“好奇怪哦!”

做爱之后抄子以“好奇怪”来形容自己身体被穿过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

每次做爱，抄子的感觉总是不断加深，有时安艺抵达预想不到的深度，令抄子进入一个全新的不同境界。

“哪里不一样?”

安艺问道，心态上却变得有些近似底待狂，他要以自己的行为解剖不断变化的女体，一窥其中奥秘。

“和以前不一样?”

抄子躺在安艺的怀里，缓缓地点头。

“从头到脚都麻痹了……”

“反正不一样就是了。”

抄子似乎在回味稍早前身体被贯穿的滋味。

只有在肉体快感这方面，造物者赋予女人较男人更深奥、更多采多姿的感受。

“真的?”

取悦对方比只求自己快活更能令男人在感官上达到真正的满足。由于这点来看，能够尝试各种不同快感的女人可说是令人既羡慕又嫉妒。

“可是……”抄子再次回味那种感觉。

“好恐怖哦!”

那种不断膨胀、加深的感觉，其尽头是哪里呢？

“一点都不恐怖。”安艺想说很多女人从来不曾体验过那种感觉。

两人沉默了下来，静谧的时刻来临了。抄子照例把脸贴近安艺的胸口侧躺，而安艺则用手紧紧搂住抄子的头。两人已经失去燃烧的气力，筋疲力竭地耽溺于做爱后的满足与倦怠中。

“好静哦！”抄子悠悠地说道。

“仿佛是另一个世界。”

就在他们持续地相互拥抱时，电话铃铃声突然大作。电话摆在书房，因此铃声音量很小。

“电话哦！”

抄子的提醒让安艺回到了现实。安艺觉得奇怪又有点担心，都已经十一点多了，会是谁打来的？这时抄子在一旁说道：“还是接好了。”

安艺爬起来穿上睡衣，往书房走去。

书房没有点灯，安艺却清楚屋内的陈设。当他拿起窗户旁书桌上的电话听筒时，对方却把电话挂断了。

回到寝室时抄子背对着房门。

“对方挂断了。”

安艺重新躺回床上，抄子立刻把身体转过来。

“对方听到了你的声音？”

安艺拿起听筒后的确说了一声“喂”，对方才把电话挂断的，至于对方有没有听到他就不敢确定了。

“奇怪了……”

知道别墅电话号码的人相当有限，除了安艺的家人之

外，就只有几个比较要密的编辑和朋友，现在这个时间如果没有工作上的急事，那些编辑朋友应该不会打电话来，而家人如果有事也不会把电话挂断才对，因此打电话的应该另有其人。

“也许是打错了。”

安艺喃喃自语，突然间想到抄子的家。难道抄子在离开家之前表示过要来这里？

隔了一会儿，安艺开口问道：“有没有跟谁说过要来这里？”

“没有。”抄子立刻摇头。“我没有跟任何人说。”

抄子打算在这里停留三个晚上，却没有对家人作任何交代，安艺觉得甚为不妥，抄子却似乎比较在意那通不说话的电话。

“好奇怪哦！”

“也许是恶作剧。”

如果有事对方应该还会再打过来，至于只是有人恶作剧的，那大可不必理会。

安艺决定不再管那通电话，对抄子家里的事却耿耿于怀。他躺在床上凝视天花板，悠悠地问道：“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可能不适合作爱后的气氛，安艺却认为还是应该问一问。

“是有关你家的事……”

安艺居然找不出适当的名词来称呼抄子的丈夫，该说“你先生”、“你丈夫”，还是“你那一半”？

“你丈夫……”安艺极力压抑自己的情感，装出若无其

事的样子。

"他大概知道我们的事吧?"

安艺突然改变话题，令抄子有点迷惑，隔了一会儿，她才点头说道：

"我想他当然知道。"

"我想他还没有清楚到那种程度……"

安艺断然地问道："你和他还是什么都不做?"

"还是一样。"

"那么，他如何发泄呢?"

"如何?"

"他还年轻啊!"

"我不知道。"

抄子冷淡的语调让安艺感到安心，但是冷淡并无法解决问题。

"他很安份吗?"

"……"

"没有对你说过什么吗?"

"以前说过啊!"

抄子用的是过去式。

抄子那份设计师的工作本来就需要和各种人打交道，和厂商一起在外头吃饭的机会也不少。再加上这一年来和安艺过从甚密，总是很晚回家，八、九点是稀松平常的事，有时还拖到半夜三更，至于外宿也不是不曾发生。当然，抄子每次都准备适当的借口，尽管如此，外人仍不难想像他们夫妻必定为此发生过严重的争执。

抄子却从来不提这些事，虽然她偶尔也会显露职业妇

女难为的神情，但绝口不发牢骚。无疑的，那份自己偏爱的工作以及与之陷入热恋的安艺，令她在感到充实之余也更加坚强了。

但是，抄子再坚强，她丈夫终究不可能任由这种情况长此以往。这半年来抄子被逼得无可奈何的样子，连安艺也看在眼里，他敢确定抄子的丈夫必定对她相当不满、愤怒。

此刻，抄子却又用过去式来形容这件事。

“现在怎么样?”安艺再往下追问，“他什么都没说?”

“就算说了又能怎么样?”

抄子说得一点都没错。抄子既没有回头的心，安艺也不打算离开抄子，抱怨责难根本无济于事。

看样子抄子和她丈夫已渡过争执吵闹的阶段，目前正处于淡漠的冷战状态。一个和乐的家庭搞到今天这种地步，安艺感到难辞其咎。

夫妇之间长久处于冷战，极可能演变成一种奇妙而安定的关系。以安艺的家庭为例，他和妻子形同分居，只要妻子不主动要求分手，他也不打算离婚。冷战之初他们也曾相互憎恨、谩骂，如今却已厌倦那种形式的相处模式，一方面各人过各人的生活，另一方面维持有名无实的婚姻关系。

抄子和她丈夫都才三十多岁，难道也已经交恶到那种地步?

“但是……”安艺躺着问道：“你们也不能永远这样下去吧!”

抄子的丈夫如果已到了安艺的年龄也就罢了，问题是

他才三十几岁，可能和抄子一直维持没有肉体接触的婚姻生活吗?

“如果他说无论如何都要跟你作爱，你怎么办?”

“他不会说这种话。”

“可是你们是夫妻，又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他知道就算他开口我也会拒绝的。”

“难道他就这样算了?”

“……”

“他人不错嘛!”

“是啊!”

“可是……”安艺明知不便再往下追究，却依然继续问道：“他总不会永远保持沉默吧!”

“……”

“男人有所谓的面子问题。”安艺以抄子丈夫的立场来研判整个情况。

“他有没有跟你发脾气、吵架什么……”

“有啊!”抄子断然地表示。“有一次我晚回家，他把大门反锁……”

“什么时候?”

“今年年初，我从你公寓回家那次。”

“后来呢?”

“他让我进门了，可是……”

安艺的脑海中浮现一个男人为了妻子深夜两点才回家而勃然大怒地情景。抄子的丈夫大概不致使用暴力，顶多反复质问而已。

“你有没有说什么?”

“没有!”

“什么都没说?”

“我能说什么?”

抄子晚归是错，她的确没有解释的余地。当时，她是在大发雷霆的丈夫面前低头认错，还是坐在梳妆台前卸妆，根本无视于丈夫的存在?无论如何，保持沉默势必更激起丈夫的怒气。

“反正发生了很多事。”抄子悠悠地说道。

“那么现在呢?”

“一样啊!”

“……”

“我真希望他跟我说不如分手算了，可是……”

抄子的身体在黑暗中轻轻地颤抖着，仔细一看原来正在哭。

安艺记得过去曾经见过类的情景:女人哭得很伤心，男人把手摆在女人的肩膀上，安慰她“不要难过，没问题的。”

或许这只是安艺从前看过电影时的一段情节，再不然就是诗或小说中的故事。年轻时他非常羡慕故事中的男主角，很希望自己就是里面的主人翁，也能够沉浸在浪漫的情调中。

但是，现在他却束手无策。安艺为难的最大理由，在于抄子的伤心是因自己而起的。如果能够的话，安艺多么希望也安慰她一句“不要哭，没问题的。”

然而，这样做将导致抄子与丈夫分开离异的后果，而安艺势必也必须结束婚姻，甚至接收抄子的小孩。不可否

认的，抄子现在是安艺的最爱，但是这不能保证他和抄子的结局必定圆满，因为他们必须先克服无数的障碍，安艺却缺乏排除万难的信心。

抄子的哭泣似乎只持续了几分钟，她用手指擦拭眼角，说道："对不起……"

抄子是在安艺的追问下情绪失控的。

"这没什么。"抄子故意装出愉快的语调，回过头对安艺说："我们睡吧！"

安艺点点头，事实上却了无睡意。

"刚刚那件事……"安艺仍然不死心。

"你妈妈知道你们处得不好？"

"我想大概知道一点。"

"她没有说过什么？"

"这种事做妈妈的也插不上嘴。"

"那我们的事情也……"

抄子点点头。

"可是，如果我跟她说她应该会了解才对。"

"真的？"

"我妈妈虽然生性保守，一旦有事情发生时却满干脆的，如果她知道我们的事，可能会说'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做好了。'"

安艺看过一次抄子母亲的照片，个儿娇小、身穿和服，虽然已经六十多岁，看起来却不过四十多。

"你晚归的事你妈妈也知道吧！"

"她以为我是为了工作……"

"可是，做母亲的对女儿的言行不是都应该了若指掌的

吗?"

"如果这样就好了。"

安艺干咳了一下。

"你前一阵子说想租房子。"

"算了。"抄子轻轻摇摇头。

"为什么?"

安艺都把钱准备好了。

"那一阵子我是这么想，可是毕竟很难……"

"很难?"

"现在我光是往公司和你这里跑就已经很累了，如果再租房子……"

"你不是希望找个能够独处的地方?"

"有的话当然很方便，可是这样一来就需要有人来照顾孩子。"

在外租房子的确会减少在家的时间。

"租房子对你的工作比较有帮助，不是吗?"

当初抄子表示想租房子时，安艺颇为惊讶，如今得知抄子打消了这个念头，却反而想为抄子找房子。

"不要这么容易就放弃了。"

可是照现在的情况来看，我实在做不到。"抄子轻声叹息。

"应该找得到人帮你看孩子吧!"

"不行啊!"抄子马上摇头。

"我现在已经被埋怨得半死，假如我再做出这种事，不晓得又会被人家怎么说呢!"

安艺重新想起抄子周遭的人，丈夫、母亲、亲戚、上

司、邻居，这些人无一不要求抄子做个平凡的妻子与母亲。

“我只是和你分手之后不想回家罢了。”

“因为家里有他……”

抄子坦白地点点头：“你会讨厌这样的我吧?”

“怎么会呢?”

抄子有丈夫是安艺从一开始就知道的事实，再说现在安艺也没有力气把这件事拿来责备抄子。

“那我们暂时不谈儿子的事。”

“可能以后必须租也说不定，因为搞不好哪天被人家给赶出来。”

“真的?”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也无可奈何。”

安艺在黑暗中搂住抄子，抄子略作反抗，随即又把脸埋进安艺的胸口。

安艺用指尖轻抚她柔软的头发，低声说道：“原来如此……”

虽然谈话内容是片断的，安艺对抄子的家庭状况却多少了解了一点。

抄子在形式上维持一个家庭的完整，内心里却盼望丈夫早日下定分手的决心。面对这种情况，安艺该如何自处?

“我爱你……”安艺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我不想跟你分开……”这也是安艺心底的话。

“睡吧!”

安艺问了抄子一大堆问题，心情却没有因此平静下来，这些问题反而会令他想起现实生活的无奈与苦涩。

“已经十二点多了。”

安艺看了看床头柜上的时钟，这时抄子抬起头来问道：

“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有关你太太的事。”

安艺没有作声。

“你太太知不知道我们的事?”

“不知道……当然不知道罗!”

分居的妻子不可能对安艺的动态了解得这么清楚。

“我想她大概知道我在外面有人。”

“她在乎吗?”

不知不觉间他们居然主客异位了。

“我们长久以来都是这样过的。”

“可是你们却不离婚。”

安艺有点词穷。他和妻子演变成今天却又维持夫妻名份的局面，其中自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历程，很难一下子解释清楚。

“她已经对我死了心，可是现在她也没办法离婚，出去工作赚钱……”

“可是我已经不爱她了。”安艺又急忙附带说明。

这一点有明确表示的必要。

“我这样问你并没有其他的意思。”抄子以安慰的口吻说道。

“我不在乎你离不离婚。”

安艺突然想抽烟，可是枕头边又没有烟，只好再躺下来听抄子说话。

“我不希望你太太的事令你太为难……”

“这点你放心，我和她这样已经很久了，现在和你在一起不会有什么让我为难的。”

抄子保持沉默，于是安艺又继续说道：“看情况再说吧，就算和她离婚也无所谓。”

“好了啦！”抄子的声音变得十分甜美。“还是不要勉强的好。”

“一点都不勉强。”

“你还是保持现状最好，有老婆又有情人，然后又有工作……”

“你在寻我开心？”

“没有啊！我真的这么想。你最好不要为了跟我在一起而离婚。”

“为什么？”

“如果你这么做，一定很快就厌倦我了。”

“绝对不会。”

“会，我知道！”

抄子的声音虽低却极富信心。

“我希望保持原状，这样我比较安心，心情也平静。”

“所以你也不打算离婚？”

“我也许会离婚，可是你不需要离。”

“可是——”

“只要维持现状，我们随时都可以见面就够了。”

抄子不单对安艺说明，似乎也在说服自己。

“你听清楚！”安艺把手摆在抄子的肩膀上。“你以为我可能让你离婚而我自己维持原状吗？我绝不会放你一个人孤伶伶的。”

“我不会一个人。”抄子平静地回答；“我随时都可以和你见面，怎么会一个人呢？”

“可是，如果没有住在一起……”

“要住在一起随时都可以住啊！”

如果抄子搬来安艺这里，他们的确可能同居在一起。

“不过还是很难，你忘了我还有一个小孩呢！”

安艺又回到现实。

“我知道你不喜欢小孩。”

安艺以前对抄子说过不喜欢小孩，事实上他是讨厌那种为孩子忙得团团转的感觉。

“算了，我不希望这些事打扰你的生活。”

“怎么可以说是打扰呢？”

“未来你还有很多工作等着你去做。”

“你可能误解我了。”安艺在黑暗中闭着眼睛说道：“我已经很少工作了。”

“为什么？”

“不是不做，是没有能力做。”

安艺睁开眼睛，抄子目不转睛地直视着他。

“我也不可能一直写下去。”

“可是你不是说过有很多事要完成吗？”

“我有这个心，可是我的能力可能已经发挥到极限了。”

“怎么会呢？……”抄子拼命地摇头。

“你还行的，你以前这么优秀能干，以后应该也做得到。”

“不可能的。”安艺隔了一会儿又说道：

“也许我这样比喻不太恰当，可是我觉得自己现在已经

到达颠峰。"

"这样不好吗?"

"不是不好……"

最近安艺一直对自己的未来忧心不已，总觉得不太可能超越过去所创造的成就。

"现在我深爱着你。"

抄子不了解安艺话中的含意，只见他又继续往下说。

"工作也是好歹应付着。"

"这样你还有什么不满意?"

"不，就是因为现在太满足了……"安艺点点头，仿佛在肯定自己的论调。"有时候我甚至想，就算突然被人家炒鱿鱼也无所谓。"

"你为什么这么悲观?"

"我不是悲观……"安艺安静地搂住抄子。"你曾经兴起过抛弃一切的念头吗?"

抄子没有回答，默默地依偎在安艺身旁。

"我在感到幸福的时候就会有那样的念头。"

"好可怕哦!"

安艺的体内曾经有一股不知名的力量想往外冲，在那股力量驱使下，他几乎做出毫无头绪又不尽合理的糊涂事。譬如当他在月台上平静地等候电车时，看见电车迎面驶来竟会如同中邪一般，仿佛电车对他来说有股莫大的吸引力。如果他当时就这样跳到月台下，别人必然断定为自杀，并臆测各种自杀的动机。事实上安艺根本没有任何理由自杀，他不过是顺应那股在看到电车时突然产生一跃而下的冲动。

现在，安艺突然兴起放弃一切的念头，也是这种冲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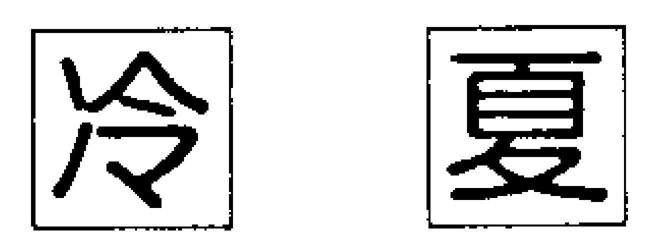
在作祟。安艺不知道抄子能否了解自己的心情：一个人一旦到达颠峰，心灵却变得空虚，为了永远保有自己掌握中的事物，和它们共始终，除了自杀之外别无他法。

安艺的人生观变得如此虚无，可能和他迈入五十大关不无关联。对工作以及爱情来说，他都已经到达最后阶段，未来的成就注定不会更辉煌了。

这种焦虑、不安以及工作爱情都春风得意的满足感，让安艺对死亡产生绮丽的联想。

冷 夏







安艺在清晨四点多醒来。昨天晚上和抄子难得聊了很久，睡觉的时候都十二点多了，算算不过睡了四个钟头左右。

窗外已经泛白，抄子就睡在身旁，被白衬衣包裹的肩膀微微露在毛毯之外，安艺突然想到他们两人原来置身于北海道某山岗上的一幢别墅内。

仅管头脑尚未完全清醒，安艺还是从床上爬起来，藉着窗帘的缝隙向外打量。

天色已亮，乳白色的霭气弥漫整个平原与山头，户外似乎风势强劲，霭气来回四处流窜，依然点着的路灯与茂密的树叶在其中若隐若现。外头没有下雨，露水却把路面与树叶都濡湿了。安艺凝视霭气笼罩下的平原，情绪上因为有抄子陪伴在侧而平静轻松。

昨夜他们难得就彼此的家庭相互倾诉一番，如今一觉醒来，感觉是很久以前的事。

安艺在窗口点了一根烟。乳白色的霭气似乎将永远笼罩四周，把安艺和抄子孤立起来。

安艺随后开了一个玩笑。他确定了抄子仍在熟睡，悄悄褪去毛毯，掀开她衬衣的裙角，衬衣下依旧是全裸的。抄子的双腿状姣好，安艺轻轻触及脚尖，然后沿着曲线反复地予以轻柔的爱抚。

天色虽已放亮，窗帘复盖下的屋内却仍微暗，安艺因此放心大胆起来。

安艺探抄子的鼻息，这次他把衬衣裙角掀得更开，抄子白晰的大腿完全显露无遗，甚至两股间那撮阴毛都严然在望。安艺坐在在床上，目不转睛地凝望那一点。

茂密的阴毛散发神圣的美感，却附着淫荡妖冶的本质，令安艺处在两极之间目不暇给。安艺突然觉得自己回到了少年时代。

不论男人到了什么年龄，对于女人的阴毛都永远怀抱美丽的梦想与憧憬。

安艺想把脸埋进那堆草叶中，因为它彷佛在那里静静等待男人的接近。

安艺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慢慢地把唇凑过去，当他正打算用嘴唇去舐的时候，抄子缓缓挪动了身体。

“你干什么……”

安艺不予理会，仍想把脸凑过去，却被抄子的手挡住了。

“不行啦!”

抄子夹紧双腿，挡住安艺的头，安艺的破晓计书逐宣告胎死腹中。

安艺不得不把头抬起来，随后紧紧搂住抄子。晨霭中两人再度沈沈睡去。

第二次醒来，床头柜上的时钟已经指着八点。窗帘依然掩着，明亮的阳光从缝隙洒了进来，鸟声也此起彼落。安艺一醒，连带把抄子也吵醒了。

“睡得好熟哦……”抄子十分惊讶自己的熟睡程度。

“空气清新，温度又适中……”抄子为熟睡归纳以上儿点理由。

“破晓的时候醒过一次。”

安艺想起在床上偷看抄子那个地方的事。

“我看了这里。”

安艺把手摆在阴部上，抄子马上捶了那双手一下。

“你胡说些什么？起床吧！”

抄子坐直身体，安艺却找不出必须早起的理由。

“今天就这样睡上一整天也无所谓。”

“这样不是很奇怪吗？”

抄子似乎觉得天亮了就必须起床，她拉上衬衣的前襟走下床，站在窗户边向外眺望。

“好多雾哦！”

“刚刚都是霭气。”

“雾气和霭气有什么不同？”

安艺不知道如何回答，索性也爬起来和抄子并立在窗户旁。

“这就是雾。”

破晓时深深笼罩平原和山岗的霭气已经散尽，取而代之的是朝阳下流动不已的雾气。从霭气到雾气，以至于现在的水蒸气，树叶的颜色随着周遭大气的转变而更为鲜明。

“这是我第一次在早上这么气定神闲地观察外界。”

平原的清晨的确是百看不腻的。

“不要再睡了，我来准备早饭。”

抄子想拉开窗帘，安艺却还有点赖床，虽然不会再开一次刚才的玩笑，但渴望能多温存一下。

“才八点嘛！”

“或是外面已经这么亮了。”

抄子走到衣柜前开始换衣服。安艺有点心有未甘，但想到今夜还有温存的机会也就不再计较。

不久抄子换上白色衣裙走出寝室。安艺一个人留在床

上，阳光愈来愈耀眼了。他想看看报纸，别墅区却不在报社送报的范围内，无奈之余只好起床走到楼下，却听到厨房内传来抄子的砧板上切割食物的声音，与抄子同居生活的感受刹时变得真实无比。

每天早上品尝抄子做的早饭、喝一杯茶，再和抄子闲聊一会儿，然后到书房开始工作，工作期间抄子收拾善后整理家务，午休时间两人一起喝喝咖啡，在附近的森林漫步……

安艺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这时抄子在厨房里问道：

"你吃饭前要喝些什么？"

"这个嘛！啤酒好了。"

抄子马上用插盘端来啤酒和杯子，她的头发梳整过了，脸上也化了淡妆，看上去像个新嫁娘。

"都是一些现成的东西，我马上就去弄。"

安艺点点头，感觉上和抄子已经一起生活了好多年。

早饭的菜除了昨天剩下的鲑鱼片、火腿蛋，还有豆腐味噌汤以及泡菜。

"比东京一些大饭店的早餐还好呢！"

安艺和抄子一边看电视，一边悠然进食、喝茶。

窗帘拉开后只见雾气完全散去，万里无云的天空中，阳光闪闪发亮。电视台的气象报告预测东京今天仍然会下雨，北国却是晴朗的好天气。

"我们这样悠哉地躲在这里，好像有点说不过去。"

下雨的东京对身处此地的他们的确宛如遥远的异国。

"待会儿你要工作吗？"

今天安艺只需要完成某周刊的一篇专栏即可。

“我在书房待上两、三个钟头应该无所谓吧?”

“请便，我可以收拾收拾。”

安艺又看了一会儿电视，然后走到二楼的书房。楼上的视野相当辽阔，越过森林和人家即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深绿、浅绿、浅黄等各种色彩妆点着连绵的旱田，其中有一条笔直延伸的道路，路面上行驶着一辆宛如火柴盒的车子。

安艺眺望壮观雄伟的田园风景，好一会儿才摊开稿纸拿起铅笔，一切书写的准备完全就绪，却无法挤出半个字来，他只好点上一根烟，随后振笔疾书。

写完第三张稿纸时，抄子端了一杯茶上来。

“工作还顺利吧?”

“想到你在楼下，我就没办法定下心来写。”

“我会妨碍你吗?”

“不是妨碍，是想尽快赶完。”

“再接再励吧!”

“写完以后我们开车去兜风，这前面就是日本海，现在一个人也没有。”

“那我乖乖地等你。”

抄子点点头，脸上找不出一丝家庭的阴影。

中午安艺把搞子赶完了，下楼喝咖啡、吃西瓜。西瓜是向别墅附近前来叫卖的农夫买的。随后两人在别墅附近散步，又看了一会儿电视，然后躺在沙发上小睡片刻。

安艺听到“叭哒叭哒”的声音醒了过来，原来是风透过窗户把桌上的地图吹掉了。

“对不起，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是我先睡着的。”

自己睡着后抄子也跟着睡着，这种感染方式让安艺觉得好笑。

“好久没有这么轻松了。”

这是安艺第一次在午后微风的吹拂下，和抄子一起进入梦乡。

“要不要喝茶？”

抄子站起来走往厨房。一直开着的电视显示已经五点了，日照却依然充足，乡下的白天似乎较为漫长。

“要不要到海边去看看？”

“现在去不会太晚吗？”

“夕阳反而更美。”

安艺喝了一口茶，在短袖衬衫外又添了一件毛衣。

室外有点风，海的那一方笼罩着云层，天气彷佛就快变了。安艺先绕道管理处，请管理员将稿件代传真回东京，然后驱车的前往海边。

“这里的冬天是什么样子？”抄子用手压压被风吹乱的头发。

“白雪茫茫，的确美极了。”

抄子彷佛已看见冬天的美丽景致，却不知其中暗藏着忍耐漫长酷寒所需经历的辛酸。

“如果在这里长住，可能不会那么想。”

“可是我很希望冬天的时候来这里看看。”

“这一带风势强劲，每天都有暴风雪。”

“我无所谓。”

车行至一座坡度和缓的丘陵，周围是宽广的盆地，左边是小麦田，麦田尽头是一户户红砖绿瓦的人家。不久，路面向右下方延伸，市镇便遥遥在望了。

“这个地方希望你来，所以叫‘希望。’。”

安艺说出城镇的名字，抄子不觉莞尔。

“好有趣的名字哦！”

“札幌也一样，用爱玛人的语言来发汉字的音，所以很难吟。”

“可是札幌这个名字一点也不刺耳啊！”

车子进入城镇后，在警察局前驶离大路，转向左边的上坡小径。那是安艺去年发现的路。

“天气变坏了。”

云层迅速增厚，风势也强劲多了。这附近没有耕地，是一片杂草与灌木叶生的地。路面也由柏油变成砂石，登上山顶之后右手边的地方便是眺望大海的最佳位置。

“这就是日本海。”

阳光不时从密布的云层中露出脸蛋，为大地洒下一片金黄色彩。

安艺往前开到了丘陵中间才停下车来，引擎关掉后风声突然变大了。

“下车吧！”

安艺牵着抄子的手往草叶中走，不久便来到丘陵的尽头。

“距离海岸大约有四、五十公尺。”

“对面那个隐约可见的地方就是小樽，而这里整个叫做石狩湾。”

“一个人也没有。”

放眼望去杳无人烟，岸边有一间小屋与小舟，却似乎荒废已久。

“这里不能泳吧?”抄子挽住头发问道。

“这里的风浪太强，连当地人都不敢游泳。”

风势更加强劲，云层也乱窜。安艺每次来到这里都不免聊想到苏格兰的荒凉景致。

“好萧条哦……”

抄子静静偎在安艺身边，安艺搂住她的肩，两人在风中热烈地接吻。

吻完之后两人在杂草中摘花。

“这大概是百合吧?”抄子指着一朵橘色的花。

“摘一朵回家好了。”

摘完野花回过头一看，从云层缝隙露出脸蛋的夕阳，把海水染上一片红晕。

风势更强了，把两人的衣袖、裙摆吹得叭哒作响。

“可能会有暴风雨。”抄子手里拿着花轻轻说道。

“这一带随时都可能变天。”

“不过这种景致实在太棒了。”

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致令人目不暇接。

“我和你走过的地方我全部都记得。”抄子不断地在强风中说道:“我全部都记在心底，不会忘记。”

安艺也记得所有他和抄子走过的地方:伊豆山、吉野、京都，记忆鲜明难以忘怀。

“回去吧……”

安艺搂住抄子的肩膀向车子走去。他曾经在电影看到

过夫妻一同从海边回家的书面，抄子比较可怜，他们是老夫少妻。坐进车中关上车门，静寂来临，方才的风声彷佛只是幻梦一场。

抄子这么一说倒提醒安艺，他们还有两天的时间相处。

“河口附近有一个水芭蕉园，我们下次到那里看看。”

“可是天气会放晴吗?”

“就算有暴风雨也只是今天晚上而已。”

“那我来作便当。”

趁着暴风雨来临之前，安艺驱车离开海岸驶回国道。

来时夕阳普照的原野，如今被云层厚厚笼罩，面对马路的食堂所张贴“海胆盖饭一千五百元”的纸条，被强风吹得支离破碎。阳光一旦躲在云层下，平原风貌竟为之一变。

“找一家料理店吃寿司吧?”

在来时的路上安艺看到几家寿司店。

“可是别墅里还有昨天的剩菜，再说路上有店家吗?”

抄子似乎准备自己在家作饭。

“你喜欢吃寿司吗?”

在家吃饭比较轻松，可是安艺另有其他的考虑。

从昨晚抵达别墅一直到现在，抄子都没有打电话回东京，安艺并不介意她打电话回家，身为人妻、人母当然关心家里的事，也许在外面吃饭可以为抄子制造打电话回家的机会。安艺表示想到寿司店就是基于这层考虑。不过，抄子既然不去，安艺也不想勉强。

他们在途中绕道鱿店和食品店买东西，回到别墅时已经七点。两个合作之下，晚餐在一个钟头内就完成了。

"因为你的帮忙，今天的菜比昨天丰盛多了。"

"这是鱿新鲜，菜色又多的关系。"

菜色齐全又新鲜的话，就不需要往餐馆跑了，这是安艺的论调。他认为京都的料理之所以蓬勃发展，无非是货色不好。

安艺又喝了酒，新鲜的鱼和海螺，以及与抄子的对饮交谈都增加他不少酒量。

他们谈话的内容从抄子设计优秀的和服、最近的服装秀，以至于男女的感情问题。当他们谈到如何维系相爱的关系时，话题也直接触及了现实生活中两人所扮演的角色。

"男人很容易厌倦。"

抄子的诘问逐渐逼近核心。

厌倦是人类的本性，动物尚且见异思迁，何况具有高度智慧的人类？厌倦是人类的睿智与人类进步的原动人，人类因为不知足才能不断追求新发展进入新境界。

"其实厌倦也并非不好。"

安艺对抄子解释，后者坦然地点点头。

"这我懂，可是我是指男人容易厌倦女人这件事。"

"所谓厌倦，就某种角度来看是无可奈何的事。长年累月的接触生活，迟早会让男人感到厌倦。一辈子只爱一个女人是很难做到的、二、三十岁时的想法与好恶和四十岁的时候完全不同、但对异性仍然存有欲望却始终一致。"

"可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这么简单啊！总不能厌倦了就换人吧！"

"你说得没错，可是换一种角度来看，那些稍不满即诉诸离婚的人只是一种理想家，普通人纵使多少抱有不满，

多半委屈求全，那些理想家却不肯就此死心，他们会处心积虑寻求更适合自己的对象。”

“你是不是想说你也颇富理想家的气质?”

“你不也一样吗?”安艺点头大笑。

仔细想想，安艺和抄子都认为自己可以在配偶以外找到条件更好的对象，他们就是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才慢慢交往的。

“但是，问题是男人比较容易厌倦。”

“没有这种事，就算厌倦也是因为男人胆小，无法下定决心，最后干脆就算了。”

“女人也胆小啊!”

“可是一旦有事情发生，女人可能比男人大胆。”抄子随后更正。

女人愿意的事很多，但一旦下定决心就义无反顾，届时可能比男性还坚强。

“女人不会像男人那样马虎。”

抄子的眼光炯炯有神。她一喝醉，眼睛四周便微微发红。她的五官并不算美，分开来看也没什么特殊之处，可是整体来看不失为令人眼睛一亮的清秀佳人。

从前安艺曾经对抄子说过：“你的脸让人看了觉得很安详。”当时她似乎颇为不悦，而反问他：“你是不是想说我长得很平凡?”事实上她那种稳重的气质颇多令男人着迷之处，换言之，抄子柔和的容貌中蕴藏着成熟女性的娇媚的气息。

“女人还是很希望尊敬男人的，长年生活在一起，如果做不到尊敬就很难相处了。”抄子的表情突然变得很认真。

“你是指夫妻之间吗?”

“刚结婚的时候认为只要日子过得有意思就行了，慢慢的，几年之后就会觉得这样好像少了些什么……”

“可是，如果夫妻的年龄相同，他们之间处得好像朋友一样，那又如何呢?”

安艺拿抄子和她丈夫作实例。

“这就是问题了，现在女人出外作事的比率增加了。”

近来夫妻同时在外工作的小家庭数目不断增加，女性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大增，间接促进他们的成长。

“女人仍然希望和一个值得尊敬的人相守在一起。”

“也有很多女人比男人能干，事业心也强。”

“那些女人也希望能找到可靠的男人，让她们成为完整的女人。”

“成为完整的女人”这句话令安艺感到十分好笑。

“成为完整的女人又怎么样呢?”

“快乐啊!”

“那你现在快乐吗?”

“很快乐啊！心情好得不得了。”

抄子喝醉了，她说话的速度很慢。安艺也醉了，可是兴致很好，他真想永远和抄子聊下去。

“要不要洗澡?”

“我等一下，你先洗好了。”

抄子开始收拾桌上的杯子，安艺则和昨天一样看电视台正在转播职业棒球赛，出赛的队伍却不是他特别偏爱的。他可有可无地看着，不一会儿，抄子擦拭着濡湿的手走了出来。

"洗澡水放好了，你洗不洗?"

"一起洗吧!"

"请你先洗。"

于是安艺走进浴室。事实上他并不喜欢泡热水，可是既然抄子这么说也只好奉命行事。他索性放松四肢闭上双眼，把毛巾摆在额头上，品尝与抄子单独相处的幸福感觉。洗过头又泡了一会儿，然后心满意足地走出浴盆擦拭身体，他发现自己又可以小酌一番了。但是当他身穿睡衣回到起居室时，抄子居然不在，厨房里也不见她的踪影。

"喂……"

安艺走到走廊叫抄子，她正好从二楼下来，表情黯然，令安艺颇为担心。

"发生什么事了?"

"我明天必须赶回去。"

安艺猜不出自己在洗澡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不是预定后天才回去的吗?"

"我妈突然扭伤了脚。"

"……"

"我刚刚打电话回家了……"

抄子趁安艺在洗澡的时候打电话回家。

"只是扭伤，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还要照顾孩子的话……"

"你妈妈什么时候受伤的?"

"今天中午。"

"现在在医院里吗?"

"现在在家里热敷休息，明天还要再去一次医院。"

抄子还是没有把自己的行踪告诉家人，只是偶尔在外以电话联络，没想到这次却得到母亲受伤的消息。

“还好我知道了。”

傍晚，从日本海回来的路上，安艺曾提议到寿司店吃饭、事实上是替抄子制造打电话的机会，如果当时抄子同意在那里用餐，就可以早点打、早些了解情况。

“本来以为能悠哉地玩几天的……”抄子语带遗憾。

“我可以搭明天的早班飞机回去吗？”

“当然可以……”

发生了这种事，安艺能说“不要回去”吗？

“突然变成这样……”

“没办法的事嘛！”

“对不起！”抄子低下头去，彷佛自己做了什么错事。

安艺用毛巾擦脸，坐在沙发上点起一根烟。一直到刚才，他还天真地以为这个要于他和抄子两个人的夜晚将无止尽地延续下去。如今梦醒时分已到，现实又活生生地横梗在眼前。

“你还没有问航空公司订明天的位子吧！”安艺平静地询问站着的抄子。

“已经太晚了，我打算明天一早直接去机场。”

看样子抄子满着急的，如果可能的话她或许会马上就回家。

“第一班飞机大约是八点起飞。”

“我一个人去机场就可以了。”

“这样不行。”

从别墅到机场，即使开快车也需要一个小时以上。

"我会叫计程车，没关系的。"

八点从千岁出发的话，抄子最快也要到中午才能回到东京的家。

"他们知道你在北海道吗？"

"嗯……"抄子的回答有些含糊。

她的脸色苍白僵硬，说不定她丈夫在电话中把她痛骂了一顿，或是说了什么难听的话。

"要不要喝一点？"

安艺从冰箱取出啤酒，为抄子倒进杯中。

"来……"

安艺把杯子伸出去，抄子却仍然低着头。

"对不起！"

"这又不是你的错。"

"你不会不高兴吗？"

抄子把两手放在膝上视线下垂，安艺看到她这副模样，突然间很想紧紧搂抱她。

安艺一把抱住抄子，二话不说地先给她一记长吻，在明亮的起居室中，安艺的举动令抄子感到极为尴尬。

安艺得知抄子必须赶回东京后，刹时产生一种近乎焦虑的情绪，而抄子的心情也极为苦闷，于是两人激动地互相拥抱，不久安艺拉着抄子往二楼的寝室走，抄子地跟在后面。

进入寝室关上房门，两人立刻倒在床上，安艺俨然变成一头野兽，粗暴地撕开抄子的衬衫，脱掉裙子卸下内裤。

安艺把一切的现实都抛诸脑后，全心投入短暂的欢乐中。而抄子也一样，在安艺激情的煽动下宛如一把燃烧的

火。

不久后，抄子到达高潮，在静的空气中她悄悄地问道：

“我……刚刚怎么了？”

安艺知道她依然荡漾在肉体愉悦的波澜中。

男人比女人容易清醒，抄子似乎还陶醉其中，安艺的脑海却再度浮现现实的阴影。

明天天一亮抄子就要回东京了，到了家之后她必须装作若无其事地与丈夫交谈，和孩子相处，完全投入平兀安稳的家庭生活。从表面上来看，在别墅里度过的这两天无疑地将成过往云烟。想到这里，安艺突然想做一件事：他要在抄子的胸口下留下一个吻痕，可是现在这样做已经无法满足他了。

安艺突然窥视躺在身边的抄子，脑中突然浮现一个计划：想办法把抄子的阴毛剃掉。

“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安艺下定决心试试看，抄子似乎还陶醉在方才的激情之中。

“我可以把这里剃掉吗？”

安艺用手指着阴毛的部位，抄子却好像还不了解他的意思。

“什么……”

“我想剃这里。”

安艺又说了一遍，抄子这才意会过来。

“你在说什么？”

“拜托啦！”安艺故作夸张地在床上把头低下来。

“傻瓜！”

抄子不觉莞尔，安艺却一本正经。

“你只要一直像这样躺着就行了。”

“你怎么会突然想这样做?”

这是一个难以立即回答的问题。

“因为我想牢牢地掌握你。”

“我不是一直都在你的掌握之中吗?”

“可是……”

抄子的确为安艺奉献出一切，但仅止于两人独处的时候，一旦她回到家就失去了控制。

“明天你不是要回去吗?”

安艺要留下抄子和自己关系密切的证据，这个证据对临时决定提前回家的抄子也是一种处罚。

“所以……”

这种要求也许其他男人无论如何也开不了口。

“好不好?”

“这样做你就满意了?”

“我会觉得很安心。”

隔了一会儿，抄子悠悠说道：“好吧!”

安艺不由地坐了起来，抄子闭上双眼，彷佛已经作好心理准备。

“真的可以吗?”

抄子为什么答应这个要求?是觉得面前认真请求的男子很可怜，还是对这个突如其来的要求抱着浓厚的好奇心?安艺实在不了解。

躺在双人床中央的抄子纹风不动，胸口至腰际的部位盖着毛毯，两腿笔直伸出，两股微微张开。安艺万般珍爱

地趴在抄子的阴部上，仔细端详那一撮优雅的阴毛。

不久，安艺宛如大梦初醒般在抄子的阴部喷洒泡沫，开始操刀。刹时，抄子的脚部抽动了一下，后来说像死去般一动也不动。

最初，安艺小心翼翼、诚怕诚恐，后来逐渐大胆地挪动剃刀，他以为自己正在进行一项神圣的使命。安艺用面纸将沾在剃刀上的毛擦掉，拿湿毛巾擦拭剃过的地方，复盖在黑色阴毛下的青苍皮肤便显露无遗。

就在安艺凝视青苍部位激动不已的当儿，抄子开口了。

“还没好吧?”

安艺才猛然惊觉抄子仍然光溜着下半身躺在床上。

“快好了……”

从正面看几乎已大功告成，事实上大腿间仍残留着细柔的杂毛。

“拜托你把腿再伸开一点。”

抄子依照安艺的要求把腿张开，随即又慌张地闭上。

“好恐怖哦!”

“就快好了，你只要静静躺着就可以了。”

“到此为止吧!”

抄子缩回双腿，拿衬衣盖在身上。

“就快完成了。”安艺仍不死心。“我特地这么做，你就让我完全剃光吧!”

“你好过分哦!”

抄子自己伸手触摸，不由惊愕万分。

“这个样子，不管谁看了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抄子这个样子回家，绝无法和丈夫燕好，就算她丈夫

强求她，也一定会拼命抵抗。

“谢谢！”安艺朝抄子的阴部低下头去。“这样你就是我一个人的。”

“我不是一直都跟你这么说吗？”

安艺觉得用嘴巴说和以实际行动证明两者差别颇大。

“男人真是可笑。”抄子躺在床上说道。

“你想说男人像孩子一样？”

“我不知道……”

安艺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非如此做不可，但至少这样才能让他实际感受到与抄子间强烈的羁绊。安艺又把手凑近抄子那个优雅的部位。

“觉得怎样？”

“总觉得怪怪的。”

抄子还不能适应全新的感觉。

“没有安全感……应该很快就会恢复吗？”

“你不要担心。”

“这回该我剃你的毛了。”

“喂！可别来。”

安艺单方面对抄子提出要求，一旦轮到自己却想逃避。

“很快就恢复的啦！”

“既然如此，剃了应该无所谓！”

“或是，这样一来我就不能和其他男人一起洗澡了。”

“你不能这么赖皮。”

抄子站起来，俯视坐着的安艺。

“你觉悟吧！”

“干什么嘛！”

"剃你的毛啊!"

"不要开玩笑了。"

安艺想以笑容瞒混过关，抄子却一本正经，打算拿起刚才剃自己的阴毛的那把剃刀。

"住手!"

"想逃避？你未免太狡猾了。"

"我不是逃避。"

安艺按住抄子的手，抄子却不肯罢休。他们互相抢来抢去，不一会儿两人的身体便拥成一团。

"不要胡来了。"

"我不是胡来。"

抄子身材娇小，力道却颇大，安艺意外尝到顽强的抵抗，居然不支倒地。抄子便趁势跨在他身上。安艺感到一股热切的欲望，抄子也似乎被某种情绪所掳获。于是两人紧拥在一起。从胸部、腹部以至于脚部都合而为一，紧贴在一起。

抄子主动压上双唇。在过往无数次的缠绵中，抄子都不会如此主动，现在她彷佛无法再按捺自己了。他们采取的姿势也是相识以来很少采取过的：安艺在下，抄子在上，而且随着深入的程度的增加，抄子轻轻地提起上半身，微微地摇晃腰身。

事实上，这种姿势是安艺长久以来的愿望，但是抄子始终对这种姿势相当排斥，他也就认定不适合抄子，因此作罢。

如今，抄子居然主动坐在安艺的身上，丝毫不见羞态。她的衬衣已经卸掉，散乱的头发下是紧闭的双眼与微张的

嘴唇，一副就快哭出来的模样。这是安艺首度看到的抄子如此大胆。抄子的胸口至腰部的白晰肌肤完全暴露在灯光下，安艺发现抄子的乳房竟然十分丰盈，淡红色的乳头微微耸起，其下则是细细一握的腰身，而两股间那个神秘的所在却是光秃秃的。

看着抄子激烈的动作以及逐渐泛红的白色肌肤，安艺随之陶醉在深夜时分两人所举办的肉体狂宴之中。他们明知不久后筵席将散，却暂时不考虑筵席散尽后未来的行止。

第二天早上，安艺在六点钟醒来，抄子却还在睡觉。凝视她柔软的肌肤，安艺觉得昨夜的激情彷佛只是一场美梦。

安艺终止茫然的迷思，从抄子的身后靠近她，这时她正好动了动。

“干什么?”

“醒醒吧?”

“现在几点了?”

“六点刚过。”

“该起来了……”

“到机场要多久?”抄子总算清醒了。

“至少一个小时。”

“叫得到计程车吧?”

安艺点点头，却对抄子的遽变感到惊愕。只不过一个晚上的时间，昨夜那个狂乱的抄子到哪里去了?

“你还是要回去?”

抄子垂下眼睛想了想，最后仍然点点头。

“没有办法，不是吗?”

“我不想让你回去。”

“我也不想回去啊!”抄子立刻接口，然后又说道：“可是我就这样不回家的话，你可能就麻烦了。”

“麻烦?”

“我就会一直死缠着你啊!”

安艺默默无语，抄子从床上爬起来。

“你继续睡吧!”

“等一下!”

安艺从后面一把抱住抄子，抄子回过头来紧紧搂住安艺。

安艺突然想起“贪得无厌”这句话，他们两人无异应了这句话，身体虽已筋疲力竭，却仍然贪婪地相互拥抱，不肯罢休。不久，力气用尽了，两人逐抱在一起睡着了。安艺醒来时抄子不在寝室，房门是开着的。

“喂……”

安艺急忙叫唤，抄子在走廊前回答，然后走了上来，她已经梳理好头发，身穿来的时候那一件绵质T恤和牛仔裤。

“要走了吗?”

“我正要叫车。”

看看手表，七点了。

“你暂时还会待在这里吧?”

安艺和杂志编辑约好了今天晚上在这里见面。

“我打算明天回去。”

“我把垃圾和生的菜分别整理在塑料袋里。”

安艺点点头，感到有点虚脱。

十分钟后，抄子准备妥当，行李和来的时候一样，都是那个大袋子。

“我送你。”

安艺看着窗外说道，抄子摇摇头。

“太远了，我一个人去。”

机场的确很远，安艺却执意要送，半路他却临时改变主，不愿目送抄子离开，抄子也了解他微妙的心情。

“对不起！”

抄子对安艺道歉，将大袋背在肩上。

“到了东京我会马上打电话给你。”

安艺点点头，这时门铃响了，计程车大概已经来了。

“我很开心，谢谢！”抄子穿上鞋子转过身来，轻轻地低下头。

“不会忘记？”

“当然不会忘。”

“那里也……”

安艺指着下半身故作滑稽状，抄子不觉莞尔。

“我想忘，可是忘不了。”

安艺穿上拖鞋轻轻吻了抄子一下。

门铃再度响起，两人走出屋外，计程车司机已经在门外等候。

“保重！”

“你也要安分一点哦！”

抄子似乎担心安艺和其他女人交往，殊不知他根本提不起兴致。

“到了东京我会马上打电话。”

“我等着。”

抄子上了车，关上车门。

“保重！”

抄子点点头，挥挥手，随即扬长而去。

安艺茫然地凝视早晨过于明亮的阳光。抄子终于回东京了，顺利的话，中午她就能回到那个丈夫和孩子倚门等待的家。

在被遗弃的凄凉感觉中，安艺想起抄子那个失去依靠的部位，只要那个部位存在一天，抄子绝不会忘记这里的点点滴滴，即使快乐的感觉逐渐变淡，那种奇妙的记忆却永远不会消失。

然而，安艺接着想到：这个属于他和抄子两人的秘密，却俨然是威力十足的炸弹。

那个秘密令安艺在安心之余，同时感到责任重大。

骤 雨



每年一到夏天，安艺就特别喜欢穿和服，天气潮湿温热时穿上和服，不但感觉舒适而且无拘无束，仅管他平日不是西装革履，穿上和服仍然令他气定神闲。

那一天，他也是身着白色上等麻布做成的和服，赤着脚穿上拖鞋便出门了。白色和服极为醒目，麻布虽易，却适合在夏夜散步。

计程车在银座四丁目前左转，再向东走两条街，四周突然静下来；来往于东银座的人远比西银座少。安艺在街角下车，路面已经被清洗过，一栋白色磁砖砌成的两层楼房耸立在路旁地势有些低尘的位置。乍见宛若普通住户，事实上内附客室的小料理店。

安艺掀开门帘，大师咸以下的四、五个师傅齐声说道："欢迎光临！"

安艺愉快地挥手致意，然后坐在柜台角落的位子上。

"今天就您一个人？"

"还有一个，我想很快就来了……"

五十多岁的大师傅轻轻点点头，然后问道："先来一杯啤酒吧！"

安艺点点头，打量四周，整个料理店除了他之外就只有另外两个客人。

"现在是夏秀淡日哦！"

"大概是吧！"

八月是日本企业界员工转休的季节。

"鱼看起来还不错。"

安艺看看冰柜，点了海鳗和生鱼片。

“您不去避暑吗?”

“没这个打算。”

自从初夏和抄子去过北海道之后，安艺至今不会远行。

“夏天的东京不见得差到哪里。”

人们大量逃出都市到外地休假，东京因而清静不少，安艺觉得一动不如一静。

即使在酷热的夏天，安艺仍少不了烧酒。

“您看起来气色不错。”

“是吗?”

撇开外观不谈，这一阵子安艺的精神状态实在说不上好，七月以来他就得了职业倦怠症。稿约的期限即将截止，安艺忧心如焚却又懒得提笔，勉强鞭策自己坐在书桌前，依然挤不出丝毫灵感。这种职业倦怠症以前他也经历过两、三次，可是都没有这次严重。

情况变成这样，安艺认为是起因于七月中旬的那一场胃病。

那天深夜，胃病突然发作，不一会儿疼痛难耐，安艺服下胃药但毫无起色。他认为电召救护车太小题大作，打电话回家却没没有人接，当时已凌晨三点，他不死心继续让电话铃声作响，所幸妻子终于来接了。两年前安艺也曾经发生类似的情形，当时吃下一种叫“布斯捧”的胃药后便止住了痛，他拜托妻子找一找，妻子竟然只冷冷地说一声“没有”，也不问问安艺的情况如何，就把电话挂断。

安艺几乎都住在原宿的公寓，周末心情好的时候才回家住个一、两天，对于这里任性不顾家的丈夫在三更半夜

打来的电话，也难怪妻子不愿多加理会。

安艺不是不了解她的心情，却仍不免感到有些意外，看情形如果自己因此而住院，妻子势将随便敷衍了事一番，休想她亲自照顾自己。无奈之余，安艺又吃了一次手边的胃药，蜷缩着身子躺在床上。不久疼痛减轻了一些，好不容易熬到天亮，他马上打电话给抄子。

铃声三响之后挂断再拨，是安艺和抄子讲妥的联络方法，岂料那天听筒传来的竟然是男人的声音。

“喂，我是浅见。”

声音年轻又具有朝气。安艺马上挂断电话。

妻子冷淡的态度自然无可厚非，听到抄子丈夫的声音却给安艺带来极大的震撼。

安艺不会和抄子的丈夫见面、说话，抄子也不愿多触及这方面的话题，他只能在脑海里想像抄子丈夫是什么样子，对同是上班族的妻子体贴入微，却缺少一份安全感的男子，中等身材，穿西装、打领带，认真工作以家庭为重……。

但是，安艺在电话中听到的声音，竟出乎意料地十分年轻有劲，以此推断其本人的身材势必十分高大，个性爽朗豁达。那个从前始终存在于安艺想像世界中的人物，彷彿突然活生地呈现在眼前。这通电话刹时令安艺觉得抄子遥不可及，安艺也知道一旦发生紧急事故，与抄子取得联络竟是如此困难。

妻子的冷漠是理所当然，抄子又因为有她丈夫这障疑而不得靠近。

安艺胃部依然隐隐作痛，他觉得自己同时被两个女人置之不理，最后可能孤独以终。

第二天，安艺到医院检查，经医生诊断是突发性胃痉挛，不久之后便痊愈了。但病发当时的孤寂感深深留在心底。安艺知道自己是罪有应得，再加上自从抄子的母亲伤腿之后，和抄子不但见面的次数锐减，见面的时间也显著缩短，从此便得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职业倦怠症。

从前，每天把小孩送到托儿所是抄子的工作，傍晚将小孩带回家则由她母亲代劳，她母亲一旦受伤行动不方便，抄子或她丈夫其中一个人势必得亲自接送小孩。所以，当抄子和安艺约会的时侯，她丈夫就必须在家照顾小孩，难怪她每次都急急忙忙地赶着回家。

安艺的职业倦怠症持续了好一段时间，直到一个星期前，抄子总算心情愉快地在电话中报告好消息。

“我妈妈又可以来帮忙了。”

抄子这下放心了，安艺也总算松了一口气。

“这样我们就可以好好吃一顿饭了！”

因此，安艺才得以和抄子约在这家小料理店见面吃饭。

“海鱼的味道怎么样?”

每当大师傅有自信的时侯，都会主动询问客人对料理是否满意。

“不错！”

“您试试看这个。”大师付拿出腌黄瓜。

“我的胃不好。”

“很严重吗?”

“已经复原了。”

如果海鱼能挑起食欲，就足以证明安艺胃病已完全康复了。

安艺又叫了一壶酒，这时门帘前传来抄子和老板娘打招呼的声音，随即出现在安艺眼前。今夜抄子依约身穿淡紫和服，配上白底水草图案带，看起来清新动人。

“对不起，我来晚了。”

抄子对大师傅轻轻点点头，坐在安艺的身边。

“我先回家换了衣服才来的。”

抄子把头发往上梳挽成一个髻，露出现条优美的颈项。

“这个时侯在银座街上走，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抄子偶尔应工作需要会穿和服亮相，工作之余鲜有穿和服的机会。

“你妈妈呢?”

“已经好了，今天我出来是跟她说要去参加和服展示会。”抄子顽皮地缩缩脖子。

“今天的海鱼很好吃。”

安艺替抄子同样点了一份海鳗和生鱼片，然后替她倒酒。

可能是抄子母亲的康复带动了抄子的情绪，干杯时她的神情相当愉快。自从上次北海道之行，这是他们两人第一次如此悠哉地举杯畅饮。安艺把手肘撑在柜台上，重新打量抄子。

“你还是很漂亮。”

“你说“还是”，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已经好久没有仔细看过你了。”

这一个月来他们见面总是匆匆忙忙地需索彼此的肉体，吃饭和说话的时间相对减少。

“自从我母亲扭伤了脚之后，我才深深体会到我是多么依赖她。”

料理店的空间很小，说话很容易被别人听到，安艺趁大师傅走进厨房时，悄声说道：

“我一直担心我们以后不能再见面了。”

“我也很担心。”

“你不会忙得都把我给忘了吧！”

“如果我们其中一个变懒了，也许真的就这样分手了也不一定。”

“懒？”

“如果我们两个一直以忙碌或怕麻烦作为不见面的藉口，势必很快就疏远了，不是吗？”

“你是这么想的吗？”

“我也不愿意这么想，可是男女分手不都是这样的吗？”

男女之间的爱情的确异常脆弱，尤其是没有结婚的情侣关系更是脆弱得一如泡沫，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消失。

“你有时候不也无声无息吗？”

“我想你大概很忙，不好意思打扰你。”

自从在电话里听到抄子丈夫的声音之后，安艺收敛了一段时间。

“我忙你就不和我聊络了吗？”

“不是这样啦！”

如今，安艺不想再提当时听到抄子就丈夫声音的复杂心情。

“这件和服大概今年就穿这么一次，然后就收进衣柜里了。”

安艺为两人倒酒，眼睛看着抄子身上的淡色和服。和服的颜色把抄子衬托得十分美丽，这种薄纱质地和服也只有八月份适合穿。

“你也是第一次穿麻料的和服吧？”

“今年夏天我不是很喜欢穿和服，可是从现在开始有机会我要常穿。”

“无论什么样的和服，如果一年不穿一次的话，就很可惜了！你的和服大概都挂在衣柜里很少穿吧！”

“我的和服虽然没有你的好，可是我也有一件夏大岛，下次有机会我们一起穿出来。”

现代人难得有机会穿和服，尤其是外出工作的场合，多半不便穿着和服。

“男人穿和服看起来满轻松潇洒的，女人穿起来还是会有点紧张。”

“那种紧张也是一种美感。”

安艺喜欢女人穿着和服时，露头颈项的凉爽与清新。

“你可以再出去旅行吗？”安艺突然问道。

“你要带我去吗？”

“月底我有事要去轻井泽，方便的话就一起去。”

“我去了，你不会不方便？”

“没关系，那时候应该比较有空了。”

由于天气热，没有胃口吃饭，两人叫了一盘凉面。

“心情真好。”

他们喝了五、六瓶酒，其中大半是安艺喝的。

“你今天晚点回去汲关系吧！好不容易来到银座，干脆再换个地方痛快地喝几杯。”

“可是，我们这种装扮太醒目了。”

安艺已经不在乎被熟人看到，抄子却颇为担心。

“那我们去偏僻一点的地方。”

他们走过四丁目，沿着林阴大道进入第二条街上的某栋大厦。大厦三楼有一家小巧的酒廊，里面没有半个客人，妈妈桑和酒保隔着柜台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哇！真是稀客，而且还穿着和服呢！”

妈妈桑把他们引进一个四人座的包厢。

“这位是浅见小姐。”安艺照例在介绍抄子时只说出她的姓。

“你真会穿衣服。”妈妈桑上下打量抄子。

“你的工作该不会是和和服有关吧！”妈妈桑的眼光的确锐利。

“我还是认为有些地方穿得不妥当。”抄子受到夸赞，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我要威士忌，她喝白兰地。”

这里可能也处于淡季，两名女侍不请自来地坐在一旁。

“今天你们同时穿和服上街，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

“没有什么事，不过心血来潮罢了。”

话虽如此，事实上是安艺想看看抄子穿着和服的样子。

薄衣覆盖之下是抄子白晰的裸体，而此时抄子双手所放置的位置正是那撮阴毛屏息生长的地方。安艺亲眼目睹它这一个月来的变化，从刚剃过之后的青苍到逐渐发毛，以至于现在几乎恢复原状，肉眼已经看不出任何异状。但是，现在抄子身旁的人大概都以为身穿和服的抄子是个谨言慎行的女人，绝对想不到和服下隐藏着如此意想不到的秘密。这个秘密只有安艺一个人知道，就连抄子本人现在也手拿酒杯，似乎忘了这件事。

在酒吧呆了一小时，离开时已经九点了。安艺拦了一辆计程车，直驶原宿的公寓。

“喝得太多了。”

安艺好久没有和抄子如此畅欢。

“不会太晚吧！”

安艺担心时间的问题，抄子却默不作声，似乎并不在意。

“后来怎么样了？”

安艺悄悄把手伸向抄子的下腹，结果被挡了回来。

“不行啦！”

“大概恢复原状了吧！”

“太糟糕了。”

“什么太糟糕了？”

“下次你也试试看就知道了。”

碍于有计程车司机在场，他们的谈话到此为止，安艺看来不过如同泡沫一般。

“今天我妈妈说了我几句。”计程车驶人青山大道时，

抄子又开口说话。

“她问我是不是又会很晚回家?”

“你妈妈知道了吗?”

母亲为女儿操心是天经地义的事，再说抄子母亲一直都在抄子身边，多少会感有点不对劲。

“然后呢?”

“我妈妈为我担心也是无济于事的……”

“你这么跟她说?”

“和她多说无益。”抄子缓缓摇摇头。

抄子的事不是她母亲所能解决的。

“连我妈都知道的话可能会很恐怖。”

计程车在九点半抵达安艺的公寓。安艺把抄子安置在起居室的少发上，自己从酒柜拿出一瓶苹果白兰地。苹果酿的白兰地十分香甜，适合女性饮用。安艺倒了两杯，两人举杯互敬，室内随即响起清脆的碰撞声。

安艺喝了一口酒，把手摆在抄子腰带下的部位。

“今天我要好好地欣赏一下。”

刚刚在车上，抄子把安艺的手撇开，现在就剩下他们两个人，她便不再反抗。

“好不好?”安艺放心大胆地拉起抄子的手往寝室走。

“这个给你用。”

安艺把衣架给抄子，她却摇摇头。

“你用。”

安艺只好脱掉和服挂在衣架上，然后躺在床上。抄子松开发夹，卸下一头长发，关掉电灯之后开始宽衣解带。

"我去冲个澡好不好?"

安艺点点头，躺在床上等候她并不是件令人不耐的事，不久，抄子从浴室里走出来，安艺突然想跟她开个玩笑，她却毫不知情地看着床上的安艺问道："你睡着了吗?"

当她慢慢走到床边时，安艺冷不防地伸出双手抱住她，她在不及的防备之下整个人跌进安艺的怀抱里。

抄子刚洗过澡，头发有些湿，她的温暖令安艺精神为之一振。

"你是不是吓了一大跳?"

"我还以为你睡着了呢!"

安艺没有作答，像一个按捺不住的少年伸手掀开抄子的睡衣的裙摆。

"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

当手指触到阴毛时，抄子轻轻扭动着身体。

"你不可以再恶作剧了哦!"

"大致上都恢复了。"

虽然摸起一还有点扎的感觉，大致上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摸起来是不是很奇怪?"

"不会啦!"

"很痛哦!"

"我这样摸你也会痛?"

"我是说如果剃你的毛你会很痛。"

"那点痛我才不在乎呢!"

"你们男人真可笑。"抄子突然吃吃地笑了起来。

“为什么?”

“你剃我的毛又有什么用? 我要是想乱来的话还是照常可以乱来。”

“以你这个样子?”安艺不禁惊慌失色。“你乱来了吗?”

“没有……我没有乱来，也不想乱来，我没有这个兴致。”

在抄子最隐密的部位留下爱的证据，一直是安艺最大的愿望，如此一来，就算抄子回到家也无法和她丈夫亲热，抄子将永远成为自己的禁地。抄子却说这么做没有意义，女人如果不安于室，剃掉阴毛也发生不了碍阻的作用。这是安艺意想不到的论调。仔细一想，抄子说的也不无道理，只要在做爱的时候不让对方发现阴毛被人剃掉，一切就不成问题。

“你不要吓我嘛!”

安艺说话的口气虽然有点开玩笑的味道，内心忐忑不安。原来剃除抄子的阴毛的效果并不如预期来得有约束力。

“可是，多少会感得有点怪怪的吧!”

“总觉得有点刺痒。”

听了这句话，安艺的心情才大致稳定下来，只要抄子的身体保持这种奇怪的感觉，她就不会忘记为她剃除阴毛的男人。至少，在感觉刺痒的时候，她会忆起两人相处的时光。

“这样很好。”

“你这个人真可笑。”

一个大男人居然因此而感到满足，的确十分可笑。

"很奇怪是不是?"

"也不是奇怪，可是……"

男人之所以希望在女人身上留下爱的证据，无非是基本上不信任女人，在安艺的眼里，他就认定女人比男人善变。安艺突然很想再看看自己留在抄子身上的印记。

"我把灯打开好不好?"

安艺问道，抄子马上摇摇头。

"不行，这样就好了。"

"你以前不是给我看过吗?"

一个月前，抄子闭着眼睛躺在床上，不会作丝毫的抵抗。

"那里是我剃的啊!"

抄子忍不住笑了出来，她不知这是什么歪理，安艺却一本正经的模样。

"真的这么想看?"

安艺打开床头柜上的台灯，坐在抄子身边，不断上下打量她，好一会儿才拉开她睡衣的前襟。抄子纹风不动，安艺掀开睡衣裙摆，两股间茂密的阴毛便呈现在眼前。经过一个月的时间，阴毛在外观上已经恢复得和以前一样，不过摸起来还是有一点硬邦邦的感觉。安艺目不转睛地直盯着那个部位，抄子突然轻轻扭动身体，彷佛想说："不要再看了。"

安艺马上识趣地合上抄子睡衣的裙摆，关掉电灯，说道："看不出剃过耶!"

好不容易才留下的证据，如今竟因岁月的流逝而即将

消失。

“再剃一遍……”安艺说道。

“你打消这个念头吧!”抄子立即摇头。

安艺不说话，紧紧抱住抄子。这个时刻，性欲的满足比任何事都重要，男人与女人同时卸下虚伪娇情的面具，彻底地溶为一体。

但是，当终点来临，热情消褪时，现实将再度抬头。做爱后，两人筋疲力竭地躺在床上，不一会儿，抄子坐了起来，看过时间之后便从床上站起来，开始穿和服。看着面前正在准备回家的抄子，安艺的不多不断地扩大。

“如果两个人相爱……”安艺看着在寝室角落穿衣服的抄子喃喃地说道：

“如果两个人相爱，不愿意和对方分开，那该怎么办?”

“……”

“如果不想让对方回家的话怎么办?”

“那只有住在一起!”抄子一边系着腰带一边回答。

“可是，要是因某种原因让他们不能住在一起……”

安艺以自己和抄子的情形作比喻。

“就算不在一起时也希望能独占对方，怎么办?”

“如果是我的话，大可放心。”

“可是有人认为独占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对方杀掉……”

“你真的这么想吗?”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也有这种念头。”

安艺一方面对自己的过分投入这段感情感到苦恼，另

一方面却又义无反顾地走向恋爱的深渊。

“我觉得……”安艺对着抄子的背影说道：“男女之间的关系实在太脆弱了。”

“你是这么想的吗?”

“总觉得迟早都会疏远、分开的。”

“也有人永远不分开啊!”

隔了一会儿，抄子反问安艺：“我们两人将来会怎么样?”

“我当然是不会离开你的。”

“那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

“我想独占你，不希望任何人把你抢走，可是我又担心我们的关系不知道能维持多久。”

“你是不信任我?”

“我当然信任你。”

抄子系好腰带，轻轻叹了一口气。

事实上，安艺根本无法想像抄子和别的男人做爱时的情景，即使对象是她的丈夫，她现在可能都无法以身相许，这是安艺和抄子肉体密切结合时深切的感觉。即使抄子口头上没有表示，他也相信凭着他俩在性爱上的水乳交融，抄子没有理由和别的男人发生关系。

当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安艺就曾经和一个心有别人的女人交往过。安艺认识她的时候，她和另外那个男人的关系虽然正陷入低潮，但是她依然深爱着那个男人。安艺当时认为就算自己死命地追求，可能也敌不过那个男人的魅力，不料有一天她却轻易地接受了安艺。

她和那个男人之间不知道发生什么争执，还是那个男人在外面拈花惹划，总之，久攻不下的她竟然主动投入安艺的怀抱。安艺虽感迷惑，却依然在她裙下称臣，得到她是他向往已久的心愿，没有踌躇不前的道理。于是，两个人的关系愈来愈密切，她也没有再回到前任男友的身边。事态的转变令安艺心满意足之余，多少也觉得有些寒心。女人在深爱一个男人的时候几乎全心全意地投入，一旦觉醒就把过去的事忘得一干二净，这种改变令安艺感到极为不安。

抄子也在乎也和安艺一样患得患失，从她所说的话就可以看出端倪，例如，她明知安艺现在最爱的人是她，在提到安艺的过去时总不忘半开玩笑地责备安艺："男人很容易厌倦……"

抄子说得没错，容易厌倦是男人的通病，到手的感情往往抛在一边，再把目标放在别的女人身上。但是换个角度来看，男人在外花心的时间不会持续太久，也鲜少有完全移情别恋的例子，拈花惹草多半都点到为止，不超越底线。而女人虽绝少见异思迁，一旦动情则义无反顾，不太可能维持从前的那段情。

安艺和抄子之间最大的问题，乃在于他们不住在一起，尤其是抄子除了丈夫之外，还拖着个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维持双方感情于不坠呢?

如果双方都有独占对方的意思，同居无疑是最好的方法。安艺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和抄子住在一起。安艺和抄子约会时，经常脱口说出"我想跟你住在一起"、"我和你单

独在一起的时候心情最轻松”“我不想让你回去。”之类的话。抄子当时也会积极回应：“我也不想回去”、“跟你在一起感觉最自在”等等。

现在，如果安艺稍微积极一点，也许抄子真的会离家出走。事实上抄子本人也说过：“如果你要我离开家，我会照做的。”但是，安艺却无法开口要求“我们同居吧！”迟疑的最大原因，是他不敢确定自己能否适应两人生活上彻底的变化。

重新审视自己的迷思与迟疑之后，安艺对着穿置妥当的抄子说道：“你还是要回家？”

抄子在微暗中回过头来：“你希望我不要回去吗”

抄子这么一问，安艺不得不点头。

“当然……”

“我也想待在这里。”

他们明知必须道别，却又不断试探彼此的心意，此举无非是希望对方进一步表示“我希望你留下来”或“我不走了。”

但是，两人都不愿主动说出具有决定性的话。他们相互凝视，最后抄子轻声叹息。

“没办法，我回去了。”

抄子的口气有点责备安艺的味道。但是安艺非但没有说“不要回去”，还突然冒出一句不相干的话。

“我帮你叫车。”

“不必了，我到了街上再拦车。”

“反正都要叫车，等一下。”

现在安艺能做的也只有这件事。

安艺穿上睡衣，叫了车之后问抄子："月底你真的能去轻井泽?"

"哪一天?"

"三十号，大概是星期五。"

抄子考虑了一下，问道："星期六不行吗?"

"改星期六的话你就可以去?"

"我想应该没问题。"

看到抄子点头，安艺心中又涌起一个疑问。

"周末不在家难道没有关系吗?"

过去两次旅行，抄子都把日期定在星期五和星期六。

"周末不是大家都放假吗?"

"那个人要去参加演奏会，所以……"

"演奏会?"

"他和朋友合组了一支乐队，那天有人找他们去表演。"

"原来如此……"

安艺总算明白抄子周末得以外宿的原因。

"星期六应该没问题吧"

"但是对你方便吗?"

安艺和一个好朋友约好了那天打高尔夫球，然后一起回东京，不过，如果抄子能来轻井泽，安艺不介意在打完高尔夫球之后一个人留下来等她。

"星期六几点能到?"

"六点左右。"

"一定?"

“一定。”

“那我在旅馆等你。”

叫车之后大约过了十分钟，安艺走到阳台上，发现栏杆和街道都被淋湿了。

“下雨了。”

安艺说道，抄子也跟着往下看。

“可是已经停了。”

“车子在那里。”

公寓前停了一辆车。

安艺关上落地窗回到室内，抄子一本正经地说道：“我回去了。”

“我送你到楼下。”

“不用了，我一个人回就行了。”

“好久没有像这样好好地在一起了。”

最近抄子很少如此晚归。

“你明天要做什么?”

“十点以前在家，其余的时间都在公司。”

“晚上呢?”

“六点有个应酬……”

安艺预定明天傍晚参加一项聚餐，取餐结束再和抄子见面的话，时间略嫌太晚。

“我们到轻井泽的时候再好好聚一聚。”

“我以愉快的心情等等。”

已经过了午夜，两人依然难舍难分。抄子穿上鞋子握住门把的那一刹那，安艺突然从身后抱住她。两人就靠在

门上拥吻起来，好一会儿才又分开。

他们相互凝视了一眼，抄子撇下一句“晚安”，立刻消失在门外。夏夜的相会到此结束。

月 牙



窗外的夕阳余晖慢慢地笼罩大地。

大型落地窗下方的池塘前接高尔夫球场，球场两旁是一大片树林环绕的草坪。高尔夫球场内没有半个人影，夕阳下的草坪中央孤独地耸立着一株松树。傍晚下过一阵雨，把松树和草坪都淋得湿漉漉的。

安艺从刚才就一直坐在屋内的椅子上眺望窗外的景色，同时等待抄子的电话。如果抄子依约从上野出发，五点半应该抵达当地，然后立即打电话到旅馆来。可是现在已经六点半了，她却毫无音讯。由东京开来的电车每隔一小时出一班，抄子迟早会赶来的。

昨天安艺和抄子通电话的时候，她还肯定能够成行，而且把旅馆的电话号码都记了下来。

安艺望着逐渐被黑暗吞没的绿色草坪，不断胡乱猜想：或许公司突然有事耽搁了，也可能孩子生病。不过，就算真的如此，按照抄子有板有眼的个性，她也会赶紧打电话通知才对。

星期五一起来轻井泽的朋友们都回去了，此刻留在旅馆里的只有安艺一人，他真担心万一抄子真的没来，势必得一个人傻楞楞地在旅馆过夜。

抄子如果不能来，无论如何都会打电话通知安艺，从她没有打电话这点来看，她一定只是迟到。

安艺设法稳定自己的情绪，看着窗外，月亮已爬上草坪上那株松树的树梢，天空弥漫着一股秋的气息。

旅馆是三层楼建筑，包围在一片树林之中，安艺之所以选择在这里住宿，当然是因为这里无论室内或室外的装潢都幽静雅致。

泡 沫

每年夏季轻井泽的游客摩肩擦踵而至，到处可见喧闹的年轻人以及全家出外渡假的游客，各大饭店莫不跟百货公司一样热闹非凡。安艺选择的旅馆这一带却十分冷清，倒有点森林别馆的味道。

当初决定来轻井泽一游曾考虑借用朋友的别墅，那里占地广阔，还有管理员负责三餐，安艺的朋友千叮万嘱绝对不要客气，尽管使用。可是安艺觉得不便带妻子之外的女人上门打扰，最后还是决定在这家幽静的旅馆住下。

事实上，只要待在旅馆房里凝视窗外，便能饱览轻井泽夏末的风情。早晨环绕森林四周的霭气、随着日出而消失的雾气、日光照耀下的如茵绿草、令人无端引起秋思的晚霞，无不尽呈眼底，百看不厌。轻井泽这个著名的休闲区，大概只有这个角落是别有洞天的桃花源。然而，此刻这些优点对安艺而言，无异是一种折磨。

两旁的森林已经臣服在夜的笼罩之下，只有草坪右边点了一盏路灯。夜幕已深深笼罩，视线内不见半个人影，就连走廊上也听不见有人活动的声音。安艺关在这个被大自然隔绝的屋内，看着窗外迅速降临的夜，等待抄子的电话。

七点多了，比约定的时间晚了将近两个钟头。抄子依然没有任何联络。如果抄子还不来，安艺势必得取消在楼下餐厅预定的晚餐席位。

安艺为是否该开灯犹疑不决。如果现在拉上窗帘，打开室内照明，整个房间无疑将成为夜的俘虏，现在灯还没开，坐在椅子上的安艺还免强看得清四周，宛如化石般在微暗中等待电话。

抄子为什么不和自己联络呢?

今天和朋友们分手，一个人回到旅馆，脑海里突然浮现抄子可能不会来的预感，当时阳光普照，安艺心想怎么可能，不料现在预感渐渐成为事实。安艺希望抄子最晚能赶上八点到站的那班电车，这样还来得及到餐厅吃饭。

为了打发时间，安艺打开电视，欣赏职业棒球赛实况转播。

室内室外都完全暗下来了，安艺的视野中只有电视画面发出闪闪萤光。安艺漠然地盯着电视画面，不一会儿，时钟已经指着八点二十分，不开灯不行了。安艺打开室内照明，拨电话到楼下的餐厅取消订位，另外叫了一份点心和冰块，一个人喝着威士忌。

安艺不明白抄子为什么竟然连一通电话都没有，难道她根本忘了今天的约定，还是发生了什么连电话都没办法打的紧急事故?安艺后悔今天早上没有再度和她确认一番。

九点之后，安艺终于放弃等待抄子的来临。

从前他和抄子曾经说定，如果他们其中一人生病，无如何都要通知对方，当时抄子斩钉截铁地表示“放心，我一定会和你联络!”没想到今天她却不守信用。也许打电话到抄子的公司可以问出个究竟，不巧今天是星期六，明天又是星期天。安艺再度焦虑地等候电话。

九点半的时候，安艺终于忍不住打电话到抄子家。铃声三响挂断重拨，接通之后安艺屏息等待，却始终没人接听，再重新拨过一次，还是得不到回音。

抄子的家居然没人在。

安艺又倒了一杯威士忌。抄子到底去哪里了?她家里

的电话没人接听，可见全家人一起出门了。安艺想到这里，正打算去拿起酒杯，这时电话响了起来。

安艺紧张地打量四周，然后盯着持续作响的电话，当铃声响到第五声的时候才拿起听筒，接线生的声音立即传入耳中。

“安艺先生吗？有您的电话，我马上帮你接通。”

电视旁的时钟指着九点五十分，一阵杂音之后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是我……”

音量很小，但安艺可以确定是抄子。

“你在哪里？”

“东京……”

抄子好像是利用公共电话打的，安艺听到电话那端夹杂着人车的喧闹声。

“你在搞什么啊？”

安艺尽量压抑自己的情绪，口气却仍然很冲。

“我一直在等，你看，都快十点了。”

“对不起！”

现在道歉根本于事无补。

“你为什么没来？”

安艺十分愤怒，抄子瑟缩地回答道：“我想去，可是没办法去。”

“为什么？”

“那个突然说不出门了……”

“他突然改变主意，是吗？”

“也许他看出来我有点不对劲。”

安艺脑海中浮现抄子和她丈夫争吵的场面。

“然后呢?”安艺总算放下心中那块石头，口气也缓和多了。“你现在在外面是吧!”

“嗯……”

“能马上赶来吗?”

“现在?”

“再晚都没关系，有夜车嘛!”

“可是……”

“很勉强吗?”

“我的脸被打了，所以……”

抄子好像哭起来，听筒那端传来呜咽的声音。

安艺紧握着听筒，慌张地问道：“严不严重?”

“……”

“你还好吧?”

安艺问了第二次，抄子才迟迟回答：“没什么。”

“他打了你的脸?”

安艺想起在电话中听到抄子丈夫声音的事。他的声音年轻宏亮，如今竟伸手打了抄子的脸颊。

“痛不痛?”

“不痛，已经没什么了。”

“你不能马上赶来这里吗?”安艺明知勉强，却依然不肯死心。“没有电车的话可以坐计程车。”

十点了，晚上的时间只要三个钟头就可抵达轻井泽。

“你坐计程车来好了，还是你要我赶回去?”

抄子如果不能来，安艺不在乎坐车赶回东京。

“我赶回去是不是可以见到你?”

“今天晚上我看算了。”

他们夫妻吵得这么厉害，抄子挨打之后怎么出来的，她丈夫现在又在哪里？

“我刚才打电话到你家，可是都没有人接。”

“我出来一阵子了……”

“你现在一个人？”

“嗯……”

“那你待会儿打算怎么办？”安艺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回家吗？”

“到我妈妈那里。”

“一个人？”

“对！”

抄子的母亲单独住在附近，小孩大概也托在她那里。

“明天早上我再打电话给你。”

从傍晚到现在，安艺已经足足等了一个晚上，没想到还必须再忍受漫漫长夜。

“我想见你……”

“我也是……”

听筒那端传来抄子呜咽的声音。安艺手握听筒，深深叹了一口气。看来抄子并没有受伤，顶多只是脸颊泛红罢了，但是在心理上可能受到极大的震撼。

安艺从抄子偶尔透露的话中可以想像，她丈夫是个个性平和的男人，这也可以从他喜欢音乐，闲暇时把玩乐器自娱娱人看出端倪。

抄子说“他知道我要出去，所以……”，可见他对抄子的行为已经开始起疑。

安艺很想知道他们夫妻争执的真正原因，可是整个事件又和自己息息相关，似乎不便多加追问。无论如何，这次争执对他们夫妻来说都是极为严重的事件。一般夫妻在激烈的争执后，有的婚姻破裂，有的反而受到激励不但和好如初，感情甚至更加融洽。安艺认为抄子丈夫诉诸暴力打了抄子，短期内两人应该不会和解，如果情况继续恶化，他们势必会走上离婚这条路。

安艺把冰块加进杯子里，然后倒上威士忌，将酒精的浓度调至往常的两倍。

安艺手握酒杯走到窗边，拨开窗帘向外凝望高原上寂静无垠的黑暗，抄子的影子又悄然爬上心头。回到母亲家之后的抄子都在做些什么？把今天和丈夫争吵的始末向母亲报告，还是和寄放在母亲家的小孩见面？今天晚上抄子回她母亲家，多少令安艺感到安心一些，抄子没有回到她丈夫身边这件事，让安艺有种获救的感觉。

今夜，安艺和抄子都企盼能够相见，在刚才的电话中两人也都曾表示“很想见你”，安艺甚至认真考虑从轻井泽驱车赶回东京。但是抄子始终不愿前往，连安艺说要赶回东京，她也一直不置可否。也许抄子担心时间太晚，而且刚和丈夫吵架心情还不十分稳定，所以才打算一个人好好静静地想一想。

窗外的黑暗令安艺的头脑逐渐冷静下来，接着小睡了片刻。但是，这和工作或运动后那种痛快的睡眠大异其趣。更何况安艺是喝了威士忌，在微醺中全身疲累恍恍惚惚地睡着，并没有事先做好上床睡觉的准备。

安艺醒来的时候，头上顶着把室内照得通明的电灯，

耳畔则听到失去了画面的电视陆续传出的杂音。床头柜上的时钟指着三点钟，离天亮还有好一阵子。安艺感到口渴，从床上爬起来喝水，却有点头重脚轻，大概是酒还没有完全清醒。安艺把灯关掉，头却还有点重。

安艺拍了两下沉重的脑袋，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浴室，掀开窗帘向外看。他本以为眩目的朝阳将一股脑儿射进室内，不料云层很低，树林和草坪无不笼罩在浓雾之中，葫芦形的池塘水面在雨水的拍打下掀起阵阵涟漪。

这是安艺连续第三天早晨看到轻井泽下雨。轻井泽的湿气颇重，稍大的宅院多半青苔丛生，门户若关闭太久很容易发霉。安艺却不讨厌这种浓雾弥漫的早晨。对于那些打高尔夫球或网球的人来说是有点扫兴，安艺却能在小雨中品尝寂静的乐趣。

然而，今晨的细雨竟有些寂寞。思念的人久候不至，孤独过夜的空虚，再加上被浓雾笼罩的森林，无不令安艺愈发感到心情沉重。

安艺原先并没有计划什么时候返回东京，但是昨天晚上抄子表示还会再打电话过来，所以势必要等到电话来了之后再回去。安艺打开床头的电灯，开始浏览报纸，看完之后感觉有点饿。仔细一想，昨天取消餐厅订位后，除了一份西式点心和威士忌之外，就不曾再进食。

安艺突然有点怀念味噌汤的香味，七点半是该吃早餐的时候，但又担心抄子在他到楼下餐厅吃饭时打电话来，而且他也懒得换衣服出门。于是，安艺依然静静躺在床上等候抄子的电话。

以前的安艺绝不是这个样子。等不到约会的女朋友，

他不是立刻打道回府，再不然就是为工作的事动脑筋。

将近八点的时候，安艺向旅馆餐饮部订了早餐，从床上爬起来洗脸。洗完脸掀开窗帘一看，浓雾已经转变成雨水。好不容易一个星期天，计划到户外运动的人只有望天兴叹了，如果抄子来的话可能也会大失所望。

安艺抽了一根烟，开始穿衣服。二十分钟之后抄子打电话过来，安艺也刚好吃完早餐。

“昨天真是对不起，你有没有好好休息?”

经过了一个晚上，抄子的声音轻快多了。

“我有睡，可是好像没有完全睡着。”

安艺的说法听似矛盾但却是事实。

“我梦见你神情恐怖地在街上漫步。”

“我也梦见你了，我一直叫你，可是你都没听到。”

安艺不管梦的内容是什么，得知抄子也梦见自己，于愿已足。

“现在这里下雨。”

“东京是阴天。”

“你在哪里打电话的?”

“在家打的。”

“你妈妈……”

“我在另一个房间，她可能以为我已经去公司了。”

和昨晚比起来，抄子说话的口气镇定多了。

“待会儿你要做什么””

“我没有什么事，吃完早饭大概搭九点左右的电车回去。”

“我去接你好吗?”

“方便吗?”

今天是星期天，抄子不用上班，可是她家的情况不知道变得怎样了，安艺有点担心。

“你不回家没关系吗?”

“没关系。”

“你要一直住在你妈妈家?”

抄子避不作答反问安艺：“你什么时候能到上野?”

安艺看了一下时刻表，然后告诉抄子有一班十一点十五分到站的电车。

“月台的人太多，我们在公园口见面好了。”

“那我在那里等你。”

抄子的声音轻快，和昨天判若两人。

确定能够再和抄子见面，安艺立即收拾行囊，三十分钟后就准备妥当。安艺赶上九点那班电车，坐在靠窗的位子上。轻井泽细雨纷霏，电车行至横川山头时雨却停了，低低的云层覆盖在原野上。

安艺在车上喝喝咖啡、看看书，打发两个小时的车程。对于安艺来说，旅行的乐趣除了能造访新的地方，了解当地的风俗文化之外，在旅途中欣赏自己喜欢的书，那种轻松快逸的感觉更是令他期待。

昨天虽然彻夜孤寂，待会儿抄子却将在上野等候，看来今晚的时光会是甜蜜而温存的。安心之余，安艺小睡了片刻，等四周骚动把他吵醒时，电车已驶至大宫。

安艺合上书本看着窗外，大宫和东京之间建筑物林立，对于已连续三天看遍田园景色的眼睛来说，感觉颇为新鲜。

电车在十一点半低达上野。安艺手提旅行袋走过大栈

墙，来到公园口。

时值九月，在细雨纷霏的轻井泽已可嗅到初秋的气息，但东京依然闷热难耐。

安艺快步超越人群走到剪票口，伸长脖子环顾四周，却找不到抄子。走出剪票口往前行进，突然有人从背后拍拍安艺。

“你回来了。”

安艺应声回头，看到抄子笑盈盈地站在身后。

“你怎么不在剪票口?”

“我怕你和别人一起回来，所以先躲起来偷偷张望。”

“我一定是一个人的嘛!”

说话之际，安艺仔细端详抄子的脸，脸上没有任何伤痕和肿胀，看不出来挨过巴掌。

“你有时间吧?”

看到抄子点头，安艺立即向候客的计程车招手，然后吩咐司机开往原宿。

午餐时间就快到了，应该先在外面吃了饭再说，安艺却迫不及待地想和抄子单独在一起。抄子似乎也是同样的心情，默默地坐在安艺身旁。

“好不容易又见面了。”

车子发动时安艺不禁感叹一声，抄子立即把身体靠过来。

“对不起!”

“都已经过去了。”

事到如今，再责备抄子没有依约前往轻井泽也是无济于事。

“可是，当时情况很严重吧！”安艺重新审视抄子的脸。“哪里被打？”

“没什么了，只是耳朵还有些耳鸣。”

“究竟是为了什么？”

绿灯时计程车再度开动，这时安艺开口问道：“他知道你要去轻井泽？”

安艺照例省略抄子丈夫的名字。

“他不清楚那么多，不过他看我忙东忙西的好像要出门的样子。”

“他不是要参加演奏会吗？”

“演奏会突然取消了，可是他没有告诉我……”

“真可恶！”安艺忍住即将破口骂出的话，心想当丈夫怀疑妻子的忠贞时，这种行为是可以理解的。

“我跟他说我要出门，他就问我要去哪里，还扯了一大堆……，当时我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依然准备着要出门，所以他才发火的。”

“他什么都没说就突然打你？”

“吵了好一阵子才……”

“你今天还是要住在你妈妈家？”

抄子直视着前方，点点头。

“你有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你妈妈？”

“大致说了一下……”

“那她有没有说什么？”

“她认为夫妻吵架一下子就没事了。”

“可是你不能一直住在你母亲家吧？你又有工作！”

“我如果不回家，你是不是很不安心？”

“不是啦……”

安艺急忙加以否认，抄子却看出其中一丝犹疑。

“你希望我回家?”

安艺不知如何回答，抄子又继续说道：“今天早上他打过电话给我。”

“说些什么””

“他说希望我回家……”

“他居然这么轻易地拜托你回家?”

“可能他也认为自己做得太过分了。”

“可是你们昨天才吵架的。”

就算他认为自己做得过分了些，但是吵架第二天就打电话求和，这种男人也未免太不中用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回去。”抄子缓缓摇着头。

“我要在我妈妈家住上一段日子。”

安艺默不作声，抄子又接着说道：

“发生了这种事，要我立刻和他和好如初，我做不到!”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安艺把嘴凑近抄子的耳朵，以免被司机听到。

“他是不是发现了我们的事。”

“他不清楚详细情况，但他知道我外面有人。”抄子想了一下才回答。

“这样他还原谅你?”

“说什么原谅不原谅，还不是因为他一个人生活不方便。”

“是吗?”

抄子似乎比安艺更加沉着。

将近十二点的时候，计程车抵达原宿的公寓。

安艺已经三天没有回家，但安艺不在家的时候女佣久子照常前来打扫，所以公寓依然整理得井井有条。

秋天将届，久子把餐桌桌布从白色换为浅咖啡色，桌上的花瓶里插了一小朵玫瑰花。

走进书房，书桌上摆了一大堆出门期间寄来的邮件以及由家里转来的邮件。

一般比较亲密的朋友都知道安艺多半住在原宿，写信都会寄来这里，不知情的人自然把邮件寄回家中。安艺总是在周末回家时顺便拿信，这个礼拜没有回家，所以拜托妻子转寄过来。妻子把书籍以外的邮件扎在一起，上面只写着“请转寄左边的地址”，其他角落一片空白，足见其冷淡之情。

安艺只看了看这些邮件的信封，随后回到起居室，抄子正在厨房烧开水。

“喝杯茶好吗?”

“好，稍微浓一点。”

抄子对这间屋子知之甚详，当她正想伸手取出架子上的茶叶盒时，安艺悄悄地从后面一把抱住她。抄子慌张地回过头，不料止好投入安艺的怀里，两人忘情地热烈拥吻起来。

安艺拉上寝室内的双层窗帘，在刻意制造的黑暗中向抄子求欢。

今天的抄子比平日积极，通常她总是在安艺的带领下

才有所反应，今天却迫不及待地主动配合。

女人的热情足以刺激男人，男人的行动更进一步地让女人亢奋，良性循环的结果，男人与女人都能享受到品质良好的性爱。

全心投入灵肉合一的做爱之余，安艺的脑海中仍有一块小角落是完全清醒的。

抄子的丈夫在盛怒之下使用暴力殴打抄子，他所殴打的对象此刻却躺在安艺的怀抱里。竭尽所能让抄子在肉体上得到满足，无非是对这个使用暴力的男人最严厉的惩罚。

抄子似乎也这么想，沉溺于与安艺做爱的行为，等于向动手打人的丈夫报一箭之仇。

当高潮即将来临时，抄子不觉发出呻吟。

"咬我……"

最初，安艺还以为那只是肉体愉悦的欢呼，不料抄子又接着催促："快点……"

在催促声中，安艺凝视抄子的脸蛋，散乱的头发披在脸颊上，额头上浮现几条细小的皱纹。抄子的肉体虽然处在极度欢愉之中，神情却极为惨淡。

"用力……"

这句话令安艺下定决心不再踌躇。在胸前留下爱的证据是抄子和安艺共同的愿望，一旦留下既长且深的齿痕，或许两人反而对未来的交往不再心存迷惘。

安艺咬住抄子胸前柔软的肌肤，把将来的事一概付诸脑后，这个时刻最重要的是向欲望的尽头迈进。

一个小时后他们筋疲力竭地分开了。中午时分，室内静悄悄的，双层窗帘挡住外界的阳光，也隔绝了外界的声

音。寂静中两人悄悄地相拥在一起，不久，安艺突然开口问抄子：

“舒不舒服?”

安艺根本无需多此一问，刚才抄子的表情就是最好的答案。然而，安艺却想听抄子亲口回答，企图让满足的感觉更为落实。

抄子点点头，然后低声说道：“好舒服哦……”

为了听到这句话，就算将全身精力耗费殆尽，男人亦在所不惜。女人的这句话加强了男人的自信心与眷恋之感。

“可是……”

安艺的手指慢慢伸向抄子最隐密的部位。

“该不会是这里……”安艺把嘴凑近了抄子的耳朵。

“你们该不会是因为这里才吵架的吧?”

“我不是告诉过你我和他没有……”抄子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知道，不过我认为有可能……”

“你真会胡思乱想。”

“他没有碰你?”

“当然没有。”

以电话里的声音来猜想，抄子丈夫的个子应该不会太小，如果来硬的话，要制服抄子并不是一件难事，也许他就是因此发现抄子的阴毛被人动过手脚。

然而，抄子的丈夫似乎不至如此恶劣，尽管他在盛怒下怒掴抄子一个耳光，却始终没有离婚的念头，足见其对抄子仍然有所留恋。

反之，抄子又是怎么想的呢？她说暂时不想回家，打

算在她妈妈那里住上一段日子，问题是“一段日子”究竟是多长，之后她又打算怎么做?

两人在午后的寂静中不知不觉地沉沉睡去。

安艺醒来时双人床边的时钟已经指着四点。安艺的动作把抄子也给吵醒了。

“睡得好沉哦1”对于自己在白天睡觉，抄子似乎很不好意思。

“昨天晚上没睡好，所以……”

“今天你必须在几点以前回家?”

“我再待一会儿方不方便?”

安艺今天必须完成几篇稿子，不过等抄子回家后再写也还来得及。

“你待会儿是不是要回家?”

抄子知道安艺通常在周末回家。

“我不回去。”

“为什么?”

“今天刚从轻井泽回来，而且……”

抄子默不作声，好一会儿才神情落寞地喃喃说道：“我也不想回家。”

“那你住在我这里好了。”

“方便吗?”

安艺深吸了一口气。

“可以吗?”

“我住在你这里，是不是会给你带来困扰?”抄子没有忽略安艺瞬间的迟疑。

“没有的事……。

“如果我今天住下来，可能以后也就赖着不走了。”

抄子的个性外柔内刚，如今又家庭失和，只要安艺诚心邀请，她一定会在原宿的公寓里住下来，但是聪明的她感觉得出安艺的邀请不过是在口头上敷衍罢了。

“我不会赖在这里的，请放心。”

“……”

“我不会给你添麻烦。”

“这没什么麻烦。”

“可是，你不是讨厌小孩吗?”

每当安艺考虑和抄子住在一起，孩子的问题总是最先横梗在眼前，逼使安艺打消念头。到了安艺这般年龄，生活中突然多出个孩子，的确有点难以接受。

“孩子的问题让你很头痛对不对?”

“也不是啦……”

“你不需要勉强自己。”

抄子语带宽恕的意味，突然间她把头抬起来。

“可是如果我自己要养的话，你应该不介意吧!”

“那是你的自由。”

“那我就试试看。”

抄子把眼光投注在远方，安艺看着她的侧面，心底涌起一个疑问。

“你是不是……”说到这里，安艺又看了抄子一眼。“你是不是怀孕了?”

“……”

“一定是。”

抄子终于摇摇头加以否认，安艺却仍然有些不放心。

"你到底是不是怀孕了?"

抄子把头靠在安艺的肩膀上没有作答。

"你老实告诉我。"

"如果我怀孕了你打算怎么办?"

抄子的反问令安艺刹时变成闷嘴的葫芦。

"很伤脑筋是不是?"

"……"

"不过不要紧张,因为我根本没怀孕。"

安艺从来没有考虑过和抄子生儿育女,对他而言,抄子只是单纯的恋人,绝非教养子女的母亲。安艺这种想法无非是受到两个年龄悬殊的影响,十多岁的年龄差距总让他认为这辈子已经和小孩绝缘。但是怀孕这件事,对每个月都有一次生理周期的女性来说,却一点也不足为奇。

"我再问你一次……"安艺还是相当担心。"你真的没有怀孕?"

"没有啊!"

"可是你刚才说你自己要养小孩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怀孕的话我会把小孩生下来。"

"你想要孩子?"

"我知道现在不适合有孩子,可是如果怀孕的话我会生下来。"

这是抄子的真心话。

"可是现在这种情况……"

安艺应该感谢抄子有这种想法,可是一旦牵扯到现实问题,事情又另当别论。

"我希望和你维持单纯的恋爱关系,不想再为家庭和社

会等种种问题而烦恼。"

"我明白。"

抄子点点头，然后从床上站起来走出寝室，可能是想到浴室冲凉。

寝室内剩下安艺一个人，他掀开床头的窗帘，太阳已经快要下山了，整个寝室充斥着柔和的光线。安艺穿好衣服，觉得有点饿，等抄子从浴室出来后，安艺问她"出去吃饭吧！"

比较高级的餐馆星期天都不作生意，但是安艺知道宫下公园前有一家漂亮的小牛排馆照常营业。

"偶尔吃点肉应该无所谓吧?"

"那我待会儿直接回去，不来你这里了。"

抄子大概打算回她母亲家。

"如果方便的话，你就住在这里没关系。"

"我现在情况特殊，不能这么做。"

于是两人离开公寓，拦车前往涩谷。

星期天傍晚的涩谷是年轻人的天下，他们以挤在热闹的人群中为乐。

离开餐还有一段时间，牛排馆空荡荡的。安艺他们坐在里面靠墙的位子上，点了洋酒相互干杯。

"有时候我会突然想吃油腻一点的牛排。"

"你的精神还好吧?"

"可能是刚才太激烈了。"

"不关我的事。"

抄子瞪了安艺一眼，神情颇为妩媚。

"我必须补充一下体力。"

不久，牛排被端上桌，安艺一边用刀切着牛排，一边问抄子：

“明天你是不是直接从你妈妈家到公司上班?”

“我想是的。”

“换洗的衣服怎么办?”

“我带了一些到我妈妈家，不够的话我再回家拿。”

“这样不太好吧!”

安艺不希望抄子和她丈夫的战争持续下去。

“你跟他好好谈一谈嘛!”

“我不知道怎么谈。”

“俗语不是说夫妻床头吵床尾和吗?”

“你希望我这样吗?”

“也不是啦……”

安艺这句话本想试探抄子的心意，不料被她反将一军。

“如果你叫我回家，那我就回家。”

“我当然不希望你回家，可是这样下去对你又不太好……”

“我早有心理准备。”

抄子的心意比安艺想像中更加坚定。

“再喝一杯怎么样?”

做爱之后喝酒很容易醉，安艺的酒兴却颇高。

“喝完再倒头大睡。”

“如果能大吃一顿，然后好好地休息一段时间，那该有多好啊!”

“是啊!”

“你做得到吗?”

“当然！”

“你在开玩笑吧！”

以安艺目前的身价，把工作全部推掉，隐居个四、五年，应该不成问题。

“只要你愿意……”

安艺一直盼望抄子能够一个人离开她家。

“我们两个人……”

安艺说到一半却又默不作声，他知道他的意愿只会让抄子受苦。

“这次轻井泽没去成，我们再找个地方旅行吧！”

出外旅行在现实生活中比较有实现的可能。

“下次应该没问题吧？”

“我一定去。”

“去看海好呢？还是去赏枫叶？”

“十月中旬的服装展示会结束后，任何时间都没问题。”

酒精似乎令抄子恢复了一些元气。

抄子离家出走之后，安艺只有打电话到也公司才联络得到她，安艺不敢打电话到她母亲家，害怕电话一旦被她母亲接到，身分将被揭穿。

安艺不知道抄子打算在外面住多久，每次和她谈到这个问题，她就会满脸不高兴，认为安艺在催她回家。离家之后的抄子情绪极不稳定，使得安艺和她之间的感情起伏颇大。

事实上，如果抄子真的打算就此和丈夫分居，安艺很想在外面替她租房子，一房一厅应该够她和孩子两个人住。

离家出走一星期后，安艺向抄子提到这件事，当时她马上点头答应，说道：

“到时候还要麻烦你多帮忙了。”

不料三天之后，抄子突然打电话来。

“昨天晚上我回家了。”

安艺正四处打听有没有合适的房子，瞬间他有点怀疑自己的耳朵。

抄子这么生她丈夫的气，为什么如此轻易就回家了？

“为什么？”安艺不自觉地握紧听筒。

“我总不能一直住在我妈妈那里吧！”

抄子在离家之后应该考虑过这个问题。

“他不断恳求我回家，我妈妈也劝我回家算了。”

“……”

“这样下去对孩子也不好……”

抄子所说的都不无道理，但安艺觉得她既知如此又何必当初。

“我都在帮你找房子了。”安艺有点被出卖的感觉。

“你为什么不先通知我呢？”

“就算通知你结果还不是一样。”

这次抄子离家出走，安艺表现最积极的只是替抄子租房子这件事，其他的事他这个第三者根本帮不上忙，也难怪抄子会说这种话。

“你离家出走到现在有十天了吧？”

前几天安艺还为抄子的坚强感到惊讶，私下认为她应该稍微让步，不料现在情况为之丕变。

“好不容易才撑了那么久……”

“对不起！”

“这么说，你原谅他了？”

“我回家只是因为他希望我回家。”

“可是，你回家不就表示你原谅他了？”

“这不一样。”

抄子的话令安艺感到十分迷惑，这时她又接着说道：

“其实我一点都不想回家，可能的话我真想永远都不要回去……”

“……”

“你也觉得我回家比较好，不是吗？”

安艺握着电话听筒，深深地叹息。

尽管抄子在离家出走这几天态度十分强硬，安艺却早已洞悉不管她将来是否与丈夫和好如初，迟早都是要回家的。因此，今天得知抄子回家的消息，他并不十分惊讶，心头却难掩被人欺骗的感觉。当然，抄子解释了一大堆她之所以回家的理由，可是安艺现在最在意的却是她和她丈夫之间的关系。

抄子照例不愿多谈这方面的问题，只表示她是应丈夫的请求才回家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夫妻的关系将如何演变呢？做妻子的会因为丈夫先低头而更加不自我约束，任由冷战持续下去，还是应了“床头吵床尾和”这句话，夫妻感情更甚于往常？

抄子断然表示自己并未原谅丈夫，并一再强调回家是顾及自己的方便。尽管如此，一旦她再和丈夫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说什么原不原谅都将无法更改这个既成的事实。

“你怎么了？”安艺的沉思令抄子感到不安。“你听得见

我说的话吗?”

“听见。”安艺从沉思中清醒过来，平静地回答抄子：“这么说，从今天开始你都要留在家里?”

“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安艺知道抄子说的都是实情，却仍不免灰心失望。

“你毕竟还是回家了。”

“请你不要用这种口气说话好吗?”抄子的语气十分不高兴。“除了这么做我没有其他的办法，突然间变成这个样子，我一点准备也没有。”

“你还打算再离家出走吗?”

尽管抄子所说都是事实，安艺仍然想藉言语刺激她一下。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抄子的声音突然中断，不久，听筒那端传来呜咽的哭声。

“你一定把我当成那种随随便便的女人了。”

“没有，我没有理由这么想，不是吗?”

“这么说，你是相信我的。”

“当然相信。”

“这十天以来我真的想了很多。”

抄子的确比安艺认真思考过许多事。

“我……”抄子用心整理自己的思绪，好一会儿才幽幽地说道：“我是因为爱你才回家的。”

安艺拿着听筒，不由地垂下眼睛。

“这一点请你相信我。”

安艺现在对抄子有没有丝毫怀疑之心。

“因为我想跟你一直交往下去……”

撇开抄子回家的原因不谈，这句话已令安艺感到心满意足。

“谢谢！”

安艺对着话筒点点头，然后挂断电话。

早晨的阳光尽情地渲泄在书房的书桌上。安艺坐在书桌前，嘴里衔着香烟，反复思索抄子刚才的那通电话。

抄子究竟想说些什么？刚开始她在电话里告诉安艺她已经回家了，然后又解释一大堆回家的原因，最后突然哭着表示“我是因为爱你才回家的”，令安艺不知所措。

或许抄子认为离家出走将造成安艺在精神上的沉重负担，所以才勉强做出回家的决定。安艺很感激抄子能如此为自己设想，但是抄子回家这件事却绝不是安艺所乐见的，抄子也应该明白才对，但是她却说：“你也觉得我回家比较好，不是吗？”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抄子很少在电话里痛哭失声，她的身材娇小看似柔弱，个性却极为刚毅。她的强硬有时令安艺爱怜，有时则令安艺束手无策。坚强的抄子呜咽地说出“我是因为爱你……”这句话，又是为了什么”

安艺突然忆起十天前和抄子在床上谈的一些话。当时，安艺曾以为抄子怀孕了，而刚刚她的泪眼婆娑又有些反常，关于这点他实在百思莫解。

时序迈入十月之后昼短夜长，在冷热适中、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有时候会突然发现白天的时间变短而惊惶失措。这种狼狈 的感觉和人们迈入五十大关之后不免兴起人生苦

短之叹颇为相似。此刻，安艺正陷于类似的迷惘中，思索着抄子的事。

抄子在离家之后的第十天回到家中。安艺数度打电话给她，她总是搬出一大堆理由拒绝与安艺见面。安艺知道她正忙于秋季和服的展出，但这也是她潜意识的一种逃避。

尽管如此，抄子的应对并不冷淡，她常在电话里大谈工作方面的事，对安艺的生活起居也相当关心，有时候还开玩笑地说上一句"我不和你见面，你不会跑出去乱来吧！"一旦安艺回答"如果你那么担心，就应该和我见面才对。"她却总是说些"我现在是在试验你"之类有点装疯卖傻的话。

抄子的信念仿佛有点动摇了。

安艺的不安在和服展示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抄子打电话主动邀约而消失。

他们两人好久不见，因此安艺特地和抄子约在木挽町的小料理店见面。

六点半安艺抵达该料理店，十分钟后抄子也来了。抄子身穿红色毛衣，下搭及膝毛裙，秋天的装束令她看起来似乎消瘦了一点。

"你好像瘦了。"

"大概吧……"

抄子伸手摸摸脸颊，手指白皙如昔。

"是不是工作太忙了？"

"不是。"

"展示会顺利结束了吧？"

“结束了，是有史以来最差的一次。”

“是不是被上司责备了?”

“那倒没有，可是我自己心理明白。”

和丈夫争吵以及离家出走，对工作毕竟是有影响的。

“喝一点酒好不好?”

安艺为抄子倒酒，然后吃着松茸。

“这一个星期简直像待在地狱一样。”

“我知道你很忙，可是你对我也太冷淡了一点，好几次打电话去，你都不太搭理我。”

“是啊！我下定决心绝对不和你见面。”

“喂！你这话什么意思?”

安艺的口气有点开玩笑的味道，内心却忐忑不安。

“是不是觉得还是回家好?”

“傻瓜……”抄子叹了一口气：“你只会想这些事吗?”

“你一直不肯和我见面，我当然会这么想!”

“事情不是这么单纯。”

“那你好好解释给我听。”

抄子没有回应，于是安艺转过头来，只见她手拿酒杯低头沉思。

安艺只说了句“怎么了?”便就此打住，抄子心里似乎正在思索一件颇为严重的事，看着她泫然欲泣的脸庞，这段日子以来一直存在于安艺心中的疑问再度抬头。

难道抄子真的怀孕了？尽管在餐馆这种地方不适合谈及这个问题，安艺仍迫不及待地追问：“你怀孕了?”

确定柜台师傅和旁边的客人都没有特别注意两人的谈话之后，安艺又再补充了一句：“是不是?”

看到抄子缓缓地点点头，安艺也会意地点点头，然后便不再交谈，两人喝光剩下的清酒就马上离席。

“唉呀，你们要回去了吗？”

看到他们匆忙离席，料理店老板似乎有些惊讶。

“是不是料理不合你们的胃口？”

“不是，料理很好吃，下次有机会我们还会再来。”

安艺尽可能装得若无其事，说完后便走出料理店。

料理店离大马路还有一小段距离，不过正好有一辆计程车路过，安艺把车拦下来，吩咐司机开往原宿。

今天，对于抄子怀孕这件事，安艺终于得到肯定的答复，前一阵子虽曾问过她几次，她却总是摆出任由你自己去猜想的态度，一旦问急了她才会说声“没有”而加以否定。

今天她却坦承怀孕的事实，是因为酒精的作用，还是她的心情特别好？无论如何，如果这件事是真的，安艺就不得不慎重考虑未来的事宜。

安艺把肩膀靠在车门上，然后点上一根烟，当打火机燃起的小火点骤然消失，他干咳了一声。

事到如今，安艺还是存着一点抄子在开他玩笑的幻想。

“没有弄错吧？”

“你不需要担心。”在安艺的追问下，抄子总算开口回答了。

抄子怀孕一旦成为事实，安艺怎可能袖手旁观？

“你去看过医生了吧？”

“才三个月。”

安艺悄悄盯着抄子的下腹部，在她那件漂亮的秋装下，

居然有一件小生命正在茁壮成长。“那么……”

抄子究竟打怎么办呢？和惊惶失措的安艺比较起来，抄子显得镇定多了。

安艺没有再继续追问，默默地看着窗外，不久计程车便抵达原宿。

约在外面吃晚饭，然后回到公寓一同度过属于彼此的快乐时光，是安艺和抄子向来的交往模式，今天的节目顺序虽和往常一样，两人的情绪却和从前截然不同。

安艺把抄子抱进寝室，可是一旦想到她的体内正孕育着一个小生命，安艺便失去把自己投入欢悦世界的兴致。安艺把抄子搂在怀中，再次试探她的心意。

“你打算怎么办？”

这种问法似乎事不关己，但是身为男人也只能这么问。

“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吧？”

怀孕的是女方，不管男方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如何，都必须征得女方的同意。

“已经三个月了？”

抄子腹中胎儿的大小令安艺极为不安。

“你认为该怎么办？”

抄子的反问令安艺踌躇不已。以安艺的立场当然是希望把孩子拿掉，可是如果在这种情况表明自己的意愿又太冷酷了。

“你要生下来我也不反对，可是……”

“这一个礼拜我想了很多。”

这个礼拜抄子的确不曾主动联络，安艺邀她见面她也不肯出来，她可能利用这段时间认真地考虑过一些事情。

安艺一直保持沉默，这时抄子抬起头来。

“我可不可以把我的心底的话说出来?”

这个时候，安艺当然需要知道抄子的意向如何。

安艺点点头，于是抄子轻轻咬了一下嘴唇，说道：“我想把孩子生下来。”

安艺的心头往下一沉，他想不到抄子竟然说出如此大胆的话。

“可是……”

安艺慌张地盯着抄子，灯光下的她专注地凝视天花板的某一定点。

“这种机会大概不会再有了。”

抄子说得没错，他们之间想再怀孕已经不太可能，可是总不能因此而做出如此大胆的决定。安艺无法说出心中的感受，于是抄子又继续说道：“这个孩子是上天赐给我的。”

安艺轻叹一声，他能了解抄子的心情。然而，就算抄子腹中的胎儿是上天赐予的，抄子明知自己身为人妻，丈夫又不是胎儿的父亲，偏偏坚持把孩子生下来，她心里究竟作何打算？安艺真想马上问个明白，却又不知如何启齿。

为了稳定自己的情绪，安艺看了一下天花板，深吸一口气。

“但是，要生下来也没那么简单吧?”

安艺尽量压抑复杂的情绪，装出若无其事的表情。

“你不但有婚姻的束缚，而且和他也没有性生活。”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回家的。”

“你回家……”

安艺再度转过身来看着抄子，后者一字一句地清楚表示：

“一旦我回了家不就可以生孩子了？”

“可是你跟他……”

“如果与他发生了次关系，或许他会相信。”

“然后呢？”

“当作他家的孩子养。”

安艺刹时不寒而栗。抄子如果和她丈夫发生一次关系，的确能够就此让孩子合法出生并教养成人，如此一来，她的丈夫和小孩岂不是将一辈子生活在欺惘之中。

“你真的这么想？”

安艺很感激抄子这么想保有他们两人的孩子，但是这种悖德的行为却是他不敢苟同的。

安艺叹了一口气，用手搂住抄子的肩膀，唯今之计只有希望时间能够让抄子冷静下来，勉强的手段反而会招致不易控制的后果。对于怀抱中的抄子居然怀有自己的骨肉，安艺觉得十分不可思议。安艺怀着这种奇妙的心情，温柔地说道：

“前一阵子我问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抄子在离家出走的第二天和安艺看她举止异常，曾问她是否怀孕了，但是她坚决告诉否认。

“反正我迟早都会知道，你应该早点告诉我的。”

“我当时也想告诉你啊！可是……”说到这里，抄子轻轻地摇摇头。“如果我告诉你，你一定会反对。”

“不会的！”

“会，我了解你的想法。”

在把事实告诉安艺以前，抄子已经看穿安艺的心意了。

“我告诉你我回家了的时候，你不是问我‘原谅他了吗?’”

得知抄子回家的消息，的确让安艺有种被出卖的感觉。

“我以为你们和好了。”

“才没有呢！我绝不会那么简单就和他和好。”

“可是你回去得太快，出乎我的意料。”

“我是因为爱你才回去的，因为我想生下你的孩子……”

安艺悄悄地闭上双眼。

安艺想不到抄子想得那么多，自己却不明究里地误解她，深深的歉意不觉地涌上心头。

“对不起!”

抄子为了生下自己的骨肉，不惜欺骗丈夫，安艺真不知该如何感谢她。

抄子的爱如此伟大，安艺自觉应该有所回应，于是伸手拖住抄子。

尽管如此，安艺并没有忘记抄子怀孕的事实。两人别扭拘谨地做完爱之后，现实问题再度横梗在眼前，安艺在抄子身旁躺下，重新考虑解决事情的方法。

安艺刚才还为抄子宁可欺骗丈夫也要生下孩子而感动不已，如今一旦冷静下来，却觉得事关重大不可轻率。他还是认为不可以再拖下去，必须趁早想办法解决，可是一时又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手段。

“刚刚那件事……”安艺悄悄地把手摆在抄子的肩膀上。“我看你还是再多考虑一下。”

抄子闭着眼把身体靠过来，安艺不知道她究竟有没有听到自己所说的话。

“我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这样做会让他起疑心的。”

“……”

“你突然原谅他，他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再说我想你也不愿意跟他亲热。”

安艺本人也不愿对抄子和她丈夫亲热的情景多加想像。

“我看还是算了。”

“我这样做也是无可奈何的。”隔了一会儿，抄子终于开口回答。

“可是你为了生下孩子，不惜欺骗所有的人，这是一种罪恶的行为。”

“堕胎难道就不是罪恶吗？”

抄子的反问令安艺语塞。

“可是这样做太勉强了。”

“一点都不勉强。”

“现在这种情况，不论换谁来看，都会认为太勉强了。”

“我爱你，为自己最爱的人生孩子有什么勉强的？”

抄子的口吻有种不由分说的坚决。女人一旦下定决心，旁人就很难再更改，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再坚持必须把孩子拿掉，只会招来抄子更大的反弹，倒不如虚以蛇委，然后再列举现实问题令其知难而退。

“如果你真的决定要把孩子生下来……”安艺把抄子搂在怀里幽幽地说道：“我们可能就不能再见面了。”

“为什么？”

“你的肚子一旦大起来就出不了门，等孩子生下来之后

就更出不了门。”

安艺的嘴里是这么说，但却无法想像抄子大腹便便的模样。

“有了孩子你就不得不把工作辞掉……”

“那只是暂时的嘛!”

“最重要的是，我们就不能再像现在这样见面了。”

除了抄子现在的孩子，如果再加上一个新生儿，就算抄子母亲能够帮忙，抄子也不可能再像从前一样偶尔外出旅行。

“你也会失去自由。”

“这样的情况不会持续太久的。”

“可是，至少也要个两、三年吧!”

对安艺而言，抄子同时养育两个小孩的事实比两人不能经常见面更加难以忍受。基于男性的自私心理，安艺希望能在没有负担的情况下和抄子见面。

“实在太长了。”

一旦想到往后数年可能无法和抄子见面，安艺便郁闷不已。

“可是我迟早还是可以跟你见面的。”

“我不相信。”

“我们如果不住在一起，迟早还是要分手的，既然如此，我宁可先生下你的小孩。”

安艺十分意外抄子竟然想得那么远。

“你打算把孩子当成我的替身?”

“孩子应该很像你才对。”

“可是这样做不太好。”

“不过，你以后说不定还会花心，却不太可能再有小孩了，对不对？”

抄子的温柔话语令安艺感到有些恐怖。抄子不顾一切打算把孩子生下来的心情，值得安艺欣慰，可是其中却潜藏自己的骨肉将永远掌握在抄子手中的危机。一旦这个孩子来到这个世间，抄子可能这辈子都忘不了安艺，而安艺不但无法忘记孩子，甚至将永远为抄子他们母子悬念不已。

“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

“你一点都不需要担心。”

安艺没有回答，抄子悄悄地靠近他。

拥抱是亲密关系最具体的表现，然而他们现在的心情却有点同床异梦的味道，女方坚持把孩子生下来，男方却希望女方放弃这个念头。安艺在相互拥抱的温暖中轻声问道：

“你是不是很恨？”

“恨你吗？”

“恨我一直维持现状，没有任何突破。”

“恨又有什么用？”

抄子不肯承认，但是她毅然回家待产的决定，对安艺举棋不定的态度可能多少含有一些苛责的意味。

“如果可能的话，我也希望把孩子生下来……”

“不要再说了。”抄子突然斩钉截铁地表示：“我并没有巴望你什么。”

短暂的沉默之后，抄子从床上站起来，安艺明知道应该说些话表态，却任由自己静静地躺在床上。抄子在黑暗

中穿内裤，身体有点往前倾，神情似乎相当疲倦。穿妥之后抄子便走向浴室。

看情形抄子真的打算把孩子生下来，而安艺也想不出任何劝阻的方法。抄子的坚决虽令安艺惊讶，以后真正受苦的还是抄子本人。

怀孕生子除了抄子本人要有健全的心理准备，工作与家庭两方面的问题也有待她去解决，生产之后更有育婴的责任等她去扛。教养孩子攸关孩子一生的幸福，并不是辛苦一、两年就能交差了事，其中需要付出无比的毅力与耐力。抄子明知如此却执意要把孩子生下来，安艺不禁为她感到悲哀、痛惜，真想大声告诉她不必为了生下自己的孩子而尝遍人生的痛楚。

然而，对抄子来说，堕胎一定是更为痛苦的抉择。尽管那个小生命并不受安艺的欢迎，但是现在它确确实实地躲在抄子的肚子里，并将一天天地茁壮成长，不论抄子或坐或卧或是在洗澡，它都凭藉抄子的血液来维持生命。

这种血肉相连的关系绝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切断的。换言之，抄子如今是进退维谷。她深知不管自己怎么做都将掉入痛苦的深渊，因此她宁可选择前进。既然如此，安艺似乎没有什么插嘴的余地。

安艺起身走向浴室，抄子已经冲过澡开始在穿衣服。

通常安艺都会偷看抄子敞领下隆起的胸部，今天却一点情绪也没有。

“对不起！”

安艺一边脱衣服一边和抄子攀谈。

“我想好好出去旅行一次。”

上次抄子没有赶到轻井泽，算来他们自从初夏的北海道之行后就没有再一起出去旅行了。出外旅行不但能彼此畅谈，或许可因此改变抄子的决定。

“下个月的展示会结束后，你大概就比较空闲了吧?”

“你前一阵子不是说想去尝枫叶吗?”

“要看枫叶的话可能必须等到十一月。”

“真想找个地方好好欣赏枫叶。”

等到赏枫季节，抄子腹中的胎儿都已经四个多月，就算到时候能够说服抄子，堕胎可能也不容易了。

“东北或北陆那一带是十月，京都的话就更迟一点。”

“我喜欢到京都。”

抄子一点都感觉不到安艺担心的事。

“可是那里游客一定很多。”

“那你带我到京都附近比较清静的地方。”

安艺轻叹一声，说道：“我们去奈良好了，学生时代我去过一次。”

安艺想起长谷寺至室生寺那条路，附近的牡丹与石楠花相当有名，秋天更别具风情。

“十一月初可以吗?”

“好啊!”

抄子的回答相当干脆，安艺内心却焦虑不堪。

届时抄子腹中胎儿的大小已赶过堕胎的期限，安艺只有接受既成的事实。

安艺穿上睡衣从浴室走回寝室，床上的被褥已经整理过了，抄子正对着镜子重新整妆。

生下孩子之后抄子是否依旧美丽动人呢? 安艺心中涌

起一股新的忧虑，随即逃避似地躲往起居室，从冰箱取出啤酒，这时化妆完毕的抄子也走了出来。

“要不要喝一点？”

“好！”

抄子慢慢喝着啤酒，还不忘称赞一声“真好喝！”她那张温柔的笑脸找不出一丝执意生下孩子的倔强。

“已经十一点了。”

“时间过得真快啊！”

安艺不自觉地想像抄子回家后的情景，她的丈夫正等着她回家，还是已经先睡了？

安艺始终把抄子丈夫看成不过是曾经和抄子结过婚的人，其他的事从不愿意多想，一旦抄子把孩子生下来，他却将成为孩子的父亲，届时安艺还能无视于他的存在吗？

“真奇怪……”

“什么事奇怪？”

抄子的问话只是自然的反应，安艺觉得不需要对她解释什么。

抄子瞄了一眼时钟，心里害怕太晚回家却又不希望安艺看穿自己的心事，但是安艺并没有忽略这个小动作。

“我帮你叫车。”

安艺打起电话叫车，对方表示车子将在十分钟后抵达。

“对不起！”

抄子向安艺道歉，把刚才喝过的啤酒缸头和杯子拿到厨房，然后把桌子擦干净。

“你会一直待在东京吗？”

“这个周末和月底我会到札幌和福冈。”

“一个在北，一个在南。”

安艺将在两个地方分别进行演讲，两场都是朋友特别请托的，想推都推不掉。

“两个地方我都是住一个晚上就回来。”

安艺当时答应这两场演讲会，也是因为可以外出旅行。

“方便的话可以一起去……”

“我要等到赏枫的时候。”

抄子的话又让安艺想到孩子的事。

“我回去了。”

抄子拿着皮包站起来，经过短短的走道来到玄关，穿好鞋子之后又回过头来。

“晚安！”

安艺点点头，走到门口搂住抄子的肩头，真舍不得就这样让她回去。

“小心……”

抄子可能以为安艺是担心她深夜返家的安全，事实上安艺指的是抄子的身体。

“找个机会再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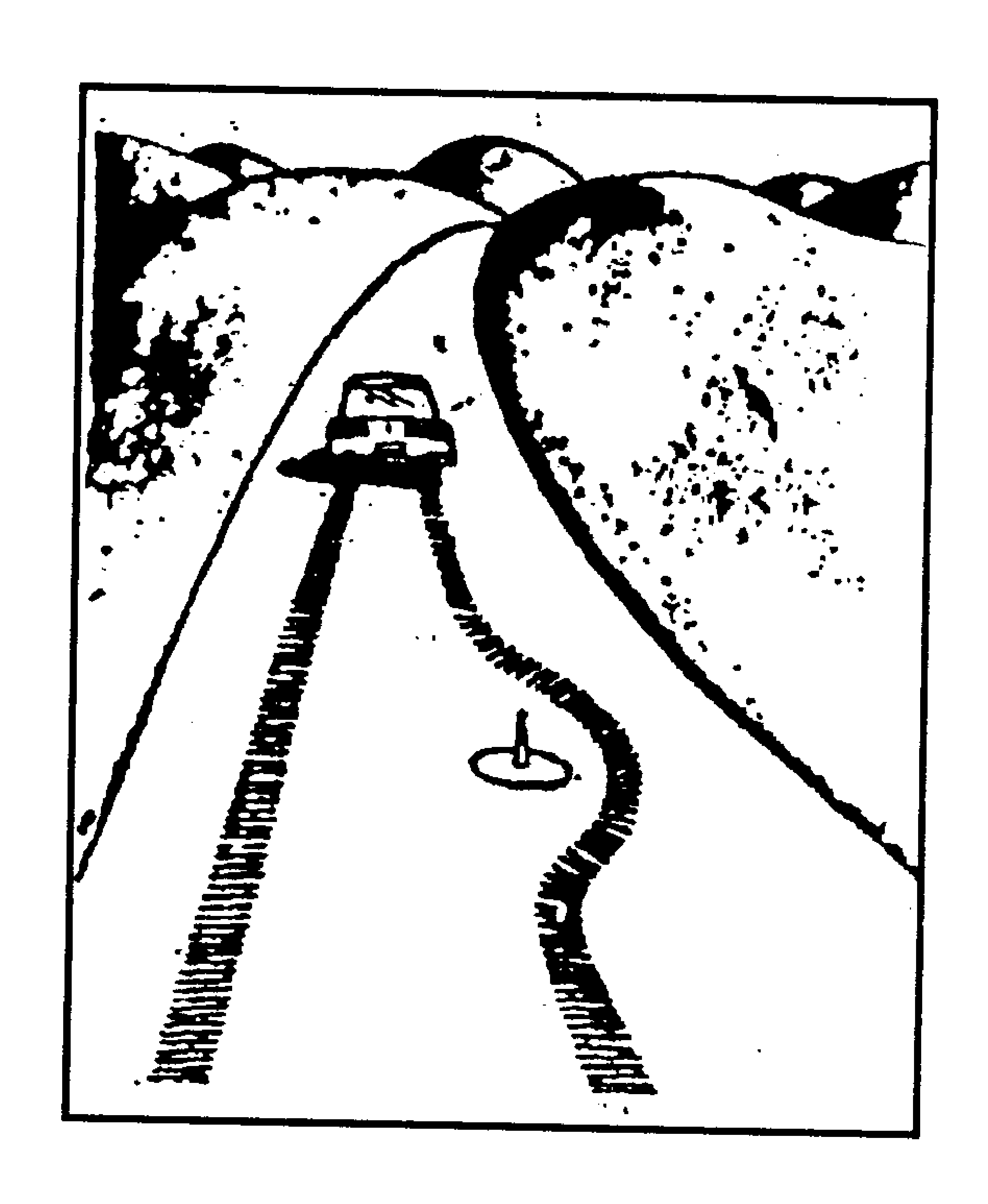
今天安艺表面上是同意抄子把孩子生下来，事实上却没有放弃说服抄子堕胎的努力。关于这件事必须再找个机会好好跟抄子谈一谈。

“凡事不要太勉强。”

“好……”

抄子点点头，灯光下的她显得有些苍老，安艺和她吻别，心想这大概是怀孕的缘故吧！

秋　野



在人车交错的都市中，仍嗅得到属于秋天的孤寂，街道旁随着日暮而陆续开启的路灯，充满了萧索的秋意。下午五点半，新桥二丁目十字路口附近，从工作场所步上归途的上班族们，脸上无不洋溢结束工作之后的松懈与解放感。

安艺坐在一家位于二楼，面对大街的咖啡厅里，隔着玻璃窗眺望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

安艺和杂志编辑在附近的酒店见过面之后，十分钟前直接来到这里，待会儿他将和抄子一同搭机飞往大孤。两人之所以没有约在羽田见面，是想避免在机场焦虑等候的滋味。这里是位于市中心的咖啡厅，万一抄子没来，安艺的感受也不会太凄凉。

安艺变得这么深思熟虑，是上次在轻井泽痴等一个晚上所造成的。

“这种事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抄子曾数度解释，安艺也能够体谅，内心却掩不去不安的阴影。尤其这次旅行离安艺上一次和抄子碰面。前后已相距一个月了。这段时间抄子忙于秋季和服的展出、杂志的采访以及与厂商就新装沟通意见。这也是他们第一次那么久没见面。

安艺将视线挪回室内，再度看看手表。今天早上安艺还和抄子再三确定，五点半在这里见面。

“没问题吧！”

对于安艺的叮嘱，抄子回答得极为俐落。

“我从公司直接去，没问题的。”

抄子从公司出发，安艺总算比较放心，可是这一个月

以来抄子的态度令他十分不解。大型服装展示会结束后，她应该比较空闲，然而几次相约她却总是推托忙碌而加以拒绝。最令安艺焦虑的是，他可能将因此丧失说服抄子堕胎的机会。

“枫叶已经渐渐变红了。”

安艺跟抄子提起上次他们约好的事，她却只是“嗯”一声，不置可否。

有一天，安艺终于忍不住跑到抄子公司找她，她又推说忙，只在公司对面的咖啡厅和安艺坐了三十分钟，话题当然没有触及孩子这件事。

后来两人依然经常互通电话，抄子却还是不肯和安艺见面，安艺在无可奈何之余，只有在电话里试探她的意向，她却总是有意无意地加以回避。正当安艺决定放弃努力时，抄子却突然打电话来。

“请你带我到有枫叶的寺庙。”

抄子的口气很好，令安艺吃惊不已，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改变心意。

“下个星期五我可以去……”

“真的没问题吗?”

安艺客气地问道，抄子却又支吾其辞。

“我很想找个清静地方好好休息一下。”

带领怀孕的抄子出外旅行，责任相当重大，如果她在途中呕吐或身体不适那就麻烦了，再说，在这个节骨眼，一旦被她丈夫发现安艺和她出外旅行，那又该如何是好?

安艺愈想愈觉得不妥，却又不知如何拒绝，最后还是决定拿出快乐的心情和抄子一起旅行。

安艺又点上一根烟，正想把剩下的咖啡喝光时，咖啡厅的大门被推开，抄子走了进来。

“等很久了?”

“没有，我有时间所以提早来了。”

约会时间是五点半，抄子并没有迟到太久。

“要不要喝咖啡?”

“时间会不会太赶?”

的确，飞机七点钟起飞，下班时间交通拥挤，早一点动身比较妥当。

安艺拿着帐单站起来，在柜台结帐后走出咖啡厅。

安艺先让抄子坐上停在公共电话亭前的计程车，吩咐司机开往羽田。

今天早上下了点小雨，下午放晴，入夜后突然转凉了。

“看样子明天是晴天。”

“应该还看得到枫叶吧?”

“三天前我到那里和朋友见面，朋友告诉我这个周末应该正是时候。”

“好久没到大孤了。”

抄子常为公事到京都出差，去大孤的机会却很少。

“明天回来应该没问题吧!”

“明天晚一点回来没关系。”

安艺最担心的莫过于抄子的身体。怀孕已经四个多月了，她的外形却仍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安艺不愿主动提起这件事，抄子本人也三缄其口，两人尽在车上聊些不痛不痒的场面话，于飞机起飞的四十分钟的前抵达机场，办完搭乘手续，然后到机场大厅旁的小餐饮店喝咖啡。

“我们到了那里再吃晚餐，可能会稍微脱一点。”

安艺在和抄子说话的时候，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走过他们的面前，并向他们点头致意。

“要出去啊！”

那名男子是某报社的编辑K君。

“我要到大阪。”

“我是去札幌，多保重啊！”

男人说完这句话立即走开，可能是看安艺带着女伴不想多加打扰。

“有没有关系啊?”

抄子不安地问道，安艺却认为没有什么好隐瞒的，K君应该不会大肆宣扬这件事，就算真的说了些什么他也不在乎。

“你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吧?”

“我才不在乎呢！”

抄子果断地表示，荧光灯下的她脸蛋看来消瘦不少。

安艺听人家说过，有些女人怀孕的月数增加，脸蛋反而会比先前瘦削，抄子大概也是这一类型的女人。安艺很想问问她的身体状况如何，无奈从口中说出的话却都言不及意。

“今天是我们第二次一起搭飞机。”

“上一次我好紧张哦！”

“你害怕飞机失事?”

“我才不害怕呢！死了一了百了。”

世间的一切人事对死者的确毫无意义。

“你害怕吗?”

“我倒没什么……”

一旦触及死亡这个话题，抄子怀孕的事似乎也变得微不足道。安艺默不作声，抄子立刻改变了话题。

“我们是今年春天到吉野的哦！”

“当时樱花盛开。”

他们在那里渡过两天投身花海的美好时光。

“离现在还不到半年呢！”

“还不到”这三个字似乎包含许多感慨。

飞机准时起飞，升空后一轮明月出现在机身右侧，但是当飞机大幅度转弯时，五光十色的东京夜景又尽在眼下。抄子坐在靠窗的位子上向下眺望，不久回过头来。

“终于逃离东京了。”

“你想逃开？”

“一离开东京我就觉得轻松多了。”

对身兼三职的抄子来说，远离东京多少可以纾解心理上的压力。

“可是我好几次约你早点出来，你却又不肯。”

“我没办法嘛！”

安艺很想知道为什么没办法，却又觉得不便追根究底。

不久飞机飞至正常飞行高度，于是抄子松开安全带。

“真高兴又能和你一起出来玩。”

抄子笑嘻嘻地把身体靠近安艺，总算恢复她过去的温柔。

安艺点点头，回想抄子这一个月来对自己的冷淡态度。是怀孕这件事让她的心情阴晴不定，还是她仍然和她丈夫时起纠行，抑或为了刻意扮演贤淑妻子而不得不矫情造作？

无论如何，安艺都无法看透其内心微妙的起伏波动。

安艺把椅背轻轻往后扳，想到几天前看过的一本家庭医学书籍。四个半月是中止妊娠的时限，一旦超过这个时限，堕胎手术的过程与一般生产无异，而且胎儿自五个月后开始产生胎动，法律上已不允许堕胎行为。

安艺想问抄子究竟作何打算，回过头来，机身正好摇晃了一下，抄子突然用双手握住脸。

“你还好吧?”安艺赶紧拍拍抄子的肩膀。“把椅背放下来可能会舒服一点。”

怀孕四个月正是害喜的各种不适症状一一出现的时候。安艺内心十分忧虑，抄子却立刻拨开他的手，点点头表示她的身体没问题。

飞机在晚上八点多抵达大阪。东京的天气从下午就开始转凉，大孤虽是晴天，但气温似乎显著下降。

两人在机场前搭乘计程车前往饭店。安艺通常都投宿在中之岛的酒店，但是为了方便明天一早出门，这次他改订靠近上本町近铁车站的旅馆。

“今年的枫叶不知道如何?”

安艺在车上向计程车司机打听情况，司机歪着头回答：

“比往年晚，可是这两天又突然冷了起来。”

东京的枫叶也比历年变色变得晚，这一次冷锋过境，想必会让经们涂上一层红彩吧!

“我打算从长谷到室生一带走走。”

“那里的枫叶可能比较漂亮。”

星期五晚上交通却意想不到地拥挤，车子在九点钟才驶抵旅馆。

安艺在柜台办完手续，领取钥匙进入屋内后，两人四目相对。在新桥的咖啡厅碰面到现在将近四个钟头，总算是能够单独相处了。

安艺伸出双手，抄子立即投入他的怀抱。安艺轻轻地拥着抄子，低声说道：

"我们去吃点东西。"

安艺知道新地有一家不错的料理店，可是现在赶去的话可能太晚了。

"旅馆的日本料理店只开到十点……"

安艺打开旅馆的餐饮简介，抄子看着窗外说道：

"这附近没有餐馆吗?"

"有是有，可是多半都是小酒馆。"

"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安艺心想，和抄子一起走在不知名的街道上探险，感觉应该不错。

安艺本来就嗜好日本清酒，而抄子自从和他交往之后也变成清酒的拥护者，刚开始时酒量虽浅，现在两、三瓶的清酒绝对难不倒她。

两人在离旅馆五、六分钟路程的小路上发现一家小酒馆，一进门是一排可容纳二十人左右的柜台，后面还有几张桌子。寒流来袭加上又是周末夜晚，小店里人声嘈杂，所幸柜台边还有两个空位。两人坐定后点了烧酒、烤蛤蜊和火锅。

这一带可能是大阪的住宅区，顾客以休闲装束的学生和寻常老百姓居多，而且女性顾客极少，只有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妇人，是和一名中年男子一道来的。

“原来男人都在这种地方消磨时间。”

抄子好奇地打量四周，然后为两人倒酒。

“干杯!”

“终于来到大阪了。”

离开东京之后，抄子的精神似乎好多了。

“东西真是太便宜了。”

墙上贴着食物的价目表，几乎每样都不超过一千圆。

“河豚每人份一千圆，这怎么可能嘛!”

“以前梅田有一家寿司店还曾标榜一人份只要一百圆，结果一盘里面只有三小片。”

“可是我好高兴哦！我一直都想来看看这种地方。”

“来这种地方的情侣一定都很淡了。”

“为什么?”

“刚开始交往的时候一定是挑比较浪漫的地方，譬如法国餐馆什么的。”

“交往愈亲密，去的地方水准就愈差吗?”

抄子笑着喝光杯里的酒，举杯饮酒的动作潇洒熟练，根本看不出是个怀有身孕的人。

“刚才在飞机上我好担心哦!”

安艺是指抄子在飞机上突然用双手握住脸的事，抄子却神情愉快地回答他：“我只是有点贫血。”

店里的轻松气氛让他们不自觉地喝多了，再加上空腹喝酒，不久就都有点醉了。安艺感到有些疲倦，抄子也快要睁不开眼了。

“我们走吧!”

安艺提议回去，抄子马上附和站起来，竟然头重脚轻

步履蹒跚。

“对不起!”

抄子很想稳住脚步，双腿却不听使唤，安艺挽着她在夜晚的街道上漫步。

这一带位于车站附近，但却相当宁静，只有寿司店和小酒馆的照明零零落落地散发着光亮。冷冷的夜风吹拂酒后烧烫的脸颊，感觉轻松自在。

“我们如果能够在这种地方住下来，那该有多好?”抄子倚在安艺身边，低声说道。

“你喜欢大阪?”

“只要是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我都喜欢。”

安艺也有同感。

“你不是也说过，即使放弃工作也无所谓吗?”

安艺记得自己曾经这么说过。

“你现在还是这么想吗?”

“我不想再像从前一样辛苦钻营。”

“可是，你大概放不下你的家庭吧!”

“我放得下。”

“那我们一起放弃家庭。”

抄子大胆地说道，安艺点点头，心想如果抄子真的有些打算，自己也将义无反顾。

“你是说私奔吗?”

“我觉得不这么做不行。”

依目前的情况，现实问题极为棘手，倒不如先逃开烦恼的漩涡，以后再回头收拾烂摊子。

“对不?”

在抄子的催促下，安艺停下脚步点点头，心想不知抄子酒醒之后是否仍然有勇气实践刚才所说的话。如果抄子仍然勇气十足，她腹中的胎儿又该如何处置呢?

安艺从短暂的美好梦境中醒来，现实问题再度涌上心头，无论如何都必须先解决孩子的事。安艺重新挽住抄子的手臂，迎着萧瑟的寒风向前迈步。

离开小酒馆时，安艺颇有几分醉意，在寒风中走上一小段路之后，似乎又清醒了一些。

“再喝一点怎么样?”

安艺在旅馆的走廊上试探抄子的意愿，可是旅馆顶楼的酒吧也已经打烊了。

安艺从房间的迷你吧台取出威士忌。

“反正待会儿就睡了。”

在房间里晚酒不必担心喝得太醉，安艺放心不下的是抄子的身体，怀孕时饮酒过量可能对胎儿造成不良影响。抄子却一点也不在意地喝着安艺递给她的威士忌。

“累了吧!”

“不累。”

安艺脱掉外出服换上浴衣，这时抄子打开浴室的电灯。

“你要不要洗澡?”

“我还不想洗。”

安艺一旦喝了酒就懒得洗澡。

“那我先洗。

抄子站起来，拿着换洗衣物消失在浴室中。

安艺一个人站在窗户旁，旅馆对面的大型霓虹灯已经熄灭，街道一片漆黑。

眺望夜景之际，浴室传来冲澡的水声。安艺回过头来，突然忍不住想偷看抄子的裸体。

怀孕四个月的女人，很多生理现象应该有所改变，比如胸部变大、乳头变黑、腹部隆起等等。此时水声突然消失，抄子从浴室走了出来。

上次旅行抄子带的是衬衣，今天则是两截式睡衣。安艺紧紧盯着抄子，后者开口问道：

“这件睡衣有什么不对劲吗？”

“没有……”

睡裤的裤管很短，露出形状姣好的腿部曲线，抄子一定有什么原因才会穿这种睡衣。

安艺没有追问，这时抄子拿起酒杯。

“我要再喝一杯。”

今天的抄子似乎有点反常，神情愉快但举止怪异，刚刚才喝得步履蹒跚，现在却还想再喝。

“你还好吧？”

“什么还好？”

“喝得这么多。”安艺说到这里，索性把话讲开：“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比从前。”

抄子突然把酒杯放回桌上，黯然地低下头来。

“我并不是不喜欢你喝酒。”安艺看抄子如此听话，马上把口气放得温柔一点。“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体。”

抄子低着头把双手放在膝上，像个挨了骂的孩子，不久低声问道：“你这么关心吗？”

“我当然关心你啦！”

这次出外旅行，安艺最担心的就是抄子的身体，但是

旅行是抄子主动提议的，所以安艺认为大概不成问题。

“已经四个月了吧?”

安艺一直开不了口问孩子的事，现在逮着机会干脆藉此试探抄子的打算。

“一定渐渐大起来了。”

安艺尽量选择不致刺激抄子的词汇。

“如果再不赶紧想办法……”。

安艺说到这里，见抄子仍然没有反应，于是回过头来，只见她低着头用手握住脸。安艺以为她可能饮酒过量身体不适，不料她居然哭了起来。

“怎么了?”

刚才她还高高兴兴地喝酒，现在却用手握住脸哭个不停。

“到底怎么了?”

安艺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抄子是在安艺开口问孩子的事之后才哭的，可能是安艺说了什么让她不痛快的话。

“不要哭了。”

看着抄子伤心流泪，自己却又束手无策，安艺心理非常难受。

“如果心里有什么难过的事，尽管告诉我。”

安艺轻拍抄子的肩膀，抄子立刻搂住安艺，不停地来回摇头，似乎想把长久压抑的苦闷完全甩开。安艺紧紧搂住抄子，感到无所适从。

“睡吧!”

安艺扶着抄子往床边走。现在当务之急是先稳住抄子

的情绪，她今天工作了一整天，下班之后又直接赶来大孤，又喝下不少酒，应该很累了。安艺掀开床罩，抄子立刻躺在床上，安艺把灯关掉跟着躺下，这时抄子突然从背后搂住他。

“抱我……”

安艺依照抄子的意思搂住她，她又继续说道：“不要离开我。”

今天抄子的情绪起伏相当大。

“我醉了。”

抄子把身体靠过来，安艺开始解开她睡衣的扣子，丝质的触感与她细嫩的肌肤令安艺心醉，于是安艺决定暂时抛开孩子的阴影，准备全心全意地与她温存一番。

尽管如此，安艺仍然十分担心自己的动作过于粗鲁，会对胎儿造成不良的影响。抄子却一点也不在乎，反而比平日更为大胆积极。在她的挑逗下，安艺渐渐亢奋起来，终至失去控制，不久，抄子发出欢愉的呻吟，安艺也即将抵达高潮，这时抄子却慌张地说道：“今天你要忍耐一下……”

“今天不行啦！”

过去抄子顶多事先告诉安艺那一天是危险期，从来不曾拒绝和他做爱，更何况抄子现在已经怀孕，根本没有这层顾虑。安艺实在不明白抄子为什么突然退缩，但仍然把身体挪开，这时抄子低声说道：

“对不起！”

“你是不是害怕对孩子不好？”

抄子缓缓地摇摇头。

“那又为了什么……”

“孩子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

“拿掉了。”

“你说什么?”安艺从床上坐起来，盯着抄子。

“……”

“你把孩子拿掉了?”

抄子轻轻地点点头。

“为什么?”安艺情不自禁地摇晃抄子的肩膀，又问了一次：“为什么?”

“这是无可奈何的。”

黑暗中抄子睁开双眼，直视着安艺。

“你不是也希望我这样做?”

“可是……”

安艺还想说些什么，但被抄子制止了。

“不要说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抄子曾经那么热切地希望能够生下孩子，如今竟突然变卦了。

“什么时候?”

“半个月以前。”

半个月前，安艺曾数度打电话约抄子，她却始终不肯应邀，原来她在那段时间内接受了堕胎手术。

“为什么把孩子……”

“这件事跟你无关。”

“怎么会没关系?”

“堕胎是我自己决定的，你不需要在意。”

“你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你这样做太过分了。”

“我当然想和你商量。”

“那为什么……”

“我不想让你痛苦，再说这件事我一个人就可以做决定。”

“可是……”

“已经没问题了，你就不要再担心了。”

看着抄子双眼紧闭的脸庞，安艺仍然无法相信孩子已经被拿掉的事实。

一个月前，当抄子把怀孕的事告诉安艺的时候，安艺曾试图说服抄子堕胎，抄子置若罔闻，并下定决心生下孩子，即使为此欺骗丈夫一辈子也在所不惜。可是距离下定决心不过半个月的时间，抄子却突然改变心意把孩子拿掉。

这一个月来抄子的态度反复无常，他们虽然仍旧维持每天互通电话的习惯，可是任由安艺说破了嘴，她都不肯和安艺见面，当时安艺甚至怀疑她已经移情别恋。

原来抄子利用这段时间冷静地考虑过自己所处的环境，如果硬要把孩子生下来，无疑将终生欺骗丈夫及小孩，对她自己更是沉重的负担。抄子之所以逃避安艺，无非是害怕两人相见将影响自己的安定。

“原来如此……”

安艺终于明白了这一个月来，抄子扑塑迷离的态度。这段期间她必定为该不该留下孩子而苦恼万分。安艺再度躺回床上，轻轻抱住抄子。

“辛苦你了。”

想到抄子一个人下定决心，然后单独到医院接受堕胎

手术，安艺感到心痛如绞。

“有没有住院?”

“早上去，傍晚就回家了。”

“有没有请你妈妈来帮忙?”

“她来的话一定会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没有叫她来。”

“你应该到我那里休息的。”

“这是我自己做的决定，所以……”

抄子把这件事情的责任完全往自己身上揽，令安艺既惭愧又佩服。

“没事了。”

安艺点点头，心里却想着别的事情。

抄子表面上表示一切都是她本人做的决定，叫安艺不必内疚，安艺却怀疑她心理可能对自己充满怨恨，因为得知她怀孕的事实之后，安艺始终不赞成她把孩子生下来，她才会在失望灰心之余到医院堕胎。也许抄子决定堕胎却又不事先通知安艺，也是一种刻意的行为。

安艺觉得有些口渴，从床上爬起来，在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

“要不要喝?”

安艺伸出杯子，抄子躺在床上摇摇头。

“我要睡了。”

安艺看看时钟，半夜两点了。傍晚急急忙忙地搭机离开东京，照理应该很累了，不料头脑竟然十分清醒。安艺又喝了一口啤酒，然后关掉电灯躺回床上。

“明天搭十点左右的电车好不好?”

旅馆离电车车站很近，九点半出门还来得及。

重新触摸抄子温暖的肉体，安艺想到他刚才所担心的事。

怀孕四个月之后，胸部和腰部都将出现显著的变化，安艺以手触摸下抄子却细致轻巧一如往昔。

“身体都恢复了吧?”

事到如今安艺的担心似乎有点多余。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大概两个星期就可以复原。”

抄子早已事先算好时间，才决定这个周末出来旅行。

“可是我担心会再怀孕，所以……”

刚才抄子在安艺即将射精之前说的“忍耐一下”，原来是她本身的意愿。

“下次如果再怀孕，我一定要生下来。”

抄子断然地说道，安艺马上点头附和。

第二天清晨七点，安艺醒了过来，昨天的疲累已经消失，但是他还不想立刻起床，身旁的抄子也还在睡梦中。安艺看着逐渐发亮的窗帘边缘，好一会儿才重新把身体裹进棉被里，抄子不知何时又穿上睡衣，身体背对着安艺，安艺从后面贴近她，立刻感到丝质的轻柔滑顺。

突然间，安艺想起昨晚抄子在临睡前所说的话。

“下次假如再怀孕我一定要生下来。”

抄子的话一方面提醒安艺今后必须多加小心，同时表明一旦再度怀孕必定生下孩子的决心。

安艺了解抄子的心情，当时还曾伸手摸摸她的腰部，她似乎比堕胎前瘦了一点，却仍然骨肉婷匀。抄子的骨架

小，外表趋势似瘦弱，实际上相当丰满。

安艺不知道女人堕胎不满一个月有没有再怀孕的可能，但是他曾经听说朋友的妻子在堕胎后立即怀孕的事，看来仍然十分危险。

安艺闭上眼睛享受抄子的温暖。如果危险的话，能够这样摸摸她于愿已足。

安艺半睡半醒地搂着抄子，前后将近一个小时，八点一过，抄子醒了，连带把安艺也吵醒了。

“九点半出门是不是?”

安艺昨晚是这么说的，事实上不需要非赶上这个时间不可。

“稍微晚一点也没关系。”

“还是起来好了。”

被窝的温暖令安艺留连，但是也只好跟着抄子起床。

昨天晚上冷锋过境，不过据电视台气象报告表示，今天一整天都是晴朗的好天气。

抄子只携带一个简便的旅行袋，因此还是穿上昨天出门时的那件套装，不过脖子上的装饰品却从珍珠项链换为细细的金项链，整体的感觉成熟了不少。

他们只喝了一杯咖啡，然后在十点左右出门。

交通颠峰时间已过，但毕竟是初次在这个车站搭车，两人都有点紧张，向窗口的服务员打听清楚之后，他们来到地下月台，搭乘开往八木的特快车，并肩坐在中间的座位上。

“到吉野的时候是从京都去的。”

抄子说得没错，四月花季时，他们从京都直接南下吉

野，今天则是由大孤向东走。

电车在平地行驶，不久进入山区，穿过金刚、生驹等山脉，抵达奈良盆地南部的八木。前往长谷或室生一带的旅客必须在这里改搭普通电车，安艺却下车走出车站，叫了一辆计程车。

“我们想去长谷和室生一带赏枫叶，不知道你去不去””

安艺询向计程车司机的意见，四十多岁的司机马上点头答应。

“没问题，不过要看枫叶的话，谈山神社也很棒!”

“在多武峰吗?”

“在多武峰的半山腰上。”

“那你就在那里绕一绕好了。”

星期六上午，晚秋时节的飞鸟路居然人车稀少，看来舍弃京都来到大和是正确的选择。从八木沿着初濑街向东走，不久耳成山便在左侧出现，其右后方的亩傍山只露出尖尖的山顶，车子再往前行驶，但见香具山耸立在右前方。

“人们把这三座山称为大和三岳。”

学生时代安艺曾在此渡过一段逍摇岁月，至今仍难以忘怀。

“这些山都那么低，好可爱哦!”

正如同抄子所说，这三座山每座都不满二百公尺。

“从前高楼大厦很少，站在山顶就可以俯视整个大和平原。”

亩傍山与耳成山属于奈良盆地，香具山则位于多武峰山脉的边缘，因此到多武峰必须取道香具山山脚的山路。

山路四周古老房宅密集，果园中的熟柿子沐浴在阳光

下奕奕生辉。以天岩启神社、飞鸟坐神社、文殊院、圣林寺为首，许多著名的神社佛寺、宫殿皇陵都在这个山麓，连圣德太子出生的所在地橘寺也都在附近。

车子愈往里走山路愈险峻，枫叶的数量也相对地增加了。

十一月初访的暖流令山脚的枫叶至今尚未变化，但是山腰以上的枫叶却已涂上一层彩妆。沿着河流而开辟的山路曲折蜿蜒，当车子登上最后一个弯道时，他们便下车走向通往谈山神社的小径。

谈山神社的建筑雄伟壮观，先人在险峻的山脊上开辟了本殿、拜殿、楼门以及横贯东西的长廊，目前留存的本殿是嘉永三年所改建的，当时其大胆的建筑手法有违常例，如今在枫叶的映照下显得华丽奢豪、富丽堂皇。

他们爬完长长的石阶来到拜殿，视野豁然开朗，眼下的枫红层层在四周山脉遍植松与杉树等绿色植物的点缀下，更是万绿丛中一点红，耀眼极了。

“我从不知道奈良有这么美丽的地方。”

提到枫叶，抄子最先想到的总是京都。

“和京都比起来，这一带的寺庙建筑更为雄伟，游客也少。”

星期六下午却只有三五成群的少数游客，环境极为幽静。

从拜殿向左走不久，一座十三层宝塔便坐立在眼前。

“实在非常男性化。”

正如抄子所说，宝塔尖端耸入云霄，一副顶天立地的模样。

遍尝枫叶后步下石阶，走向通往计程车等候的回程路上，小径路边并排着几家茶店和土产店，贩卖水晶糕、芳草糕等附近有名的特产。安艺和抄子早上在旅馆只喝了一杯咖啡，所以都有点饥肠辘辘了。

“去吃点东西吧?”

安艺说道，抄子笑着点点头。两人走进一家由一名老先生单独经营的小店。所谓小店也只是临时用木板搭建而成，桌子和椅子都是买现成的。尽管如此，在这种地方小憩一番也是别有情趣。

由于气温偏低，安艺点了清酒和关东煮，塑胶容器里摆着蛋、萝卜与蔬弱。

“怎么样?”

安艺问道，抄子马上缩缩脖子。

“好好吃哦!”

在空气清新的山上走过一段路，清酒更能暖胃。

“我要再吃一盘。”抄子吃完一盘关东煮还有点意犹未尽。

抄子又跑去追加一份，不久两手端着盘子回到座位上。

“那个老先生正忙着烤水晶糕，他要我自己拿。”

“那算帐的时候怎么办?”

“对啊！我没有算清楚拿了多少，待会儿怎么算帐?”

安艺喝了两瓶清酒，抄子也喝了一瓶，可能是正中午的关系，离开小店走在小径上，两人居然都有点飘飘然的。回到停车场，观光巴士、自用轿车陆续抵达，正午之后赏枫的游客渐渐增加了。

“还好我们提早来。”

计程车再度开动，沿着曲折的道路向下走，来到初濑街道，从这里到长谷寺只有二、三十分钟的车程。

秋阳依旧高挂天空，山路却愈来愈狭窄了。

不久车子抵达初濑，通往寺庙的旧路两旁并排着密密麻麻的土产店。

长谷寺的创建上溯至天平时代，平安朝以来更成为佛教圣地，寺前的广场面积颇大，并盖有几栋建筑典雅的旅馆。车子穿过广场停在通往正殿的走廊前。

据说，长谷寺中种有一万株牡丹，五月初一齐盛开的景象极为壮观，因此又名牡丹寺。

安艺也曾于牡丹盛开时造访此地，当时的景象可谓花团锦簇，无奈当时正值黄金周（译注：四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五日），游客之多可用摩肩擦踵来比喻，影响安艺的赏花兴致，而今天放眼望去只有走廊边的几株枫树孤芳自赏，游客更是门可罗雀。

“没有牡丹花的时候，这里居然如此冷清……”

安艺虽然有点惊奇，但却认为现在的景象才应该是长谷寺本来的面貌。

安艺牵着抄子的手在宁静的走廊上漫步，如果是花季，想必无法如此悠哉。

不久他们便抵达正殿，再度为其宏伟的规模叹为观止，然而枫叶转红的时间显然尚早，只有几处添上少许的红彩。

“人真是现实的动物，专挑花朵盛开的时候来，其余的时间却不闻不问。”

不久，他们告别长谷寺，沿着山路往前走，一个小时后便抵达室生寺。

室生寺遍植石楠花，相对于长谷寺的牡丹别名，称其为石楠花寺并不为过。

“我觉得寺庙还是种白色的石楠花比较合适。”

抄子是第一次造访该寺，安艺则趁赏牡丹之便顺道来过这里。

白色的花瓣孤零零地迎风招展，观赏之余不免兴起我见犹怜之慨。

“石楠花和牡丹花是那么不一样。”

“牡丹艳丽动人，宛如容光焕发的美女。”

“石楠花就不是美女吗?”

“美则美矣，性情温柔婉约，不如牡丹耀眼。”

“你偏好这种个性吗?”

“所有的男人都喜欢，我如果让你选的话，我想你也比较偏好石楠花。”

“到了我这个年龄就不能再像石楠花一样了。”

“你错了，你的个性和白色的石楠花有几分相似。”

抄子外柔内刚的个性与白色的石楠花确有几分相似之处。

走遍仁王门之后，左手边有一段写着“铠甲坡”的石阶路，路上除了安艺他们之外，就只有四、五个中年女性组成的团体。

走完石阶，正殿便呈现在眼前，殿内供奉释迦牟尼佛、药师如来佛、地藏王萨等五尊佛像，两人并立在佛像前参拜。安艺低头一鞠躬，身旁边一看，抄子仍然闭目合掌，不知道在祈求什么，一会儿便抬起头来。

“这个寺和我想像的一样。”

四周杉树树影幢幢，太阳开始偏斜了。寺庙幽静的景致似乎令抄子神往不已。

“枫叶飘落了。”

五、六片鲜红的枫叶飘落在历史悠久的弥勒堂的灰色屋顶上，鲜红与深灰交错成鲜明的对比。

“有点冷了。”

安艺说道，抄子不停地环顾四周。

“不晓得有没有地方可以吊丧?”

“吊丧?”

“追祭那个孩子……”

安艺仿佛觉得自己是第一次从抄子口中得知她堕胎的事情。

因为抄子的这句话，安艺又重新打量四周。对眼前的释迦牟尼佛和地藏王菩萨顶多只能合掌忏悔，至于吊丧似乎不妥。安艺离开正殿往里走，发现一座五层宝塔，宝塔前的小径尽头，有十座石像伫立在矮墙上。

“那里怎么样””

安艺率先往前走，在石像前停下脚步。

“宝塔离这里很近，可以帮我们守护。”

“这地方很幽静。”

抄子从树丛中捡起一块小石头，然后把石头摆在石像的肩膀上合掌祷告。

抄子所捡的那颗状似馒头的小石子，静静地躺在石像的肩膀上。看来很多人都曾向这几座石像祈祷，它们的肩膀上摆着各式大小不同的石头。

抄子放下双手后，安艺紧接着合掌祷告。如果安艺拿

出勇气，这个孩子必然能够来到这个世间，尽管决定堕胎并会诸实行的是抄子，但是怂容其出此下策的幕后指使者却是安艺。

“希望你不要怨恨，平平静静地投胎转世……”

安艺在心里默祷，睁开眼睛看见抄子正在捡拾飘落的枫叶。

“我没有带花来，但至少我可以把枫叶埋在四周。”

抄子把手中的枫叶一片一片地摆在石像四周。

“请在这里静静地安息。”抄子温柔地叮嘱，然后再度合掌祷告。

“能够来这里真是太好了……”

“室生寺如此幽静，我可以安心了。”

他们此行的目的原是观赏枫叶，在这座古寺为他们的小孩找到栖身之所乃是意外的收获，抄子感到心满意足。

“我还想再来，就这样让它一个人在这里岂不是太可怜了?”

“等石楠花开的时候再来。”安艺点头表示同意。

“下次我会带一束美丽的花来。”

一片枫叶飘落在抄子的肩上。安艺突然感到一股微寒，不由得环顾左右。小径尽头的四周遍植参天巨木，因此日照不足，空气中带有初冬的寒意。

“走吧……”

安艺催促抄子离开，自己又回头向石像合掌祈祷。

“这样我就安心了。”祈祷完毕后，抄子的心情似乎踏实了一点。

虽然安艺是在抄子的建议下才为孩子祈福，但是他内

心的歉疚仿佛减轻了许多。

“好漂亮哦!”

石阶的左侧有一棵巨大的枫树，抄子摘下一片枫叶，在午后的阳光下把玩。

“好可爱哦!”

“枫叶的形状类似青蛙的手掌，所以古时候的人把枫叶称做‘蛙手’。”

“原来如此。”

两人并肩穿过大门，走回寺前广场。

“稍微休息一下吧!”

两人走进广场前的一家小店，叫了汤面来吃。虽然是周末下午而且又是枫红时节，小店的生意却出奇冷清。大孤到这里约需两小时车程，如果取道名古屋将花费更长的时间。

或许室生得以保持幽静的风貌，完全有赖于不便的地理位置。

他们吃完汤面又喝了一杯热茶，这时已经三点多了。安艺开口说道:“我们走吧!”

抄子点点头，拿着手提包站起来。两人坐上等候多时的计程车，吩咐司机开往名张。

“待会儿我们还要转往名古屋，在那里搭乘新干线回东京。”

“你们好忙哦!”

计程车司机同情地说道，他们大早从大孤出发，遍游飞鸟、长谷以至室生，行程的确十分紧凑。

“这么多地方就属这座寺庙最宁静。”

“早上早一点来的话一定更安静。”

“下次我们来这里过夜。”

车子越过山顶后，视野豁然开朗，再沿着河川往前行驶，不久便抵达名张车站。车站规模虽小，却是附近交通的要冲。

“辛苦你了。”

从八木、谈山神社、长谷寺、室生寺以至名张，全部旅程长达五个小时之久，安艺向计程车司机道谢辞别。他们比预计的时间稍早抵达，于是走进车站前的咖啡屋。

“我以前曾经来这里采松茸。”

安艺造访此地已是十年以上的陈年往事。

“附近有一座松茸山，我们把在这里采得的松茸和牛肉混在一起煮火锅。”

“只有松茸和牛肉吗?”

“我们把锅子带到山上，席地而坐就吃起来了，好吃得很呢!”

“这么贵的火锅好吃是应该的。”说完，抄子突然轻声叹息。“下次请带我一起来。”

“明年一定再来。”

交谈之际，电车的开车时刻到了。

在名古屋搭乘新干线回到东京大概已经八点了，届时便不得不和抄子分手道别。

从名张出发时西边天空的晚霞仍然引人入胜，不料安艺和抄子聊了一会儿，抽完一根烟再向外看，四周居然已经完全暗下来了。电车在黑暗中奔驰，于六点抵达名古屋。他们经过地下道走到月台，十分钟后乘上“光号”，安艺心

理明白旅程即将接过尾声了。这时，抄子悄声地说道：

“马上就到东京了。”

“好快啊……”

“这是第四次了。”

“我们一起走过好多地方了。”

每次旅行都留下深刻的记忆，却也都抹不去旅程结束时的空虚之感。

安艺看着漆黑的窗外，心想天下可有不散的筵席？这时抄子喃喃说道：“我真不想回家……”

安艺回过头来，见她平静地凝视前方。

“我看你不要再回家了。”

“可能吗?”

“当然可以……”

既然不想分别就不要分别，不想回家就不要回家。安艺不了解为什么自己到现在才想通这么简单的道理。

安艺点点头，觉得未来充满一片光明。

这时电车已驶过新横滨，东京遥遥在望了。四周的灯火通明，高楼大厦愈来愈密集。随着东京的迫近，安艺刚才大胆的念头顿时消失无踪，现实的考量再度觉醒。

但是安艺决定今夜拒绝接受现实的束缚，这时有乐町闪亮的霓虹灯映入眼帘，电车已驶进东京车站。列车靠站后乘客纷纷站起来，安艺开口问抄子：

“去喝一小杯吧!”

“好……”抄子考虑一下，然后点点头。

安艺从车架上取出抄子的旅行袋递给她，然后拿着自己的旅行袋，两人一同步出月台，走向丸内的出口。

抄子紧紧跟着，安艺似乎对车站酒吧的隐密性感到放心。

在酒吧坐定后，安艺点了两杯威士忌，这时抄子指着窗外。

“可以看到月台也！”

月台上的人潮川流不息。

“好有趣哦！”

“坐在这里感觉上好像还在旅行。”

月台上的乘客愈来愈多，每个人都在等着回家。但是，今夜安艺却不想回家。

“现在如果能再出去旅行该有多好啊！”

“我也是这么想。”

“找个地方吧！”

“找个地方？”

“找一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地方。”

抄子双手捧着酒杯，似乎企图找出这样的一个地方。

“这里有旅馆。”

“你想过夜吗？”

“你要回去也可以，现在才九点。”

来酒吧之前，安艺已经注意到走廊两侧都是房间。

“我去柜台问问看。”

抄子点点头，安艺马上站起来。

“我马上回来。”

从前安艺总是考虑抄子的立场，避免提出勉强的要求，今天晚上却打算破例一次，再说抄子本人已经答应，未来的事就不需要多想。安艺走下楼梯向柜台服务生打听之下，

就只剩下一间空的单人房。安艺办好手续之后，拿着房间钥匙回到酒吧。

“有空房间。”

安艺把钥匙拿出来晃一晃，抄子笑了笑。

“我都不知道这里有旅馆。”

“如果打算一早出门，住在这里就不怕起得太晚。”

东京车站的交通可谓四通八达。”

“我们走吧！”

既然订了房间就不需要再在酒吧里耗下去，付过帐之后，两人一同离开酒吧。

他们的房间在走廊尽头的角落上，天花板很高，比一般的屋子宽敞许多。

打开窗帘，车站前的广场便映入眼帘，广场前方是丸内的啤酒街。

“好静哦……”

白天，这里是人潮汹涌的办公街，如今却只有路灯孤零零地伫立在路旁。

“感觉上好像不是在东京。”

“我们又可以单独相处了。”

“我们躲在这里，相信没有人找得到我们。”

分不清是贪得无厌还是不知羞耻，他们刚自外地旅行归来，却又依依不舍地关室幽会，或许他们都已经发狂了。然而，他们已经无暇反省自己的行为，此刻欲火焚身的他们早已失去了理智。

抄子延续昨天晚上的主动攻势，身体的感觉却似乎和昨天截然不同。

“嗯呀……”抄子在高潮来临前发出欢愉的呼声。

“感觉又不一样了?”

“好恐怖哦!”

“可是我感觉很棒。”

看着因肉体的快感而有些惊惶的抄子，安艺觉得又爱又怜。

“你现在愈来愈性感了。”

“以前我很讨厌人家说我性感。”

“性感是男人对女人最至高无上的赞美。”

“认识你以前我总是把自己包得像穿了铠甲似的。”

“你那时候好严肃，常常把我搞得无所适从。”

“都是你不好。”

安艺心想，如果抄子真的责怪自己令她成为懂得享受床第之乐的女人，那就让她去责怪好了。然而，这份肉体上的欢悦可能也正是她目前烦恼的根源。

“怎么办?”

抄子似乎想说就是这份深达身体内部含有麻醉理智的快感，导致她做出违背社会道德规范、弃家人于不顾、在外留连忘返等诸多错事。

为了安慰正处于满足状态却又担心不已的抄子，安艺低声说道：

如果你不懂得享受肉体上的快感，你就无法了解真爱。”

于是，两人都不再说话，静静地相拥在一起。

刚开始他们只是闭上眼睛感受彼此的温暖，不久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睡梦中安艺仍然牵挂时间的问题。抄子出外旅行已经彻夜未归，现在又和安艺躺在床上睡觉，如果再拖下去的话抄子今天可能就回不了家，无疑又将掀起喧然大波。

这件事抄子应该比安艺更清楚才对。但是，他们都不愿意轻易挪动自己的身体，因为一旦睁开双眼，两人将立刻回到残酷的现实生活中。

在而，暂时的逃避并无法解决问题，他们终究必须面对现实。

安艺隐隐约约地听到救护车的声音由远而近，最后竟在不远处嘎然而止。大概是旅馆的旅客或车站的乘客有人因急病必须送医救治。他们继续保持沉默，突然间抄子开口了。

“是救护车哟……”

抄子依然紧闭双眼，她也听到救护车的声音。

“好像离开这里很近……”

救护车的声音把他们都吵醒了，一旦睁开眼睛开口交谈，他们就再也回不到甜蜜的梦幻世界。

“几点了？”

“十一点半了。”

安艺本以为抄子会慌慌张张地爬起来，不料她依然静静地躺着，仿佛忘记时间的存在。

“最后一班开来东京的新干线大概这个时候到站。”

安艺不知道抄子将如何对她丈夫解释，如果她要说她是搭最后一班新干线回来的话，现在回家时间刚好赶得上。安艺说这句话无非是想提醒抄子，但是她却没有反应。

“电车倒是还有……”

安艺知道如果自己再说下去，等于是催赶抄子回家，于是他隔了一会儿才又开口。

“怎么办?”

“还早呢!”

抄子的回答出乎安艺的意料，于是他从床上坐起来。

“可以不回去吗?”

抄子缓缓地摇摇头。

“我晚一点再回去，到时候大家都睡了……”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什么时候回去都一样。”

安艺双手撑着头，直盯着天花板，不自觉地想起过去做错事而不敢回家的少年时光。当时，明知道必须早点回家，却总是下不了决心，时间就在傍徨犹豫中一分一秒地过去，以至于错失回家的良机。抄子现在的情况就和安艺那个时候非常相似。

“好静啊……”

“根本难以想像我们是在东京。”

抄子把头靠在安艺的肩膀上，幽幽地说道：

“北海道大概下雪了吧!”

“可能还没下，不过天气很冷。”

“从什么时候开始下雪?”

“不一定，一般来说圣诞节的时候雪已经堆得很深了。”

“好想看雪哦……”抄子在温暖的被窝里想像冰天雪地的北国。

“一起去看吧!”

突然间，安艺也很想去遥远的北国旅行。

“你肯带我去?”

“可是你不是一直要忙到年底吗?”

“等过了年再去不行吗?”

这一阵子安艺要整理手稿出版单行本，还要应付各种座谈会，势必也要忙到年底左右。

“只要你能去我随时奉陪。”

“别墅那一带也会下雪吧!”

“那里也不错，不过我突然想去阿寒走走。”

“冬天可以去阿寒吗?”

“如果只到湖畔附近的话随时都可以去，不过严冬时节，冰天雪地人烟稀少，最适合去。”

“有没有旅馆呢?”

“只有零零星星的几家。”

“真想和你一起待在人烟稀少的雪地里。”

为了拖延回家的时间，他们将自己投身于遥远的梦境。

“真想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他们沉醉于大雪纷飞的想像世界里，不知不觉地又睡着了。

安艺非常高兴抄子没有回家的意思，抄子也为安艺没有催她回家感到欣慰，两人表面上都无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心底深处却莫不为回家的事而偷捏一把冷汗。他们相拥而眠，意识却相当清醒就是最好的证据。

安艺再度醒来，看到黑暗中人影晃动，才发觉是抄子在床边穿衣服。

“要回家?”

“嗯……”抄子背对着安艺把裙子旁边的拉链拉上，然

后点点头。

“几点了?”

“两点了。”

“你就睡在这里好了。”

“不要……”

安艺不忍心把抄子一个人送上寒冷的街头。他赶忙爬起来，这时抄子已穿戴妥当走进浴室。

抄子回家后是相安无事，还是又和丈夫大吵一架？安艺打住自己的思绪，事到如今再烦恼这些问题也是无济于事。安艺脱掉浴衣，换上自己的衣服，不一会儿抄子从浴室走出来。

“我觉得你还是睡在这里比较好。”

“我送你到车站出口。”

“不用了，旅馆前面就有车，不是吗?”

“车站前一定有车。”

“你在这里睡我比较放心。”

“为什么?”

“如果发生什么事，我还可以再回来，不是吗?”

抄子拿起手提袋，对安艺轻轻一笑，然后走到门口。

“晚安!”抄子说完之后立刻又补充了一句：“好开心哦!”

抄子指的是这次旅行。安艺点点头，抄子随即转身而去，房门应声关闭。

深夜两点一个人孤伶伶地被丢弃在旅馆，安艺了无睡意，看着窗外心想回家算了，街道上唯有井然有序的街灯在黑夜里闪闪发光，看样子外面可能很冷。安艺打消了回

家的念头，再度钻回被窝，却依然辗转难眠只好打开电视，正在播映的是一出以逃凶为主角的西洋动作片。

安艺躺着看了大约二十分钟，突然间电话铃声大作。安艺调低电视的音量，心想这么晚了，只有抄子知道自己在家旅馆，拿起听筒果然是抄子的声音。

“睡着了吧?”

“我睡不着，正在看电视。”

“幸好你没走。”

听筒那端传来低低的嘈杂声，抄子这通电话似乎是在外面打的。

“你还没到家?”

“我回去了，可是进不去。”

“钥匙呢?”

“我有啊！但是门被反锁了。”

抄子的丈夫将门反锁，藉以处罚迟归的妻子。

“你难道要一直待在外面?”

“我如果按铃他可能会起来……”

“你怎么办?”

安艺突然发觉自己的态度有点事不关己的味道。

“要不要回来这里?”

“我也想回去，不过我再按铃试试看。”

“行吗””

“如果不行我再回去。”

“我会一直待在这里。”

安艺按捺住请求抄子立刻回来的冲动，平静地挂断电话。电视机仍在播映刚才那部电影，安艺却已无心欣赏。

回到东京之后应该让抄子直接回家才对，她出外旅行已经彻夜未归，回来后又拖到三更半夜才回家，而且出外期间没有任何音讯，无怪乎她的丈夫忍无可忍。

抄子丈夫在盛怒之余将门反锁的心情，安艺并非不了解，易地而处，安艺可能也会做出同样的事。安艺真希望电话铃声再度响起，他突然想到三个月前在轻井泽的旅馆苦等抄子电话的事，看情形事态愈来愈严重了。今夜，即使抄子得以返家，她丈夫大概也不会就此罢休，面对盛怒的丈夫，抄子将如何应对？安艺想到这里，情绪变得极不稳定。

二十分钟之后，安艺终于放弃等待钻回被窝。抄子没有再打电话来，可见还是回家了。

安艺躺在床上胡思乱想，黎明时分才迷迷糊糊地睡着。结果，抄子直到第二天正午才和安艺联络。

“怎么样了？”

安艺迫不及待地追问，抄子轻声一叹。

“好累哦……”

“我还以为你会回来，我一直等到早上。”

“对不起！”

“他还是帮你开了门？”

“是啊……”

隔了一会儿，抄子幽幽地叹道：“我和他已经不行了。”

“难道他又使用暴力？”

“那倒没有……”

安艺想不出恰当的言语来安慰抄子。

“今天去不去上班？”

“我要请假。”

“要不要来我这里？”

“我要留在家里。”

抄子似乎有点懒得出门。

“我想睡一下。”

“想睡的话来我这里也可以睡啊！”

“可是我现在的样子好憔悴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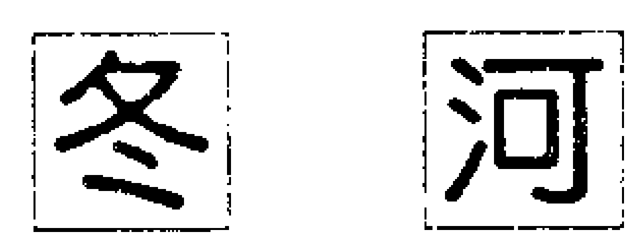
“真是把你累坏了。”

“我好累哦！”

抄子最后的这句话无非想说她和丈夫之间的争执倒在其次，要维持这份不为社会所认可的恋情，才是她真正疲累的原因。

“你好好休息，待会儿我们再慢慢谈。”

安艺交代抄子好好休息，然后挂断电话。


冬 河



寒风自身着厚重大衣的安艺脚边呼啸而过。除夕将至，地铁车站附近的商店街四处贴满折扣促销的广告标语，年轻的店员不断拍手叫唤，藉以吸引顾客上门。

四点才刚过，天色却渐渐暗了下来，车水马龙的商店街仿佛也不胜其寒。

安艺漫步街上，数着自己多久不曾回家。上次回去是十二月初的事，前后已经隔了三个星期。从前安艺繁忙，现在却不再轻易相信情况只是如此单纯。

天真的女儿曾经就安艺不回家一事提出质疑，现在却已经不闻不问，对他们而言，也许父亲只是提供生活保障的长期饭票，只要确保生活无虞、衣食无缺，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与他们无关。他们一家，丈夫、妻子、子女各人过各人的生活，倒也相安无事。

明白地说，安艺不在家似乎已成为最自然不过的现象。但是，安艺必须在一年之中最特别的日子破坏一次这种自然的现象。不论家人欢迎与否，除夕至新年的那几天，安艺都打算回到妻女的身边。

今天，安艺在回家之前，已经和抄子先见过面了。

除夕当天抄子打算回宇都宫的娘家，兄长在那里安居落户，父亲健在的时候和母亲一起住的房子，仍然维持原样保持至今。每年年底，照例是母亲先回去，抄子一家人则稍晚赶回，大伙人在乡间守岁迎新。

“我会在那里待到四号。”

他们之间也曾相隔那么久才见面，但当时至少还有电

话联络。

“全家人一起去吗?”

“我会一直待在我妈妈家，你可以打电话给我。”

“可是……”

“他有很多地方要赶着拜会，而且他也要回他家。”

抄子的丈夫也是在宇都宫附近的小镇出生的。

“打电话给你真的没关系?”

“如果是我妈妈接电话，你就说找我。”

“今天晚上要不要出来?”

“你现在回家可能都快六点了。”

“我坐计程车回去。”

安艺企图说服抄子，脑海里却浮现抄子和孩子坐着丈夫驾驶的车返回故乡的画面。

“过年真是不可思议的习俗。”

为了庆祝新年，即使并不和睦的夫妻和家人也必须勉为其难地故作幸福美满的模样，体体面面地回到家里和亲戚朋友们见面。

穿越商店街在第一个街角转弯，络绎不绝的行人突然就此绝迹，这一带就是住宅区了。往前走不久有两条叉路，安艺的家就在左边那条叉路的下两条街。

门柱前放置了一束松枝，大门的电灯却是关着的。安艺在阴暗的大门前停下脚步，进门之后发现妻女们已经等候多时了。

由于安艺事先通知过他们，因此他们对安艺的归来并

不感到惊讶，只是淡淡地说了句“你回来了啊!”表示欢迎，安艺也只是点头致意。

安艺随即走进书房，拆阅一些自己不在家时的来信，然后洗澡吃饭。

单从表面的行动来看，安艺的家庭与一般家庭无异，夫妻间的相人方式也与一般规律并无二致，到了安艺这种年龄，夫妻间的感情平淡如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但是，自长年累月的生活中产生的平淡感与失去爱情之后的平淡是截然不同的。

事实上，安艺打算利用这次回家的期间，对妻子提出离婚的要求。

年关将至，安艺知道这样做未免太残酷，但是，一旦等到过完年势将更开不了口。

安艺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根据过年的习俗，除夕夜的钟声是为了消除人们的烦恼，安艺在聆听之余，内心非但没有感到平静一点，反而更加心浮气躁。

除夕夜的钟声仿佛是为提醒人们面对丑陋的自我而响，安艺待在自己的家里却不知何去何从。

安艺平稳地渡过新年这段期间。所谓平稳，除了指他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之外，还包含他们夫妻之间相安无事的意思。

当然，关于离婚这件事，安艺一个字也不曾提起。新年期间谈论这个话题实在太不恰当了。

元旦当天早上，安艺照常喝着妻子为他温的屠苏酒，和家人一起坐在饭桌前吃年糕。安艺喝着女儿为他倒的酒，心里却想念此刻不在身这的心上人。

现在，抄子也和安艺一样跟家人围着饭桌吃早饭吧？她是不是正在为丈夫温酒呢？安艺的妻子礼貌上默默地为安艺倒了一杯酒，抄子是否也一样呢？安艺心想，饭桌上多了抄子的母亲与小孩，对抄子无异是一种解脱，有旁人在场多少可上淡化他们夫妻之间的不和。

从前，安艺在新年期间都会和一些来拜年的客人会面，会客时间曾经订在三号下午开始，客人最多的一次竟然多达二十人。自从安艺减少工作量，多半时间都住在原缩之后，来访的客人便逐渐减少，现在就算有人想来拜年，安艺也一概谢绝。

安艺的转变一方面是年龄的缘故，与妻子的不和也不无关系。

安艺和妻子之间并不曾真正地大吵大闹，所谓不和，指的是两人在个性上的悬殊差异，朝夕相处之下摩擦、不满在所难免，最后竟然形同陌路。

安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宴客反而失礼，因此谢绝访客。于是，安艺得以利用新年假期轻松一下。他通常把自己关进书房，一个人听音乐、看书，偶尔出去打打高尔夫球。

但是，今年的情况却有了改变。安艺待在书房里却无论如何都安不下心，即使看书、看电视也挥不去抄子的身影。

安艺好不容易熬过除夕和元旦，第三天终于忍不住打电话到抄子的娘家。他照例等铃声响过三声之后挂断再拨，抄子仿佛猜透了他的心思，果然亲自来接电话。

“刚才的电话是你打的?”

“嗯……”安艺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事被人发现的小孩。

“我把电话拿起来了，你为什么马上切断””

“我担心不是你接的。”

“没问题的，我告诉过你我一定会接的，对了，新年快乐。”

抄子突然想到和安艺拜年。

“今年也请你多多指教。”

安艺只有三天没有听见抄子的声音，感觉上却好像隔了好久。

“你现在一个人在家?”

“我妈妈也在，不过她到对面的房间去了，所以没关系。”

“我好想听听你的声音哦!”安艺对抄子解释他之所以打电话的原因。“能听到你的声音真好。”

“我也是……”

“你在那里都做了些什么””

“没做什么……可是我想了好多好多。”

“想什么?”

安艺急忙追问，可是抄子没有回答。

"你四号就回来吧?"

"我是这么打算的。"

"你可不可以早点回来?"

"到东京?"

"今天或明天都可以。"

从宇都宫到东京，搭乘新干线约需一个小时，抄子可以当天来回，可是抄子一家人都在她娘家，如果她自己一个人先回来，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安艺本来以为抄子提早回来的希望不大，不料她在电话那头轻声说道："我回去好了。"

"可以吗?"安艺有点难以置信。

"明天就可以，你几点方便?"

"无所谓，我看下午好了，一点或两点的时候。"

抄子隔了一会儿才回答："这样好了，我下午一点到原宿。"

"真的可以来吗?"

安艺还是不放心，抄子却反问他："你方便吗?"

"当然!"

安艺可以随时配合抄子的时间。

"明天下午我一定等你。"

新春期间安艺提出的无理要求居然被接受了，不由地感到心头一阵温暖。

与明治神宫相距不远的原宿街头，处处可见身穿和服

前去参拜的女性，尤其是最近，喜欢穿和服的年轻女性年年增加的趋势。然而，并不是任何女人都适合穿和服。

价值不赀的和服有其一定的穿戴方法，和服的外表华丽鲜艳，同时能发挥牵制举止动作的功能，但是其真正的美感仍在于其储蓄婉约的本质，穿着和服的女人若不在举手投足间自我约束一番，绝无法展现和服之美。安艺看着路上这么多穿着和服的年轻女孩，却找不出几个人能穿出和服的韵味。

安艺认为自己无视年龄的差距与现实情况的不允许，一味地追求抄子，无非也是为了追求一份美感。

穿过热闹无比的街道，走进公寓大门，四周的静谧仿佛另一个世界。安艺从邮箱里取出贺年卡，打开房门的锁。几天不在家，室内的空气显得相当滞闷，安艺立刻拉开窗帘，敞开落地窗让空气得以流通。

安艺为终于回到自己的城堡感到轻松不已，于是点上一根烟。然后把清酒倒入杯中，一个人喝起酒来，不久抄子便出现了。安艺立刻上前迎接，发现抄子和平常有点不一样。

“新年快乐！”

“你剪头发了？”

“你看出来了？”

抄子一向是长发披肩，现在剪成齐耳短发，额头前还留了一小撮浏海。

“不好看吗？”

“好看。”

抄子身穿乳白色套装，颇符合早春清新的气息，不过安艺觉得她好像瘦了一些。

“除夕那天我狠下心剪的。”

抄子柔细光泽的秀发是安艺极为钟爱的。

“为什么要剪?”

“这么多烦人的事，让我好想赶快甩掉一些东西。”

安艺了解抄子剪发的心情。

“你是不是比较喜欢我留长发?”

抄子留长发时，穿上和服的模样深具女性娇柔的魅力，头发剪短之后看来青春俏丽，两者安艺都喜欢，不过俏丽的短发比较有新鲜感。

“短发很适合你。”

“太好了。”

安艺点点头，撇开发型的美丑不谈，他更在意的是抄子骤然将长发剪短的心情。

“喝屠苏酒!”

安艺将酒倒入杯中，两人干了一杯。

“今年也请你多多指教。”

安艺觉得不解，抄子所谓的“指教”是希望自己像以前那样对待她，还是只是礼貌上的说辞。

“新年假期如何?”

“没什么……”

安艺在家里度过一个难熬的新年，但这也是咎由自取。

“你呢?”

“我想了很多。”抄子低下头去。“再这样下去实在不行。”

安艺本来想利用这段假日做一个了结，最后还是拿不出勇气。

“所以你把头发剪了。”

“对啊！我只能剪头发，好让心情轻松一点。”

抄子双手摸着剪短了的头发。

“我知道你比较喜欢我长发的样子，可是不剪头发好像什么事都不顺利。”

“剪了头发运气就会变好吗?”

“女人都这么认为的。”

抄子喝过酒之后眼睛发亮，短发的确让她看起来比以前年轻。

“昨天我和妈妈一起去拜拜。”

“就你们两个人?”

“孩子也去了，我抽了签，你猜怎么样””

“是上上签?”

“是中签。”

“不要太悲观，情况不会再恶化了。”

“是吗?”抄子把身体挨近安艺。“我觉得今年的日子会过得很恐怖。”

“恐怖?”

“觉得迟早纸包不住火。”抄子深深凝视安艺。

“抱我。”抄子主动把脸埋进安艺的怀里。

两人一番缠绵之后，安艺对抄子说：“今年我是第一次做这种事哦！”

“我也是啊！”

“不过这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安艺苦笑了一下。

他们两人一个是使君有妇、一个是罗汉敷有夫，却于新年期间在外幽会。

“他有没有说什么？”安艺小心翼翼地问道。

“我看他已经死心了。”

“可是……”

无论怎么说，抄子的丈夫今年才三十几岁，安艺实在难以相信他和抄子之间真的没有性生活。

“男人不应该是这样的，他还年轻，说不定也在外面拈花惹草。”

“也许吧！”抄子率直地点点头。“就算有，我也不能怎样。”

“他到底有没有？”

“我不知道，我是完全不干涉他的。”

“我想他一定很不好过。”

抄子的丈夫算是安艺的情敌，不过他纯粹是以男人的立场来看这件事。

“他可能在等你原谅他。”

“你的意思是叫我原谅他？”

“怎么会呢……”

“总之，我是不会原谅他的。”

安艺了解抄子焦虑的心情。

“再这样下去我可能会发疯。”

抄子的身体在做爱之后似乎更加火热。

“请你赶快带我出去散散心。”说着，抄子把整个身子埋进安艺的怀里。

“等天气再冷一点，我们去阿寒。”

去年年底安艺曾答应带抄子到阿寒赏雪。

“你想什么时候去””

“由你决定。”

“从阿寒玩到札幌，最少也要三、四天。”

前几次出外旅行，为了顾及抄子的情况，安艺都尽可能把日程安排在抄子丈夫不在家的时候。

“日期真的可以由我决定？”

“不是跟你说没问题吗？”安艺的追问令抄子有点恼怒。

“为什么？”

“坦白说，我没有一天是可以和你出去玩的，可是我总不能因此而永远不见你吧？！”

抄子是有夫之妇，从道德礼教的观点来看，的确不被允许和其他男人旅行外宿。

“只要你说一声‘走’，我马上跟你走。”

“过一阵子有几天连假，我们那时候去好了。”

看到抄子爽快地点点头，安艺反而有点犹豫，可是又不便反悔。

“我会尽快订车票和旅馆。”

安艺在年轻的时候曾去过阿寒一次，当地山川湖泊与世隔绝、悲壮凄凉的景象，令他感动不已。这次安艺在抄子的陪同下旧地重游，是否能在纷飞的大雪中为他们的将来找出一条生路，还是茫然地站在雪地里束手无策？无论如何，安艺极盼离开尘嚣的俗世，好好考虑将来的行止。

“你一定能去吧！”

安艺再度叮嘱，抄子抬起头坚决地点点头。

“那里很冷吧！”

“你不要去想它就没事了！”

“今天我出门的时候，地都结冰了。”

在连续几天严寒晴朗的天气下，安艺发现自己逐渐有透明化与单纯化的趋势。

最近这一、两年来，安艺与抄子相知、相爱进而投入全副的心思，不知不觉中生活变得比过去单纯许多。换言之，对恋情的过度投入让安艺无暇顾及周遭的事物，不再像过去任由家人、工作与朋友将自己团团包围，反而辟出一块喘息的空间。

安艺现在对人生已无任何奢求，只希望能够快快乐乐地与抄子住在一起，这种念头无非也是抛弃社会的束缚，力求生活单纯化的表现。安艺不清楚抄子是否了解自己近来心态上的转变，但是抄子也有相同的倾向倒是千真万确的。

严寒晴朗的天气又持续了好一阵子。

安艺终于决定在一月底的那个星期五到阿寒旅行，选择那天出发并没有特殊的理由，只不过是抄子已事先表明完全没有意见，安艺才单独做下决定。

安艺认为在月底出门，不但自己的工作届时将告一段落，而且当天是星期五，抄子比较容易脱身。因此，虽说是安艺单方面所做的决定，他也不是不曾考虑抄子的立场。

安艺立刻把决定的日期告诉抄子，她只是默默地点点头，"在阿寒停留一晚，然后在札幌再停留一个晚上，星期日搭机回东京。"等安艺说完行程后，她也没有表示反对。

不过，当安艺提到将在札幌投宿旅馆时，她却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不可以到去年夏天的那个别墅吗?"

别野不是不能去，但是那里距离札幌有四十公里之遥，并时有暴风雪出现，冬天甚至无法开车前往，无异陆上孤岛。安艺把情况分析给抄子听，不料反而加强抄子的好奇心。

"我真想看看暴风雪。"

"那里的暴风雪有时候大到眼睛都睁不开，连车子都无法通行。"

"这样才刺激。"

既然抄子这么说，安艺只好变更行程，把第二天下榻的地方由札幌改成别墅，第三天则改订晚班的飞机回东京。

尽管行程已定，安艺内心仍感到不安，他怀疑抄子是否真能顺利成行。抄子在出行前必须准备一大堆御寒用具，

而且还要为自己之所以跑到冰天雪地的北海道，对丈夫和母亲编织一个事理的借口。抄子不经考虑就答应这次旅行，反而让安艺担心她会在出发前临时变卦。但是一直到出发当天，安艺都没有接到抄子要求取消行程的电话。

那天，安艺在新桥附近某大厦二楼的咖啡厅等候抄子。去年十一月中旬，他们到大阪和室生一带旅行时，也是约在这家咖啡厅碰面。

这次安艺也和上次一样把等候的地点约在前往机场的半路上，无非是想避免一旦抄子迟到或爽约所承受的尴尬。但是，安艺仍然觉得抄子如约前来的可能性不大，就算准时到达，多半也只是来通知安艺必须取消行程。安艺之所以如此悲观，是因为抄子草率得过度。旅行的行程与时间完全由安艺片面决定，抄子不曾表示任何意见，不经思索的承诺让安艺觉得她有点不负责任。

“千万 不要迟到……”

尽管安艺再三交代，心里却作了最坏的打算。

但是只要抄子如约前来，这次旅行就不会草率结束，安艺打算做出决定性的选择。虽然回程的机票已经订好，却也有突然发生意外事无法如期归来的可能性。面对这次潜藏危机的旅行，安艺内心竟出奇平静。现在，安艺和抄子同时做好心理准备，尽管此去将造成两人不幸的下场亦在所不惜。

安艺喝了一口咖啡，然后看看手表。

八点多了，飞机 的起飞时间是九点半，从这里到机场

约需一个小时，抄子再不来可能就来不及了。

安艺抬起头望了一眼天花板，随后将视线挪到咖啡厅的大门，抄子竟像是对了时一般推开大门走了进来。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1”安艺站起来和她招招手。

“怎么会呢?”

抄子如此准时、精神奕奕地出现，令安艺喜出望外。

“好大的旅行袋哦!”

“这次可能回不来，不是吗?”

安艺笑了笑，装作没听见，拿着帐单站起来。

“那里很冷是吧?”

抄子穿着厚重的羊毛大衣，脚下是一双皮靴。

“靴子背面有预防滑倒的设计。”

“有这这些装备大概就没问题了。”

搭上计程车后，安艺仍然不认为他们的目的地竟是阿寒。

“时间刚刚好。”

“我昨天晚上就开始准备。”

“那样没关系吗?”

“请不要问这些事。”抄子的表情突然变得十分坚决。

抄子这句话无异告诉安艺，她是费了好大的一番工夫才顺利出门的。

安艺点了一根烟改变话题。

“九点半起飞，十一点就可抵达钏路市，然后从那里坐车到丹顶鹤栖息的地方看看，到阿寒湖畔大概要十二点

半。”

“看得到丹顶鹤吗?”

“天气晴朗的话应该更多。”

抄子是第一次在冬天去北海道，而且目的地是气候严寒的阿寒，因此颇为紧张。

“我对朋友说我要去阿寒，她觉得不可思议，她说所有的道路现在都被雪封住了。”

“不尽然，冬天还是有公路通行的。”

“这次去北海道的事，我只和美树一个人说。”

中川美树也是和服设计师，是抄子非常要好的朋友。

“你妈妈呢?”

“我没有跟她说……”

新年假期已过，机场大厅的旅客稀稀疏疏的，其中以北上班机的柜台最为冷清。

“这么空的飞机我还是第一次坐。”

抄子感到十分意外，所有乘客的人数竟不及全部座位的四分之一。

“害不害怕?”安艺问道。

“跟你在一起我才不怕呢!”

“这个时候，阿寒一定万籁俱寂。”

安艺的个性与众不同，别人不敢去的地方他偏想尝尝冒险的滋味。

“我特别穿得厚一点。”

抄子脱掉大衣，里面是白色毛衣与蓝色长裙。短发配

上白色毛衣显得格外年轻。

“穿这么多即使遇上雪崩也不怕。”

“那个地方没有这么可怕。”

交谈之际，飞机缓缓地在跑道上滑行，随后加速一飞冲天。

今天东京又是晴天，眼下的东京湾波光灿烂。

“终于离开了。”

安艺对着喃喃自语的抄子点点头。

抄子所谓的“离开”，是指东京，或是她的家庭？安艺偷瞄了她一眼，只见她认真地凝望脚下的东京。

安艺心里有很多疑问：这次出门抄子没有把目的地告诉家人是否不妥？她又为什么这么爽快答应安艺所安排的行程与时间？但是如果现在提出这些唐突的问题，势将破坏旅行的气氛，再说抄子真有什么心事的话，迟早还是会主动说出来的。安艺如此告诉自己，和抄子一起俯瞰居民达千万人以上的大东京。

不久机身呈水平飞行，空服员开始为乘客递送饮料。抄子喝着饮料向外看，时而转过头来对安艺微微一笑，心里似乎只有一个念头：到冰天雪地的阿寒。

东京到钏路的飞行时间约一个半小时，一觉醒来飞机即将降落。

道东似乎是寒冷的代名词，从上空往下看只见到一片被薄雪覆盖的平原，它和日本的南半边一样都面临太平洋，尽管冬季气候严寒却并不常下雪。

“夏天经常因浓雾而停航，冬天却总是干爽晴朗。”

“我没想到这里如此明亮。”

抄子有些意外，走出机场后却忍不住低呼一声。

“噢，好冷哦！”

尽管天气晴朗，毕竟还是位处北方，寒气像针一般扎在脸上。

安艺把行李放进候客计程车的行李箱中，与抄子并坐在后座上。

“麻烦你到阿寒湖畔，大概多久能到？”

“大约一个小时，你们不看丹顶鹤吗？”

司机好像一眼就看出他们是从东京来的。

“我们很想看看。”抄子回答。

“有两个地方看得到丹顶鹤，不过阿寒町的丹顶鹤又大又多，而且又在去阿寒的路上，就去那里好不好？”

司机系上安全带，握住方向盘，一副包在我身上的表情。

“你们是从东京来的？”

“这个时候大概没有人会去阿寒吧？”

“不见得，冬季是最宁静、最美的季节，今天你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雌阿寒山和雄阿寒山。”

国道路面宽广，在雪地里笔直延伸，一路上几乎没有来车。

“你们今天要住在阿寒吗？”

“是的，摩周湖大概去不成吧？”

“你们到了湖畔之后赶去，傍晚正是最美的时刻。”

安艺第一次来阿寒是在三十年前，当时他们搭乘巴士由钏路前往湖畔，但是由于巴士数量不足，一部分人只好坐雪橇。现在就比过去方便许多，大雪之日国道有专人除雪，旅游巴士与自用轿车络绎于途，规模校大的旅馆也几乎四季营业。安艺说出坐雪橇的往事，抄子忍不住笑道：

“好像和人私奔一样。”

“才不是呢！”

当时同行的都是朋友，毫无浪漫的气氛。

“假如真的是私奔就好了。”

“你是说我们？”

“当然不是指别人！”

他们坐的虽然不是马车，但是如果他们真的有此打算，只消坐这辆计程车到湖畔躲起来，相信不会有人发现的。安艺默不作声，深怕随意的一句“我们私奔吧！”最后弄假成真。

“先生，你们有没有看到那里有一团黑黑的东西？”

他们朝司机右手所指的方向看去，雪地里有两团黑影。仔细一看，是两只鹤在雪地里觅食。

“你看，那里也有。”

抄子指的方向也有一团黑色的东西。他们再度四处张望，发现前面不远处聚集了十几左右的鹤群，其中两只不停拍打翅膀飞跳起来。

“好多鹤哦！”

从宽广的平原一直延伸到山脚，处处可见聚集的鹤群。

“大概有五十只，不，一百只吧!”

“可能有。”

鹤群好像知道这一带土地特别肥沃，纷纷从四面八方飞来觅食栖息。

“你知不知道丹顶鹤的头为什么是红的?”

安艺问道，抄子马上抱着胳臂思索。

“那和鸡冠有点相似。”

“它们头顶的部分本来是普通的肤色，只有和敌人对峙的紧张时刻或求偶的时候颜色才会变暗。”

“现在呢?”

“现在连平常时候它们的头部也都是红的。”

“它们都是成双成对的哟!”

“鹤的寿命很长，从古代就被视为吉祥的象征，他们一旦找到配偶就终生不离开对方。”

“一辈子都和同一个人在一起?”

“绝不拈花惹草。”

见抄子沉默不语，安艺又补充一句：“这种习性是好是坏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安艺无非是想暗示抄子，人类的社会无法像鹤一样单纯，抄子似乎也了解他的意思。

“我一定要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看过丹顶鹤之后，计程车又驶回国道，朝湖畔的方向疾驰。

“你们有没有看到对面的山?”司机单手握着方向盘,朝左前方比了比。

“其中海拔较高而且喷着浓烟的是雌阿寒山。”

澄澈的天空下,洁白纯净的阿寒群山似乎正如古代爱奴人所想像地隐藏了许多神只。

“雄阿寒山与雌阿寒山遥遥相对,阿寒湖的发源地就在两山之间。”司机热心地为他们说明。

“平常很难看得那么清楚,你们真的非常幸运。”

“有没有发生过大雪封闭道路的情形?”

“以前发生过,可是现在绝不可能发生,这条路是主要干线,无论雪下得再大,政府都会派人开推土机铲雪。”

司机口中的主要干线,此时几乎没有车辆通行,偶尔才有一、两辆卡车和自用轿车与他们交错而过。不久,道路四周的积雪愈来愈高,山脉也逐渐迫近两旁,计程车即将抵达阿寒湖畔。

车子在山谷中疾驰,不久又向左转,一条河流映入眼帘。

“好像很冷哟!”

河面不及十公尺宽,将平原一分为二,静静地流淌着。

“可以停一下吗?”安艺突然很想下车看看河面的景致。

“在这里停?”

司机露出讶异的神情,安艺依然邀请抄子一同下车。

本以为气温一定很低,但是因为这里靠近山谷很少起风,穿上大衣足以御寒。

“我们走过去看看。”

河川的位置距离路旁不过二十公尺，但是他们只走了几步，皮靴就被埋在雪堆里，安艺只好放弃，站在一棵枯树旁。

“河水好蓝、好清澈哦！”

“而且是深蓝色。”

冬天，河川的水位应该较低，但是这条发源于阿寒湖的河川，水量却极为充沛，河水之蓝仿佛一伸手就会被河川的颜色沾染。

“但是，总觉寂寞了一点。”抄子盯着河面，有些不忍。

纯白的平原、严寒的气候以及四周的枯树，将观赏河川的人锁进一个孤独的世界。

“走吧！”

抄子催促安艺离开，企图甩开凝望河水之际自内心涌起的苦闷与不安。

十分钟后车子抵达了湖畔。

十年前的冬天，安艺也来过这里，如今旅馆的数量增加了，路面也宽广许多。他们走进其中一家面对湖畔的旅馆。他们的房间正好面对湖畔，视野颇佳。

’你来看，这种地方也有脚印约！”

抄子右手所指的窗外积雪很深，枯树之中竟有好些个小小的脚印。

“大概是狐狸的脚印吧？”

四周的寂静是游客如织的夏天所无法想像的。

"吃了饭再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就出去。"

刚才那位计程车司机仍然在外面等候，时间相当充裕。

两人走到一楼的餐厅，本来以为这段期间的游客一定不多，进去之后发现竟然也有十几个客人。当然，这些人不全然都在旅馆留宿，其中也有来自钏路附近当天来回的游客。向餐厅的经理打听之下，才知道平日投宿的客人很少，有时甚至不满一百人。

"这样他们还能经营下去吗?"

"冬天的亏损大概从夏天补回来吧 1"

"那当然是冬天来比较好。"

虽然夏天气候凉爽，来自各地的人潮却把道路与旅馆挤得水泄不通，而且还无缘欣赏白雪皑皑的阿寒群山、流淌在大雪中的冬河以及稀有的丹顶鹤。

下午两点半，他们再度从旅馆出发。湖畔一带道路两旁的积雪几乎与一般成人身材等高，车子驶出国道后，积雪却多被强风刮散了。

车子行驶在冷杉群生的雄阿寒山山麓的道路上，不久来到可俯瞰偏克多湖与庞克多湖的双湖台。再往前走，观赏雄阿寒山与雌阿寒山视野最佳的双岳台即映入眼帘。

"事实上雄阿寒山的海拔高度比雌阿寒山低，但是却比较男性化。"

正如计程车司机所说，相对于雌阿寒山的圆润丰满，雄阿寒山气势雄浑，针叶林密布的险峻山脊更是粗犷豪迈。

"夏天云量很多，很难得有机会看得这么清楚。"

“看到这些雪山，仿佛觉得心灵被彻底洗涤了。”抄子竖起大衣的衣领说道。

“让人觉得在俗世中钻营是极其无谓的。”

山路自双岳台起变成下坡路段，途经弟子屈町，不久便接近摩周湖了。

他们穿上大衣围上围巾，一同下车，根据司机的指示走过一段阶梯，来到位于山上的了望台，摩周湖瞬间出现在眼前。

“啊……”抄子突然发出又惊又怕的叫声。

海拔三百五十一公尺、湖面宽达二十公里的摩周湖，在四周断层山崖的包围下静静地沉思，灰色的湖水似乎充满无尽的哀愁。安艺从未见过如此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湖面。

“好可怕哦……”抄子不自觉地抓住安艺的手臂。

“湖面怎么没结冰呢?”

“湖水的深度在二百公尺以上，严冬时只会结一层薄薄的冰。”

“如果就这样一直待在这里，不知道会怎样?”

“会被冻……”

安艺没有把最后的“死”字说出来。在如此美好的大自然中死去，似乎不是件痛苦的事。

“回去吧!”安艺突然感到十分不安。

抄子和来的时候一样坐在后座的里侧，安艺将车门关上，车子便在落日的追赶下再度发动。

“觉得怎么样””

面对司机的问题，两人四目相对不知如何回答，“美丽”或“壮观”似乎都不足以形容摩周湖的神态。

“很美，不过太恐怖了。”

抄子的形容极为传神。

“如果你们在有月亮的夜晚来，感受又不一样了。”

你曾经在那样的夜晚来过摩周湖?”

“有一位女客人选我非来一趟不可。”

“然后呢?”

“她待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安艺悄悄地握住抄子的手，他真想知道那个女人独自在冬天的月夜里跑来摩周湖的心情。

安艺想起刚刚站在了望台上不安的安艺，抄子似乎也有点害怕，默默地看着窗外。

“现在的气温大概多少度。”

“零下十五、六度左右。”

安艺疲倦地靠在椅背上，中午时分抵达钏路机场，如今已夜幕低垂了。

安艺闭上双眼，不一会儿抄子在耳边低语：“下雪了哟!”

安艺向外一看，发现车窗已蒙上一层薄薄的雪花。

“刚刚天气还这么晴朗。”

雪量愈来愈多，天色逐渐暗了下来。

“雪会下大吗?”

“大概不会吧!”

这位北国的计程车司机似乎不曾在下雪的夜晚发生过的状况。

车子于五点半回到湖畔的旅馆，安艺对司机说了声谢谢，将车钱连同小费递给他，他即挥挥手扬长而去。

安艺在柜台拿了钥匙，和抄子一同回到三楼的房间。

安艺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抄子泡了一杯茶走过来。

“不累吗?”

“总算是活着回来了。”

安艺的形容略嫌夸张些，但是他确实感觉如此。

“那个湖好恐怖哦!”

“最好把那个湖忘掉。”

安艺站起来，走到抄子的面前。

“对不对?”

安艺这句话一半也是对自己说的。安艺搂住抄子，发觉她的耳朵还冰冰的，于是将嘴唇凑过去轻轻地亲吻。良久，安艺抬起头，窗外依旧下着雪。

“去洗澡吧!”

“你去洗。”

“我们到大澡堂洗。”

“旅馆的二楼设有大澡堂，利于驱寒。”

“洗过澡之后我们就吃饭。”

安艺和柜台联络之后，换上浴衣走出房间，抄子仍然穿着外出服，不过手里拿着从家里带来的浴衣。

“待会儿要一起回来吗?”

“可是澡堂是男女分开的!”

“那我们说好大约三十分钟后出来。”

澡堂里有一面大窗户，白天时可俯视湖面，现在窗外却是一片漆黑。

三十分钟后安艺心满意足地走回更衣室，发现更衣室与女用浴室似乎只有一墙之隔，确定四下无人后，他试着叫唤一声：“喂……”

安艺有点恶作剧的心态，出乎意料地抄子竟马上有了回音。

“在这里。”

“你听得到我说话吗?”

“听得到……”

“出来吧!”

安艺穿上浴衣在走廊等候，不久抄子便走了出来。

“你突然出声，害我吓了一大跳。”

“我想你一定听得到我的声音，女用浴室没有别人?”

“就我一个人。”

“还是人少的地方好。”

走在走廊上，安艺觉得自己和抄子仿佛是一对在澡堂洗完澡，正一同散步回家的夫妻。

“洗过澡好舒服哦!”

“真清爽。”

搭乘电梯回到三楼的房间，服务生适时地推着晚餐走进来，两人等服务生离开后，拿起酒杯干杯。

“辛苦了。”抄子说道。

“跑了一整天。”

“看了那么多美丽的风景，我今晚真想喝醉。”

“今天晚上不需要回家，你尽管醉好了。”

“但是如果喝得太醉，可能我会动起现在到摩周湖看看的念头哟!”

安艺想起那个央求计程车司机在月夜里载她到摩周湖的女人。

“那个女人好奇怪哦!”

“可能是想去那里自杀。”

“那里太冷、太寂寞了。”

“如果喝了酒再去，可能就不觉得冷了。”

安艺又干了一杯烧酒，若无其事地问道：“你有没有和你妈妈联络?”

“我出门之前告诉过她，我要出差两、三天。”抄子明快地回答。

“可是她不知道你来这里对不对?”

“我妈妈可能知道，因为她看到我穿着冬天的衣服。”

“所以你什么都没说……”

“我妈妈很早以前就隐约感觉得出我们的事，她可能知道她拦不住我。”

“那他知不知道……”

“我没有告诉他。”抄子缓缓摇摇头。

“这样没关系吗?”

"我不知道。"

"算我没问。"安艺觉得自己多此一问。

"我不在乎他怎么想。"抄子隔了一会儿又接着说道："可是，孩子……"

安艺默默地喝干杯里的酒，他心里明白抄子接下来想说："尽管放得下丈夫和家庭，却无法弃孩子于不顾……"之类的话。

安艺也知道自己如果真心爱抄子，就应该同时接纳她的孩子，现代社会中也不乏女人带着孩子再婚的例子，不过他还是无法接受抄子的孩子，他不愿和孩子分享抄子的爱。

抄子似乎也了解安艺的心情，从来不曾就孩子的事对他提出具体的要求。

寂静中，抄子微微地低着头，安艺很喜欢她清爽又充满智慧的额头，尽管她有夫有子，她那美丽的额头仍然散发着与生俱来的聪敏与纯洁。如今，抄子的额头深处大概正想着她东京的丈夫和孩子。

"可是……"安艺终于划破冗长的寂静。"如果他发现你事前不予知会就跑出来，应该不会再保持沉默了吧！"

"……"

"你不和他联络？"

"联不联络还不是都一样。"

"你想离婚？"

抄子轻轻地点点头。

“是我不好。”

如果抄子弃丈夫于不顾的行为是错的，安艺无异与她同罪。

“不要再说了。”抄子将怀里的酒一饮而尽，拨弄她的短发。“我想忘掉所有的事。”

如果能够，安艺也想忘掉全部烦恼，和抄子一起终老在冰天雪地的北国。

抄子似乎有点不胜酒力，上半身不停地摇晃，安艺立刻打电话和柜台联络，请他们撤去晚餐，并把被铺好。一整天的舟车往返，把抄子折腾得十分疲倦，但身处遥远的北国，却又令她显得相当兴奋。

棉被铺好之后，抄子看着窗外喃喃自语说：“好远啊……”

漆黑的窗外依旧下着雪。

“雪一直下，道路不会怎么样吗？”

“不要担心。”

“可是，万一我们回不去的话……”

“不会的。”

突然间，安艺听到一声低吼，赶紧回头看着窗外。

“是什么声音啊？”

“可能是山风。”

“好恐怖哦！”

安艺搂着畏怯的抄子，开始担心两人将就此被大雪困住。

安艺抚摸抄子温暖的肌肤，心里突然浮现“殉情”这两个字。从前，“殉情”仿佛是另一个遥远国度的词汇，如今两人来到大雪纷飞的阿寒，在旅馆的房间里紧紧地依偎在一起，“殉情”又出乎意料地近在眼前。

“你是不是有什么可怕的念头?”抄子敏感地察觉安艺突然产生寻死的念头。

“一点也不可怕。”安艺缓缓地摇摇头。

“只是睡觉罢了。”安艺感到轻松无比。

“……”

“不可怕吧?”

“如果真的这做，我就可以安心了。”

抄子的身体紧紧地贴住安艺，丰满的乳房不断地散发温暖。

安艺的眼眶无端发烫。抄子顺从地和自己来到北国的尽头面临死亡的威胁非但毫不退惧，反而激发了她一同殉情的勇气。

“不行。”安艺断然地表示，同时松开手臂。

“忘了它吧!”安艺又对抄子说了一次。

一旦得知抄子抛弃一切，甚至不惜以死殉情，安艺反而完全清醒过来。

安艺动手脱去抄子的浴衣。如果两个人能相偎在一起好好地睡上一觉，一旦看到黎明的太阳，必定能再激起生存的意志。抄子看穿了安艺的念头，情绪也兴奋起来，全裸地扑向安艺，嘴唇迫不及待地印在了安艺的唇，那只柔

软的小手抓向安艺的下体，她感到安艺的下体在她的揉抚下坚硬得有些歆票，她立下了身子，情开樱唇，一口含住安艺的阴茎。

“我的天啊！”安艺惊呀了一声，却立即被抄子超的舔含标法民深更加欲火焚身。

“我受不了啦，我受不了啦，抄子快让我进去吧，快让我进去吧……”

抄子终于抬起了头，然后仰躺在床上，大力地拉开了腿。

安艺凝现着抄子美妙的阴部，然后爬在了抄子的身上，将阴茎在抄子的阴道口磨了磨，实然用力压了下去，抄子大声呻吟着，受一波波接踵而来的快感，最后终于忍不住发出欢愉的呻吟，此时安艺也正好抵达终点。

“睡吧……”安艺满足地在抄子耳边低语。

“晚安。”

看到抄子率真地点点头，安艺又叮嘱了一句。

“明天还要去札幌呢！”

根据预定的行程，在阿寒停留一个晚上，其余的时间将在札幌的别墅度过。

“马上就天亮了，不要怕。”

安艺说完这句对抄子同时也是对自己说的话之后，便闭上眼睛。

第二天，阿寒依旧是晴朗的好天气。

“天气真好。”

安艺对抄子说道，两人并肩看着窗外。

“居然变成这个样子！”

窗外的景致朝气蓬勃，山脊与平原都染上一层红晕。明亮的光线下，寻死的念头顿时消失无踪。

“没事了。”安艺不自觉地冒出这句话。

“今天我们就要去札幌了。”

飞机中午起飞，他们只要在十点钟以前出发就可以了。

“道路没问题吧！”

“应该不成问题。”

雪在半夜里停了，雪量不至于太多。

“再去大澡堂洗个澡吧 1”

“你自己去好了，我要整理东西。”

“不要整理了，一起去吧。”

安艺很想在大白天看看抄子全裸的模样。

“现在一定都没人。”

“你要我和你一起洗吗?”

“这里不是有供全家一起洗的大澡盆吗?”

“现在还太早。”

“早才好。”

安艺不由分说地抱着抄子走向澡堂。打开毛玻璃门，里面果然空无一人。

“我们来洗吧！”

安艺催促犹豫不决的抄子，自己率先脱掉浴衣。

“不赶快洗待会儿别人来了怎么办?”

“可是，光线太亮了。”

阳光透过窗户肆无忌惮地照进更衣室与浴室。

“你保证不看我?”

“不看，我眼睛闭着。”

安艺嘴里这么说，事实上怎么可能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

“一定要进来哦!”

安艺交代再三，率先走进浴室。安艺把整个身体浸泡在澡盆里，眺望窗外的雪景，不久抄子便推开门走了进来。

“赶快来洗。”

安艺背对着抄子说，抄子马上交代他：“请你一看看前面。”

“我知道。”

抄子走近澡盆，慢慢地踏进去，等到下半身完全浸入水中时，安艺突然回过头，害得抄子不禁大叫：

“不可以……”

此时，安艺早已一把抱住抄子。

“你干什么……”

抄子的惊呼根本无济于事，在明亮的阳光下，安艺绝不可能轻易地放过她。

“外面在下雪，这里却如此温暖。”

安艺看着窗外的雪景，伸手触摸抄子的下体。

“毛都长出来了。”

抄子赶紧合上大腿，安艺只得缩回手指，然后又突然伸出，来回反复几次之后，抄子终于忍不住回头紧紧地搂住安艺。

清晨的狂欢结束后，两人都有些气喘，在热水里浸泡的时间过长，令他们感到头昏眼花。

“我先出去好吗?”

抄子害羞地离开浴盆，走往更衣室，安艺也没有气力再和她玩追逐的游戏。

安艺在那里休息片刻才走回房间，抄子已穿戴整齐，站在窗户旁边，仿佛已经忘记方才在澡堂所做过的事。

“刚刚好像有松鼠从这里跑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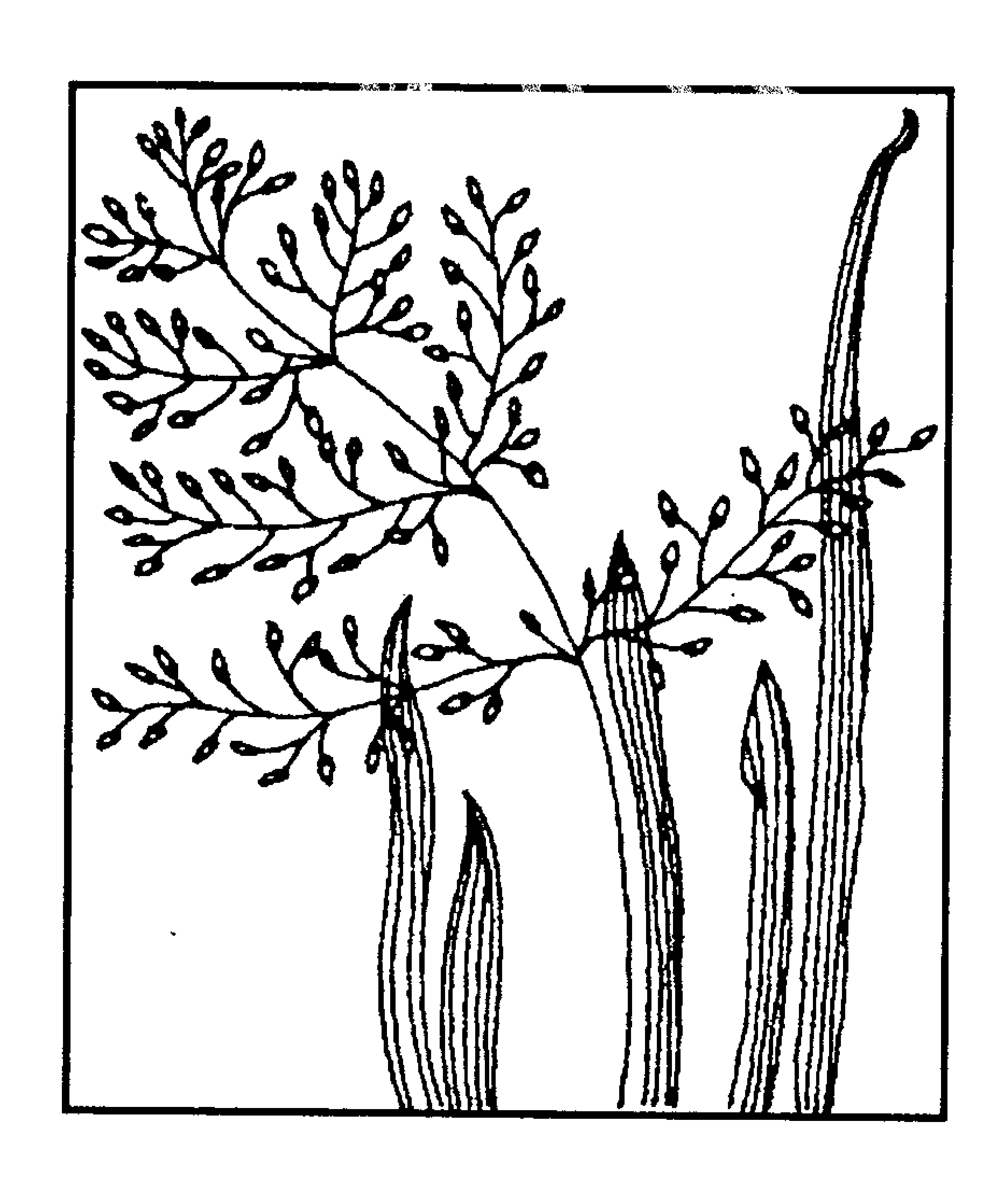
安艺看看窗外，树林间残留着若干小小的足迹。

“顺着这个脚印走，可能可以找到隐居在此的人家。”

看着残留在雪地的足迹，安艺想起昨夜的事。如果当时他做了错误的抉择，也许他和抄子此刻已经躺在朝阳遍洒的雪地里。

冬





第十一章 冬 馆

白雪皑皑的机场沐浴在午后的冬阳下。飞机自钏路起飞后，途经高山重岭抵达千岁，一路上都是晴朗的好天气，北海道一带可能都在高气压的笼罩之中。

走出机场大厅，安艺叫了一辆计程车前往当别。车子立即驶出千岁市区，在大雪原中奔驰。道路两旁聚集了不少人家，反方向的来车也不少，相较之下，阿寒的路上显得凄凉多了。

"还是在这里比较安心。"

抄子来到千岁之后，心情踏实许多。

"我们再去买点东西吧!"

他们在十字路口前的超级市场下车，买了火腿、猪肉、蔬菜、啤酒和烧酒。

"可是在别墅里我们可以单独相处。"

"别墅周围的积雪可能很厚。"

"开了暖器，屋子马上就温暖了。"

"我事先和管理员联络过了，他大概已经帮我们打开暖器了。"

"那我就放心了。"

昨夜抄子脸上恐惧的神色，如今已消失无踪。

傍晚，车子抵达石狩，别墅静静地伫立在雪地里。安艺下了车，站在通往大门的小径上，忽然想起"冬馆"这个名词。在排名的世界中，所谓"冬馆"，是指耸立在冬阳下的豪华宅邸，眼前的别墅虽然格局难以与之媲美，却自有一股令人信赖的安全感。

“路面打扫得很干净哟！”抄子顺着小径向大门走。“真是久违了。”

抄子兴奋地上下打量，然后放下旅行袋。

“暖气真暖。”

“在室内只要穿浴衣就够了。”

安艺打开二楼寝室的窗帘。

“对面是札幌吧！”

“冬天和夏天的景致截然不同。”

“好像来到另一个世界。”

“如果所有的人家把全部的灯都打开，我想一定很壮观。”

“一定很像迟来的圣诞节。”

“待在这里，总感觉驯鹿就在外面拉着雪橇。”

抄子用手撑着下巴眺望白雪皑皑的原野，脸蛋像少女般泛着光彩。

晚餐相当丰盛，有青椒炒肉丝、红烧酒螺以及鳕鱼汤。其中鳕鱼汤是安艺向一位北海道的朋友学来的，今天特地展露一手。

“怎么样？不错吧！”安艺对自己的手艺十分有信心。

“蛮好的。”

“这道菜在冬天吃最恰当不过了。”

热汤下肚，全身都温暖起来。

“喝一点吧！”

安艺把海螺当成下酒菜，开始开怀畅饮。

"这几个菜比饭店的料理还好吃。"

"而且在自己的地方，心情也比较轻松。"

两人不停地相互劝酒，突然间抄子冒出一句话："阿寒今天也是好天气吧！"

"这里和阿寒离得很远。"

"昨天真恐怖！"抄子看着窗外，似乎有点醉意。"当时我甚至想就这样死了算了。"

对安艺来说，昨天的事宛如一场恶梦。

"你当时如果叫我死，我可能也会和你一起死。"

"在那种地方死掉，未免太可惜了。"

今夜，安艺与抄子都充满生气。

"死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

"如果死掉就喝不到这么美味的酒了。"

安艺宁可谈谈今天早上在浴室发生的事，但是他默默地喝着酒。

"真温暖。"

安艺只穿了一件睡衣，抄子则穿着毛衣和长裙。

"你看，好多灯光哦！"

安艺看着窗外，遥远的札幌闪烁着无数的光芒。

"每一个灯火代表着一个家庭。"

"我们这里的灯火，对面也看得到吧！"抄子站在窗户旁说道。

"这里地势比较高，大多数人应该都看得见。"

"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们两个在这里。"

“当然不会知道，他们可能以为我们这里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不久，安艺不胜酒力先回房休息，抄子将碗盘收拾妥当，然后进浴室洗澡。

清晨四点，安艺醒了过来，抄子就睡在身边，暖气依然开着，毫无寒意。

安艺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走到窗户边，掀起窗帘的一小角。窗外果然下起大雪。对于自己的第六感觉居然如此正确，安艺有些吃惊。

雪下得很大，却似乎没有什么风。安艺不知道该不该把抄子叫醒，让她也欣赏一下如此动人的景象。可是，抄子睡得很熟，安艺靠过去，甚至可以听到低低的呼吸声。

安艺放弃叫醒抄子的念头，继续凝视窗外的雪景，突然想到今天该回东京了。

安艺订的是晚上七点的飞机，在这之前，他很想到久违的札幌市看看，不过，如果雪再继续下的话，他还是宁可待在别墅里，欣赏雪景。

抄子仍然熟睡着，他再度钻回被窝，看着天花板，想起《雪女》的故事。

早上八点，安艺在抄子“下雪了哟!”的叫唤声中睁开眼睛。

“街灯和屋顶都被雪盖住了。”

“雪从昨天晚上就开始下了。”

“你怎么知道?”

“我四点钟起来过一次……你睡得好熟哦!”

“你偷看女人睡觉，不觉得不好意思吗? ……雪积得好深哦!”

“你不是想看雪吗? 现在总算看到了吧!”

“可是雪下得这么大，有点可怕。”

“可能老天爷发疯了吧!”

看情形短时间内雪不会停，安艺打消外出的念头，开始在门口铲雪。

辛苦的结束铲雪的工作后，抄子煮的烫豆腐已经热腾腾的摆在桌上。

“边喝酒边欣赏雪景也很好。”

“是啊!”

“不过雪下得太大了点。”

雪非但没有停的迹象，反而愈下愈大了。

“看样子会下一整天。”

安艺点点头，心想如果再这样下去，班机可能延误，甚至因而停飞。

安艺担心地打开电视，正好是新闻报导的时间，气象局在石狩、空知以及后志地方发出大雪警报。电视台紧接着播出札幌的街景，千岁机场也上了电视的画面，由于来不及除雪，今天早上已经宣布关闭。

“糟了……”

安艺不自觉地叫道，抄子也十分担心地看着电视。

今天无法返回东京，对安艺不致造成直接的困扰，最

近的稿约并不急，就算有什么紧急事故，还可以利用管理事务所的传真机。抄子却首当其冲，明天不但要上班，更必须对家人提出合理的解释。

安艺故作镇定地继续看电视，抄子忙着收拾碗盘，不久从厨房里端着一杯茶走出来，坐在安艺的身旁。

“看样子雪不会停。”

“雪下得可真大。”

下午两点，安艺打电话到千岁机场，询问飞行状况。好不容易接通了，机场服务人员却表示现在机场全面关闭，正全力除雪中，再度营运的时间尚无法确定。

“今天可能回不去了。”安艺把询问的结果告诉抄子。“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将近四点钟的时候，安艺再度打电话到机场。机场人员的回答仍然一样，不过强调今天延误行程的旅客明天将有优先搭机的权利。

“还是不行。”

安艺放下听筒，回过头来，抄子认命地点点头。

安艺对抄子感到有些歉疚，这次的旅行完全由他一手策划，结果竟变成这种局面。

尽管这种结果是不可抗拒的，但是安艺如果事先周详慎重地考虑，情况何至于此？抄子却出奇平静，默默地喝着茶。即使改搭电车，今天晚上也不可能赶回东京。

“北海道毕竟太远了。”

空中交通顺畅的时候，羽田到千岁顶多一小时，感觉

上似乎很近，一旦发生今天这种状况，才体认两地之间还是十分遥远。

“只好搭明天早上第一班飞机回去了。”

“你明天公司有事?”安艺替抄子着急。

“那些事不需要介意。”

“早一点回去总是比较好吧?”

“什么时候的飞机对我来说已经都一样了。”

“只好在这里再住一晚了。”

“也许是上天有意把我们困在这里。”

“上天……”

“这种大雪不是很少见吗?”

抄子点点头站起来，双手撑着窗户边缘。

“道路、桥梁和跑道都已经被雪埋起来了。”

天色迅速地暗了下来。

“我们哪里都不能去了。”

“这种大雪可能连车也没办法开。”

“不会有人来这里的。”抄子一副了无牵挂的模样。

“今天晚上只好吃剩菜了。”

“只要有东西吃就行了。”

天气如此恶劣，势必无法到镇上买食物。

天黑之后，抄子开始准备晚饭。安艺继续看电视，好一会儿才若无其事地对着厨房的抄子说道：

“我看你还是打电话回家比较好。”

抄子没有回答，只是轻轻地点点头。

“我再去除雪。”安艺说完便走出大门。

天气并不很冷，雪却又积了三十公分以上，脚一踏出去便埋在雪堆里。大雪中，家家户户的人们莫不屏息迎接夜晚的来临。

除雪虽是运动量颇大的运动，不过如果没有准备充分的御寒用具，绝对无法长时间待在雪地里。安艺大致清理了门外的积雪，回到房里，抄子已经把晚饭做好了。

“冰箱里什么都没有了，连啤酒也只剩下一罐。”

抄子打开最后一罐啤酒。

“这些够吃了。”

“明天如果雪再不停，我们可要饿死了。”

“不会这么简单就死的。”

安艺苦笑着，偷偷看抄子的表情。不知道安艺在外面除雪的时候，她是否趁机打电话回东京。

啤酒没有了，清酒和威士忌却还剩下一些。

“我也要喝。”抄子主动为自己倒酒。

两人开始就这次旅行交换彼此的感受与体验，并对阿寒的景致大加赞赏一番，喝了好一会儿，看看时钟竟然才八点半。

“我醉了。”抄子用手摸摸发烫的脸颊。

“夜还长得很呢！我们今天晚上别想从这里走出去。”

“我们遇难了。”

“没错，不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安艺一口气喝完杯里的清酒。

“雪下得这么大。”

“如果再这样下，天可能永远都无法放晴了。”

“那你会怎么办？”

“和这个房子一起被埋葬。”

抄子站起来，把脸颊贴在窗玻璃上，模样有些憔悴。

“在下着雪的街道上……”抄子保持刚才的姿势，居然唱起歌来：“只有回忆伴我走过……”

音量很小，声音却相当清澈。

看着那张倦怠的脸庞，安艺迫不及待地想占有抄子。

在这下雪的夜晚，室内却出奇地温暖，再加上稍嫌强劲的暖气，让待在房子里的人即使不穿衣服也不会觉得寒冷。在温暖的二楼寝室里，安艺紧紧地搂住抄子。

确定今天已经无法赶回东京，两人的情绪反而镇定下来，不管将来是吉是凶，他们都决定不再回头。这种穷途末路的体认，让他们抱着豁出去的心态。

令人窒息的热情接吻之后，两人相拥着，一起倒在床上。

安艺刻不容缓地解开抄子浴衣的腰带，将浴衣完全脱掉。在比平常稍亮的灯光下，抄子白晰的肌肤浮现在眼前，圆润的胸部即时俘虏安艺的视线。

安艺不由分说地伸手猛抓两团柔软的乳房，将嘴唇凑近突出的顶端，希望藉着彷佛久不曾沾女色的粗鲁动作，甩开残留在脑海角落里的不安。抄子也了解安艺的用意，

坦胸露乳，即使衣角被掀开也不加抗拒，顺从地任由安艺蹂躏侵犯。

当安艺把头埋进抄子的怀中，企图触摸女人最神秘的部位时，抄子突然喃喃说道：

“请你再用力咬。”

安艺不自觉地抬起头，抄子依然紧闭双眼。

“用力咬，留下痕迹……”

安艺顺从地把视线挪回抄子的胸部，这时她悄悄地张开双腿。

“请把这里的毛全部剃掉。”

抄子的请求事实上等于命令。安艺一时难以理解抄子的用意，但是她接下来说的话却让他恍然大悟。

“赶快……让我回不了家。”

原来抄子希望安艺在她的胸部留下接吻的痕迹，藉以自绝回家的路。

“你确定吗？”

安艺问道，一方面是试探抄子的心意，另一方面也是加强自己的决心。一旦在抄子身上留下不贞的证据，安艺势必也会断了回头的路。

安艺觉得自己像在做梦。此刻，抄子静静地躺在床上。室内的光线充足，电灯的角度正好对着抄子的下半身，安艺拿着刀片伸向她最性感的部位。这种情景在一般人的眼中，无异是疯子虐待美丽的祭品。

抄子此刻确实是祭品。她顺从地躺在床上，任由安艺

为所欲为，将自己最隐密的地方暴露在灯光下，白晰的胸部还有两个鲜明的齿痕。安艺时而停下来看看抄子的表情，时而用手指撩拨抄子的阴毛，蓄意拖延时间，让抄子继续忍受屈辱。

仪式终了时，安艺剃光了抄子所有的阴毛，恢复她出生时的模样，两人终于可以重获新生、昂首阔步了。

当一切终止时，安艺感到有些疲倦。如此一来，抄子完全丧失了回家的机会，不需再扮演妻子与母亲的角色，她得以成为单纯的女人，陪伴在安艺身旁。从前认定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如今终于实现了。

安艺仔细擦拭抄子那个顿失依靠的部位，然后将浴衣的衣角覆在上面，再把电灯挪回正常的角度，并关上电源。

“结束了。”

安艺说完后，抄子似乎期待已久地把身体靠过来。

安艺搂住抄子长时间暴露在灯光下而有点冰冷的身体，伸手摸向刚才浴衣盖住的地方。

“光秃秃的。”

扎人的触感再次令安艺深深体会抄子的真情。

“你已经不能回去了。”

“我才不要回去呢！”抄子说完之后又反问安艺：“你不回去可以吗?”

“当然可以。”

“不后悔?”

“和你在一起我怎么会后悔?”

“你可以留下我一个人，我这次和你来旅行之前，就已经做了心理准备。”

“不要说傻话。”

抄子已经无家可归，安艺岂能再丢下她不管。

“我们暂时待在这里吧！”

安艺打算就此住下来。

“不会有人来这里的。”

纷飞的大雪已经中断北海道与东京之间所有的交通。

抄子再度把脸颊贴在安艺的胸口上，安艺搂着她逐渐变热的身体，悄悄地闭上双眼。

不论将来如何演变，抄子都已经有家归不得了，不，他们两人都再也回不了头了，安艺对自己说。

第二天，安艺在鸟叫声中醒来。

冰天雪地的别墅区为什么会有鸟叫呢？安艺感到不解，往旁边一看，抄子竟然不见了。

安艺慌张地坐起来，打量四周，依然没有看到抄子，她穿的浴衣与脱鞋也都不翼而飞了。

该不会是回去了？安艺不安地打开房门，试着叫唤：“喂……”

第二次叫唤的时候，楼梯下传来抄子的声音：

“干什么？你起来了吗？”

安艺放心之馀又躺回床上，这时抄子走了进来。

“怎么回事？”

"我睁开眼睛没有看到你，还以为你回去了呢!"

"我为什么要回去?"

抄子已经穿上衬衫和长裙，可是赤着脚，头发有点湿。

"我先起来洗澡。"

安艺一点都没有感觉抄子先起床了。

"该起来了。"抄子走到窗户边，打开窗帘。

"雪已经停了。"

安艺看着窗外，昨天下了一整天的大雪果然停了。

"昨天的雪是不是像一场梦?"

"不错，就像一场梦。"

"才短短一天，居然就变成这种天气。"

"今天是不是该添东西了?"

"我先去买好不好?"

"不要，我们一起去。"

安艺开始穿衣。

离别墅五公里远的太美车站附近，有一条小小的商店街。

管理事务所每隔一小时出一班巴士，冬天期间搭乘的人却少之又少。将近中午的时候，安艺告诉管理员，他们将在别墅里暂住一段时间，然后和抄子一同搭乘巴士到太美车站。

车站空无一人，附近的商店却挤满了客人。在其中唯一的服饰店内，安艺买了一件毛衣和毛裤，抄子买的是贴身内衣和毛衩。

买完衣服后，他们又到隔壁的超级市场买足几天份的粮食。由于东西太重，他们叫了一辆计程车，回到别墅的时候正好是下午三点。

安艺怀着满足的心情，和抄子一起走在通往玄关的小径上。

“我回来了……”

进门之后抄子说道，空无一人的屋子没有任何回音，只是阳光似乎比出门的时候暗了一些。

“今天晚上可以煮很多好吃的东西。”抄子把买回来的食物放在厨房的餐桌上。

“你喜欢吃什么？”

“天气转凉了，吃火锅怎么样？”

安艺说完，走上二楼的书房。

在外逗留四天的时候，积压了一些工作，既然决定暂时待在这里，现在不得不开始写些稿件了。

安艺坐在书桌前，考虑该从何下笔，这时西边的天空出现朵朵晚霞，黄昏又来临了。

安艺专注地凝视夜幕低垂的天空，不久抄子敲门走了进来。

“请喝茶。”

抄子将茶杯放在书桌上，站在安艺身边。于是，安艺坐在面对窗户的书桌前，抄子站在他旁边，两人同时眺望暮色中的雪原。

“你的工作怎么办？”

良久，安艺问道。抄子似乎在想别的事情，隔了一会儿才回答：

“我决定暂时不上班了。”

抄子的回答不经思索，安艺猜想她可能已经打电话和公司联络过了。

“那你家……”

安艺尽量装得若无其事，可是抄子没有作声。

“他们知道你在这里？”

“我告诉我妈妈了。”

“其他人呢？”

“什么也没说……”

抄子又接着说道：“不过我想他知道了。”

“你妈妈有没有怎么样？”

“她很生气……都哭了。”

安艺哑口无言，眼睛看着远方。

“终于走到这个地步了。”抄子轻声叹息。

“这么说，你妈妈以后一个人……”

“是我不孝。”抄子苦恼地摇着头，幽怨地说道：“我别无选择。”

安艺凝望暮色苍茫的雪原，内心不断反思抄子所说的话。有夫之妇与有妇之夫两者之间的爱情，绝不可能被社会认可，与其永远偷偷摸摸见不得人，不如以行动造成既定的事实，再从头踏出全新的脚步。

“我别无选择”，抄子的这句话无疑也是长期坐困愁城

的最后呐喊。

暮色笼罩在大雪原之上。室外的积雪经过一整天阳光的照射，表面有点融化，黄昏之后却又再度结冰。光洁如镜的雪花在夕阳的反射下灿烂夺目。

安艺第一次度过如此美丽却又寂寞的黄昏，不自觉地站起来，此时抄子在身畔低语。

"一天又结束了。"

夜晚来临，一天又将结束，两人与家庭之间的距离势将更加遥远，抄子的低语无非是恐惧自己已无家可归。安艺却不觉得特别可怕，对于自己被社会孤立，不得不躲进属于他和抄子的二人世界，他甚至甘之如饴。既然走到这个地步，即使结局悲惨，他们都只能向前走。

"不后悔?"

安艺问道，抄子笑着摇摇头。

安艺温柔地吻着她细致的嘴唇。良久，安艺松开双手，看着雪原，夕阳的角度更斜了，天空被染上一层厚厚的灰色。

"已经天黑了。"

与黄昏相比，夜晚象征静谧与寂寞。

"任何事物都消失了……"

晴朗明亮的一天，晚霞片片的落日，以及覆盖大地的雪花，不久后都将如泡沫一般消失无踪。

他们两人各自留在家里的爱恨、愤怒与依恋，也会随

着岁月的流失而褪色。此刻，在冬馆里紧紧相偎的安艺与抄子，终究也会消失在这片土地中。

回首前尘，往事如同泡沫一般虚幻无常。安艺凝视夕阳照在雪地里的最一道光芒，在心底告诉自己："正因为人生虚幻无常，如泡沫一般，所以我选择短暂的燃烧。"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泡沫
作者＝渡边淳一著
页数＝３２７
ＳＳ号＝１１４５１７７０
出版日期＝１９９８年０９月第１版

前言

目录

第一章　早春
第二章　春晓
第三章　花冷
第四章　绿荫
第五章　白夜
第六章　冷夏
第七章　骤雨
第八章　月牙
第九章　秋野
第十章　冬河
第十一章　冬馆